

蘇聯紅軍英雄故事



著原等卡斯夫列希瓦·w

行印店書北東



蘇聯紅軍英雄故事

W·瓦希列夫斯卡等原著



3 0660 6274 0

813
351-4
2 1

目錄

- 黨證..... W·瓦希列夫斯卡(一)
- 在敵人後方..... A·波里亞柯夫(二〇)
- 十一小時..... B·格蘭諾夫(一九)
- 戰鬥的步兵團..... V·斯達夫斯基(二三)
- 第三個副官..... 西蒙諾夫(三二)
- 勇士..... A·托爾斯泰(四四)
- 偵探隊長..... V·斯達夫斯基(五二)
- 一個女射擊手..... L·巴甫利青科(五六)
- 水下面的橋..... 西蒙諾夫(六二)
- 海戰..... N·波林(六七)
- 大海上的三晝夜..... G·科普傑也夫(七〇)

當他還是戰鬥員的時候.....	M·羅任弗里德(七五)
依里亞·庫仁.....	葉列娜·科諾寧科(七八)
敵後黨的一個會議.....	P·巴甫林科(八五)
丹娘.....	B·里多夫(九一)
孩子的心.....	A·依司拔黑(一〇〇)
堅強的心.....	B·拉甫萊涅夫(一〇四)
游擊隊的女兒.....	E·迦布里洛維奇(一一二)
發生在一間烏克蘭農舍裏的事情.....	W·瓦希列夫斯卡(一一六)
老人.....	V·格洛斯基曼(一二六)
後方戰士.....	M·伊林(一三三)

黨 證

W·瓦希列夫斯卡

這個故事，寫出蘇聯人民的勇敢和犧牲精神的又一面：戰爭，爲祖國，這……

事的主人公克迦，和她的丈夫亞列克塞，一個邊防軍裏的指揮官，相別六個月……

到戰綫奧洛弗喀，會見亞列克塞。戰鬥在進行中，克迦正幫着丈夫遞換槍子彈……

打電話，一會要她看傷員。她打了兩次電話都搖不到，電話斷了。而敵人越來……

三百米達，亞列克塞就要她開上汽車，帶上一切公文和所有同志的黨證，到城裏去……

級。克迦想留下來，他們相見只不過一夜的時間。但丈夫說，這就是愛情，催她快走。臨走……

並給她一支手槍，七顆子彈，最後一顆以備萬不得已時自己用。克迦開着汽車去了。路上她重……

複着：這也就是愛情！像做夢似的。當她到了城裏，把公文交上，坐下休息時，聽到奧洛弗……

喀再不能通話了，德國兵到了那裏。這時，克迦的嬰兒又跑到丈夫那裏去了，腦子裏飛來了……

亞列克塞可愛的歌聲。但她立時又復原了，站起來去到區黨部去繳黨證，這時她又被激動……

了，想起了丈夫死時的情景，「他像誰呢？」只當她被問誰的黨證時，她的精神又復原了，……

用確信的聲音說：「這是今天黎明在同德國人戰鬥的崗位上，陣亡了的十位邊防軍的同志的……

黨證」。爲了勝利，爲了祖國，這就是今天蘇聯人民夫婦間的愛情——編者



句：

「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她匆忙的、急促的遞着子彈。頭髮從頭巾下露着。亞列克塞不扭頭的貼到機關槍上掄了一

句：「遞過來，克迦，遞過來……」

機關槍在響着，子彈帶在蠕動着。克迦匆忙的抓着另一條彈帶，拿在手裏預備着。

「克迦！」

「有。」

「再去打電話去。去告訴上校去，聽見了嗎？把一切都告訴他。」

她由灌木叢裏爬着。到小山後邊就跑起來，跑到屋裏了。到了電話跟前。

「我要城裏，城裏，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給我接上，接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電話響了一下。克迦折着手。撲到窗子跟前。灌木叢後邊，排槍在響着，射擊着。她又用抖顫的手拿起電話筒來。

「親愛的，奧洛弗喀叫電話的……奧洛弗喀……親愛的，親愛的，我要城裏，三十五號……」

「沒有人回答。」

「親愛的，親愛的，你要明白，奧洛弗喀在叫電話的。奧洛弗喀呵！要城裏的……不論什麼電話

都可以，要城裏！』

『我盡力辦，你等一等。』電話筒裏的聲音突然說着。克迦克復了戰慄，她聽見遠遠的地方，有幾電綫的聲音及女電話生的入耳中聾的口音，頑強的重複道：

『城裏……城裏……城裏……』

『喂，奧洛弗喀！』

『我在這裏。奧洛弗喀，奧洛弗喀……』

『通城裏的綫斷了。在修理的。得等一等。』

她無力的放下了手。

克迦從屋裏跑出去了。到灌木叢跟前，用肚子爬着。她到了自己人跟前了。亞列克塞把那出着汗的、煙熏了的臉，從機關槍上轉過來。

『怎麼樣？』

『交通斷了。在修理的。』

他咬着牙。

『克迦，你瞧一瞧！——萬里沙那面什麼也聽不見了。』

她從右邊爬到小山上。一個年輕的邊防軍，臉朝地躺着。她小心謹慎的用嘴唇挨了挨青年的臉蛋。臉蛋還有點發暖。她把手伸入到衣服下邊——心不跳了。

『死了。』他對亞列克塞說。

『九個。』他說道。『遞子彈來，克迦。』

她遞了子彈。用睜得大大的眼睛，往對面看着：那兒是一條窄窄的小河和一道小橋。在橋那邊，在綠色的背景上，爆發着射擊的紅色的小火光。那是德國人。

「遲過來，小克迦，把子彈遞過來……」

他們藏到灌木叢後邊，躲在茂密的野草後邊，緊貼着地，躺着。連續不斷的，猛烈的向對面打着。德國人在距他們二三百步遠的地方都臥下去了。

克迦機械的遞着子彈，機械的數着：是的，九個。可是葛里沙還不在數呢……很近的旁邊，有人在呻吟着。現在已經不是九個，而只是八個。

「克迦，再去試一試，再試一試，或許修好了。」

她跳起來，跑去了。

「奧洛弗喀……奧洛弗喀說話的……親愛的，親愛的，請給我接城裏……」

「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克迦擲了電話筒。跑轉去了。

「亞列克塞，過兩點鐘才通話的。」

「過兩點鐘我們就沒有了，小克迦。」

她匆忙的計算着。七個。是的，七個……

「小克迦，把手帕拿去，看普拉東怎麼了。」

她爬到灌木叢後邊，用手帕把打傷了的手紮起來。

「你從這兒爬開吧，你受傷了……」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小克迦，不要緊。」

「克迦！」

她聽見了自己丈夫的聲音，就向他撲去了。

「你聽着吧，克迦……」

他沒看自己的妻子。他沒有把眼睛離開橋那邊的爆發着紅火花的碧綠的草叢。

「你會不會從做欄柵把汽車開出來？」

她往後退了一步，彷彿有人到她胸口上打了一下似的

「你會不會？」

他不看她。他往那開着紅火花的碧綠的草叢裏望着。

「是的。」她低聲的說。

「你聽着的嗎。克迦？」

「是的。」

「公文在櫃子裏。一切文件都裝到汽車裏。開到城裏去。交給上校。你明白嗎？」

「亞列克塞，我留下……我不能夠……」

「克迦，快些！明白嗎？快些！過一分鐘就許遲了。公文——櫃子裏的一切。明白嗎！克迦……」

「是的。」

他連一次也沒有看着她。她不敢挨他的伸着的取新的機關槍子彈帶的手。

「坐上汽車，開足馬力。拼力的趕。帶上手槍，聽見了嗎？記着，克迦，七顆子彈——最後一顆

留着，以備萬一，明白嗎？」

『是的……』

他悄悄的往灌木叢裏走着。突然他又喊起來。

『克迦，等一下，把我的黨證帶上，把一切人的部帶上。把黨証部帶去。』

她拿上紅色的小本子。後來從一個人跟前爬到另一個人跟前。五個人……五個人都把自己的黨證給了她。

『把那些人的也帶上。』

她把陣亡的人的衣兜都搜了搜。這不是呵，小小的紅本子。

『你記住，克迦，——把汽油預備好，萬不得已時——把汽油澆上去燒了……記着第七顆子彈……快些去，克迦，快些……』

現在，他終於望了她一眼。灰色的，可愛的眼睛……她感到對這個人有一種絕望的、猛烈的、瘋狂的愛情。

『小亞列克塞……』

『沒有關係，不要緊，克迦。你快些去。這也就是愛情，克迦。』

這也就是愛情呵。她咬著嘴唇。小心謹慎的爬着，覺得樹皮的紅色的小本子，在胸口上摩擦着。後來——她跑起來了。房子後邊是做棚，做棚裏是一輛大卡車。

克迦開了摩托。在那兒，在灌木叢那邊，定然聽見摩托的噠噠聲。亞列克塞聽見了的。

『這也就是愛情。這也就是愛情呵！』她好像在夢中似的，用乾嘴唇重複着。她把車開到路上了。

她俯到方向盤上。路是坦平的，光滑的。克迦開足了馬力，風在耳朵裏嘩着。

綠色的樹木，白色的房子，都在閃爍着。她飛馳着，向前飛馳着，低聲的重複着亞列克塞的話：

『快些，或許太遲了。』

到岔路上，把車停住問着路。因為她不曉得這一帶——第一次來到這裏的。六個月的別離以後，只過了一個晚上和一夜。亞列克塞……

終於到城裏了。有人攔住她，問着。她機械地回答着。

給她指着路。她艱難的上着樓梯。一層，兩層。呵哈，好長的樓梯呵……一道門，兩道門，三道門……軍人，警察，滿都是人。綠色的帽子。一望見邊防軍戴的綠色的帽子，心都收縮了。

她走到桌子跟前就說：

『司令官亞列克塞吩咐我送公文來的。』她交了文件皮包、公函。桌子後邊的人，把一切東西都依次收了，平心靜氣的好好的放起來。

『現在你坐下休息休息吧。』

她想說她不累，可是兩隻腿打起彎來了。她艱難的坐到椅子上。槍聲和卡車的摩托聲，還在腦子裏亂響着。

桌子後邊的人，拿起電話筒來。

『請接奧洛弗喀。』

克迦等待着。

『接奧洛弗喀，奧洛弗喀，快些！』

她等着。那位也在等着。眼裏充滿着一種熱望，她緊緊的、緊緊的捏着手指，企圖在他眼裏看出什麼東西來。

『是了。是了。』

他慢慢的放下電話筒。

『什麼，什麼？』

他從桌子後邊出來，把她的冰冷的、捏得緊緊的手指，握到自己手裏來。

『奧洛弗喀沒有回話。』

『再不能通話了麼？』

她覺得她的手是多麼冷起來，兩腿是多麼冰涼起來，渾身是多麼冰涼起來了。

『親愛的，勇敢的你呵……怎麼辦呢？戰爭……德國兵到奧洛弗喀了……』

歌詞好像回聲似的，好像往日的回憶似的，飛到腦子裏了——這是誰唱過的，什麼時候唱過的，什麼時候唱過的，黑眉毛，亮眼睛的亞列克塞呵，心愛的、可愛的、可愛的亞列克塞呵！

只可惜那海闊天空的人間的自由，

天空的可愛的太陽，世上的愛情……

她已經能抑制自己了。

『我去了……我要到區黨部去了。』

人家給她指了路。

又是寫字桌，又是坐到桌子後邊的人。她的心又收縮起來了。他像誰呢？唉呀，是的，像葛里沙，像年輕輕的首先陣亡的葛里沙呵。

『我送黨證來了。』

她從懷裏把它們掏出來。十分鮮紅的小本子。

『誰的黨證？』

克迦把身子一挺，用確信的聲音說：

『今天黎明在同德國人戰鬥的崗位上，陣亡了的十位邊防軍同志的黨證。』

秘書站起來了。黨證在寫字桌上放着。十個紅色的小本子，好像鮮紅的血斑似的，在綠色的桌墊上，閃着光芒。

在敵人後方

A·波里亞柯夫

六月二十七日

戰事發生五天了！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正在和希特勒的黨徒從事保衛祖國的戰爭。是暴風雨般的事變。在這些日子，除了一些筆記簿上的零星片斷以外，根本不能寫什麼長篇的記事。

戰地生活的變動和插話，反映出了本身的激烈性。不過事件愈加激烈，我的記事簿上的斷片也就越短。

二十六日晨，我會寫過：「林邊。三角形的高地。坦克車戰鬥。馬爾科夫打得非常頑強。石楚卡說：『向他們的尾巴上壓迫。』」

這就是我在那一天所寫出的全部了。以後再也沒有動過筆桿。直到今天晚上，我才獲得了開始寫日記的可能。

……現在，從希特勒的黨徒侵入我們的土地時算起，已經過五天了。我是在西部特別軍區的一個據點遭逢到戰鬥的。我正在司令部內。戰爭開始後幾點鐘，我和編輯部通過電話，立刻命令我以一個戰地專員的資格，出發到前線去。當天晚上，我到了加里次基指揮的陣地。他是一個高高的、臉盤很大、輪廓很正確的人，一聽到我到來的報告，很簡短地說道：

「噉，有什麼，和我們打仗吧。」轉向參謀長，用命令的聲調說道：「通訊員和我們的軍隊在一起吧。」

我明白，會晤的『儀式』已經完結，現在可以從事工作了。

這五天內所發生的事情，我簡短地講述一下。

我們到邊境上去迎接德國人。我們的前哨小隊不斷地戰鬥着。每天都要發生衝突，前哨戰。想和隊長談一次話，但是辦不到。從各方面看來，他是想把戰鬥的主動地位把握到自己手中。和參謀長談了一次話。目前的前哨戰，說明本區上的敵人並不準備大規模反抗。看來，加里次基是正在給他們準備『禮物』。

二十六日，我們的前衛部隊，和法西斯黨徒衝突起來了。這一天是不能忘掉的。在我眼前展開了一幅激烈的遭遇戰。法西斯的坦克車的一個縱隊，以第十九鐵甲師團爲首，向我們壓迫上來了。加里次基同志毅然地迎戰了：他急忙把全部力量參加戰鬥。我們的軍隊全部加入作戰，前面的戰線展開了有三十公里濶。

形成鋼鐵一樣的法西斯黨徒向M城方面進攻了。我們作戰的任務是：不惜任何代價，阻止坦克車縱隊的進攻。每一個戰士，每一顆心中，都得到了命令：『一步不得後退！前進，向敵人迎去！』

……在我面前三十公里處，波波夫的砲兵中隊已經接近了白刃戰。砲隊座落在大路上，猛烈轟擊。有三十輛坦克車的中隊衝上來了。

『連續發射！一直瞄準！』波波夫匆忙命令。大砲把他的命令聲掩沒了……差不多有二十輛坦克車，一直向波波夫的中隊橫衝過來。他們要掃蕩波波夫的陣地，波波夫要掃蕩它們。中隊的戰士武裝

砲彈，頑強地打出去。

對坦克車的白刃戰剛剛結束，我立刻就跑到戰士們那邊去。有幾個人受傷了，砲手加勒金陣亡了。其餘的戰士們，都被烟燻得漆黑，被火烤得焦頭爛額，臉上都有乾了的血跡，大家都站在真正的坦克車墳墓中間。十八輛被焚燬的坦克車骸骨堆集在大砲中間。

『這是誰的工作，什麼人打下來多少？』我問波波夫。

大尉眼睛不離開遠處的林邊，法西斯的坦克車會繼續從那兒跑出來的。他的黑黑的臉上，燃燒着戰鬥的激動。

『這是我們大家的工作。』波波夫也不轉身，回答……

現在我正在向記事簿寫這幾行的時候，司令部中正在計算戰鬥的結果……擊燬法西斯的鐵甲車二五六輛，德國坦克車手死傷四百以上……希特勒的黨徒一定會牢記住加里茨基的隊伍的！

這一次戰爭繼續了兩天。但是今天黃昏之前，情形改變了。沒有力量從正面向我們進攻的法西斯黨徒，開始實行迂迴進軍，從各方面向我們包圍。他們決定不在這兒和我們決戰，只向前衝去，以後再和我們算賬。

數分鐘以前，敵人的飛機發下了傳單：『你們已被包圍。你們的環境已陷入絕境。快投降吧。』傳單的背後印着我們被包圍的圖。

加里茨基注意地研究着德國人的圖樣。

『噫，有什麼，謝謝他們指給我們一條道路。』他安靜地說，立刻命令偵察大隊長石登卡少佐去偵察敵人的圖是否正確。

深夜，加里次基把全部長官都召集來開會。

『我們已經處在敵人的後方了。』他的話音殘酷地響着。『現在應當照直地、坦白地把這情形告訴全體戰士。用不到驚慌！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要全體表現出自己的模範精神來……』

我們在敵人的後方了！我自己重複着這些字句，竭力想使自己對這種意外的消息習慣下來。有月亮之夜。我向許多人的臉上看。砲兵聯隊長包羅金，眼睛注視着加里次基。這是個個性很強的人，用大砲把法西斯的坦克車縱隊打了一整天——他把破壞的車皮、車輛、洞穿的鐵甲堆成了山……他現在在想什麼？

巴秀阿夫的臉很安靜。這是一個很慎重的、有遠見的隊長，他正在考慮着可能遭遇到意外……石楚卡少佐不能忍耐地發着火……他的偵察隊正在工作。我漸漸地安靜下來，而且堅信會平安無事的……和這些人在一道，根本用不到害怕什麼包圍的。

『我們忠實地為我們的祖國戰鬥。』加里次基繼續說，『難道叫我們自己真滅亡在該死的法西斯黨徒的包圍中嗎？』

『不能！』我們大家同聲回答。

『請聽下去！我們要戰鬥着向一旁退去，和紅軍聯合起來。今天我們已經變成在敵後作戰的情勢了，從現在起，我們要用游擊戰的方法作戰了。我們每走一步都要向法西斯黨徒襲擊，不論是白晝，不論是夜間，都不能叫他們安靜，要殘酷的打！爲了這個目的必需……』

加里次基一處又一處地把我們的新生活方法通知過去，後來我們就管它們叫『加里次基法』。無論誰也不許用『據說』這兩個字，只能用『親眼目睹』這四個字。要殘酷地克服無益的空談和

恐慌的傳聞。

對於口糧，大家平均分配。首先要使偵察隊和傷兵吃飽。石楚卡特別歡喜這個辦法……

要節省子彈，只有在看到目的物，才准許瞄準開射！

如果夜間有人在露天中吸煙——槍斃！

……我們從掩蔽部內出來了。大家都覺得互相之間更親近了。

已經深夜了。樹林子喧鬧着。我躺在地上，面孔向着星空，好久不能入睡……

六月二十八日

我被一聲猛烈的轟隆聲醒。敵人的飛機來了。我藏在掩蔽部內。我們的高射砲擊打着法西斯的偵察機，——看來，敵人的飛機並非偶然地在司令部的上空盤旋。有人瞄準着它們……

黎明。日出的霞光透過樹林，發着粉紅色。

我又躺下去，但是現在已經被蚊子叮得不能睡了。手上和臉上滿被叮得腫了起來，還加上許多搔癢。那些吸煙的人，可以用自捲煙的煙氣薰退蚊子。三個人坐在樹下……一個竭力的吸着，噴出濃厚的煙霧，另外兩個很舒適地呼吸着這種煙氣。——因為煙草少……

許多入還在睡，把頭枕在木頭上，或者高崗上。每一個人都給自己選了一棵樹或一叢灌木作掩蔽。這就是房子：人在這兒睡，轟炸時候在這兒躲避，讀舊報紙。只有一個華依尼格維支，找不到和他身材相等的樹——這個人是我們部隊中頂長頂高的人。人們常開他的玩笑：

『你在轟炸的時候可以全身站起來，不要動，從上面很難辨別你是否一棵樹。你自己——便是

「松樹！」

夜間搜索的巡邏兵回來了。石楚卡聽着報告。

「雄鷄隊」——我們這樣玩笑着稱呼石楚卡少佐的偵察大隊。這個大隊的任務是：向法西斯黨徒撲擊，用戰鬥方法發現他們的力量和武器的配備。石楚卡歡喜偷襲敵人的防地，用自己的坦克車砲造成喧鬧，捕獲些戰利品回家。石楚卡整天整夜地從事巡邏。在沒有得到成功之前，他連飯都不吃。

他去巡邏的時候，對給養部長沙福蘭說：

「我回來，可要吃一頓好飯。」

「一定，少佐同志。我今天請你吃鷄湯。」沙福蘭答應着。石楚卡笑了。

沙福蘭派三個廚子到鄰村去尋覓食物。他把所有的罐頭食品都很妥當地藏在樹林子裏，我以為，現在我們雖然是正規軍，但是一旦用游擊戰的方式從事戰鬥時，那末我們就得用這種方法獲取食物的。照他的意見，以為用現在所有的食物貯備來供給紅軍食用是不夠的……，自然，我們很快就打破了沙福蘭的誤解。

石楚卡少佐有報告來了，說B站沒有德國人，可是有許多武器、彈藥、坦克車、燃料……應當趕快派一隊兵去搬運。在法西斯的眼皮下面，應當趕快把這一切東西運走。命令通訊中隊長集諾維耶夫，在運送東西的時候，要保護和車站之間的通訊關係和秩序。

我想先按下不提搬運戰利品的事，回去談講集諾維耶夫的家庭。

這個家庭——父親是軍事技師，母親是司令部的司機，一個兒子，才十四歲，叫安納托里，——我們隊伍中對這個家庭老早就很熟悉了。戰爭剛一開始的時候，集諾維耶夫家的人——父親和母親——

都以軍事人員的資格，隨軍出發到前方去了。在「家庭會議」下議決：請司令部准許安納托里。集諾維耶夫也參加和德國法西斯黨徒進行的，神聖的保衛祖國的戰爭。司令官好久不肯答應。家庭又請求，而且證明安納托里在軍隊中，不僅不會成爲贅瘤，而且會有益處。是的，他才十四歲！可是這是一個戰團的青年……安納托里是個鋼鐵一樣的青年戰士，他駕駛摩托車的技術很好，會騎腳踏車，他是一個優秀的通訊隊員……

經過一次簡短的「試驗」：放射來復槍，駕駛摩托車，設立通訊關係。安納托里考試的成績「優良」。

他也到前線去了。

軍事技術師集諾維耶夫委任戰士安納托里，集諾維耶夫，跟着向B站開去的隊伍，依照隊伍的活動路線，架設直通司令部的電綫。

巡邏隊報告過B站沒有法西斯的黨徒蹤跡，不過他們隨時都會出現的。我們的隊伍佔領了車站。工作沸騰起來了。我們從月台上把坦克車和運輸車運走，把汽油從貯油池中放出來。集諾維耶夫變成「站長」了，坐在電話機上，聽着被法西斯黨徒佔領了的鄰站的談話。

忽然敵人的飛機出現了。我們都藏到麥田中去。當參謀長回到車輛前時，發覺手錶失落了，便又到麥田中去尋找。這是一個對自己的東西戀戀不捨的人。

「你找到錶的時候，可是把腦袋就要丟掉了！」我惡狠狠地說。

參謀長不安了，揮了一下手，向正卸載的火車奔去……這時我們之中有人想到利用昨天從德國坦克車上弄下來的信號旗了，因爲這樣可以免遭空襲。我們立刻使用一面法西斯的信號旗遮在機關車

上，另一面舖在車站頂上，第三面遮在燃料桶上，德國的偵察機降低下來，發現了熟識的信號，揮動翅膀，飛走了。轟炸機也飛走了。

我們在車站上佔領了五小時，彈藥箱和汽油桶甲汽車裝載着，消逝在僻靜的樹林中了。

在第五個鐘點將完的時候，軍事技師集諾維耶夫和司令部通起話來，告訴自己的妻：

『集諾維耶夫同志，請報告司令部，命令已經執行過，彈藥和汽油已經都運出了。其餘的東西都要破壞掉，車站和道路也都要破壞。還請感謝安納托里。集諾維耶夫和他的小隊，因為他們對於通訊關係保持得很好，始終不斷通話……』

當法西斯的轟炸機再飛到車站區來時，它們發現車站已經變成了烟霧迷天的廢墟。

參加工作的人，餓着肚皮回到自己的營內來，帶回了許多戰利品，但沙福蘭答應的鷄湯和烤鷄却沒有見到。而且連沙福蘭自己也不見面了。

巡邏員——尼基佛洛夫大尉這時也帶着很多戰利品出現了。他在公路上完成了一次襲擊。尼基佛洛夫藏在路轉灣處的水溝內，忍耐地等候着。不久一輛德國的摩托車在公路上出現了。後來的事情，都和大尉預測到的一樣：摩托車司機停在路轉灣處，開始看起地圖來了。他的手中並沒有武器，這一定是巡邏員。大尉從溝中跳到路上，把手槍對準法西斯黨徒。

『舉手！』

德國人被意外弄得哆嗦了一下，連地圖也落掉了。

大尉把俘虜從摩托車上拖下來，縛住他的眼睛領到一叢樹林中去。在我們的司令部內，從德國通訊兵的軍用車內，發現了寶貴的文件，文件上指示着德國坦克車隊的活動路線。這些消息對於我們都

是非常有價值、有益處的。

依照「加里次基的法律」，首先應當使最勇敢的巡邏隊吃一飽。但是我們簡直連沙福蘭歲的罐頭食品都找不到了。

忽然他出現了。沙福蘭不安地擺着手，說鷄湯已經倒翻了。

「您這是幹什麼？這算是個什麼給養部長？」石楚卡恨恨地說。

「您算是一個什麼巡邏隊長，寧前不能告訴我在這個村裏有法西斯黨徒！」沙福蘭發火了。

「他們跑出來向我們襲擊，把湯全部倒翻在地上了。……」

「怎麼它在這個村子裏有法西斯黨徒！」石楚卡跳起來了。「人多嗎！」

石楚卡不見了，沙福蘭開始向我們講述起又好笑又好氣的事情來……沙福蘭在靜靜地燒飯，廚子們在三間屋子裏工作，煮啊，烤啊，由農民們熱心地幫助着。中午時光，沙福蘭走到台階上，忽然發現一個法西斯的縱隊，乘着汽車和摩托車，向村中開來。他急忙奔回屋子去……農民把沙福蘭和廚子們的衣服都改換過，又幫着他們把烤雞從村中搬出去，但是已經沒有湯了……

當石楚卡少佐回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他非常高興，眼睛炯炯發光，要求吃晚飯。

沙福蘭很莊嚴地給他端來一隻烤得很好的雞！

石楚卡吃起來了！這是一種很好的表示，少佐一定是獲得了大宗戰利品的。

十一小時

在這個地方有過一所房子。現在它成了廢墟了：破牆、燒焦的屋樑、炸塌的屋頂。德國人以十一小時的時間，用步槍、用迫擊砲射擊它，用手榴彈炸它，而在晚上燒了汽油，放了火。不斷射擊的自動步槍，在這個當兒，也沉寂了。可是，藏在房子裏面的人，依舊是活着。在夜的籠罩下：當被突如其來的沉寂欺騙了的法西斯們停止了射擊的時候，三個受傷的——中士布里霍紀柯和他的同志們——到了院裏，走過了隘路、山谷，秘密的小路，忍住了疲乏和疼痛，回到了我們軍隊的陣地裏。

把布里霍紀柯安置在醫院中。他在病床上躺了幾小時，以後慢慢地穿上衣服，好像從前似的，頭上裹着繃帶，回到自己的隊伍裏去了。

下面就是這個人和德國人英勇格鬥的故事。

中士布里霍紀柯帶着一隊自動步槍射手，突進了德軍佔據的G村裏，擊破了敵人的抵抗。就在村邊的一些房子裏。鞏固了自己的陣地。後來，來了命令，叫暫時退到原來的陣地裏，人都開始退却了，布里霍紀柯和兩個兵士，留在一所不大的矮房子裏面。掩護自己隊伍的退却。

被我們的自動步槍的火力掃射過的街道，是寂無人影了。突然從街道拐角處發現了德國人。他們成散兵線地前進着，挺直着身子，走近前來，而且凶惡的用自動步槍射擊着。他們袖子上帶着——頭蓋骨和交叉着的骨頭——這是希特勒的精銳部隊的標記。

玻璃嘩嘩啦啦的落下來。第一批槍彈在布里霍紀柯頭上很低地飛過去。一個受重傷的倒下了。留在屋子裏面是很危險的。三個窗戶——便是三個目標。布里霍紀柯引導着同志們，鑽到過道裏面——這是小小的，半明半暗的，兩公尺長，一公尺半寬的一間小屋。裏面亂七八糟地堆積着筐子，箱子，鐵鍬和耙子——用圓木頂着外面的門，並且用木箱緊緊地堵塞着裏面的門，戰士們準備着防守了。

『當我站在過道的深處，緊靠着牆的時候——布里霍紀柯以後說——就像時時埋在那兒一樣，不知那裏來的勁。像一塊石頭似的，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

隔着小窗子他看見了德國人在院子裏亂忙着，在對着過道的木板後面，安着手機關槍。布里霍紀柯用準確的射擊，打倒了一個法西斯，又打倒了一個。其餘的都逃跑了。遺棄的機關槍在雪地上發着黑色。

現在聽見了頻頻的爆炸聲。德國人還沒有猜着，我們的人躲在那一部份的房子裏，他們向房子裏面投着手榴彈，又企圖着到機關槍跟前。白費力氣的！布里霍紀柯用手槍向他們射擊，節省着自動步槍的槍彈。

布里霍紀柯又把一個高個子的，滿口髭鬚的德國人的肚子打傷了。那個傢伙像狗似的嗥叫着，在地上滾了很久。兵士們打着手勢，喊叫着。可是沒有一個人敢從躲身的地方出去救他。後來。一個軍官，想要鼓勵兵士，從小棚子後邊把全身露了出來。到機關槍跟前去了。這一次布里霍紀柯不愛惜槍彈了。用短短的幾排自動步槍的掃射，法西斯擺了擺手，一鼻子就倒在雪上了。

這樣地經過幾小時。德國人死亡的數目增加了。而在布里霍紀柯這一小隊裏，兵士多夫任柯被打傷了。現在就剩下布里霍紀柯一個人了，一個人對付着這些凶暴的希特勒惡徒們。

『俄國人，投降吧！俄國人，丟掉武器吧！橫豎我們是要捉住你的。』他們從小棚子裏面冒出來

喊道。

「不，你捉不住的，惡徒們！」布里霍紀柯憤恨地想着，咬緊牙關，繼續射擊着。手榴彈的破片擦傷了他，布里霍紀柯感覺到尖銳的疼痛。血順着臉流，流到眼睛裏，看不見了。

又過了幾小時，情形有變更。德國人開始打通着房子的後牆，砲彈炸翻了屋頂。被整天不能夠挫折的堅強抵抗激怒了的他們，採取新的方法了：從炸塌的屋頂上倒下汽油。投着燃燒彈。布里霍紀柯背後的牆燒起來了。那時他就向後跑着，把受傷的同志們拖了出來。

這是難關，然而現在他的腦海裏，並沒有停止抵抗的思想。在彈巢裏還有子彈，自動步槍順利地射擊着。還能消滅一些可詛咒的法西斯們的。那末，還值得活着和戰鬥的。

他想屋子裏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床底下。於是，他就把受傷的同志們小心地放在那裏，自己手中拿着手槍和自動步槍，站在床上。如果發現德國人，從這兒射擊他們是比較方便的。

他看見一捆捆的乾草在窗臺上移動着。德國人決定燒房子了。可是他們作得很小心，自己不露出來。以後便有些混合體的青氣彈進屋子裏面來，於是就充滿了刺鼻的，窒息的氣味。布里霍紀柯從眼睛裏流出淚來。他已經看不見窗戶，分不清屋子裏面的物件了，煙氣佈滿了一切。布里霍紀柯停止了射擊。他決定以沉寂欺騙德國人。有時受傷的人呻吟起來，布里霍紀柯堵住他們的嘴，耳語地鼓勵着他們。

他的計策弄對了。停止了抵抗，就是屋子裏的人被燒死了！德國就決定着解圍了。他們走了。當深夜的時候，布里霍紀柯帶着兩個受傷同志，離開了破毀的房子。驟驟的大雪片下着。朦朧的月亮照着。人們小心地向四面張望着！附近連一個人也沒有。道上是空的……

自動步槍連長布里霍紀柯，在G村同德國人十一小時的作戰裏，消滅了三十幾個法西斯兵士和
一名軍官。 x
x
x

戰鬥的步兵團

V·斯達夫斯基

這篇寫的是：在保衛莫斯科的嚴重日子裏，梭洛維夫上校的步兵團的英勇戰鬥。也是蘇聯無數戰鬥的步兵團的典型之一。第一節，是介紹梭洛維夫團長。他是一位善於帶兵的人。是一個老紅軍，老共產黨員，現在，則是一個出色的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他的團裏充滿着戰鬥的勇敢和同志的親切。梭洛維夫代表着全國的優秀的戰鬥力和全國一致的士氣。第二節，是寫該團第一次的勝利戰鬥。這裏表現出團長的英明領導和戰士們的勇敢作戰。第三節，是該團一次嚴重的反坦克戰。在這裏現出許多特出的人物：指揮自如的砲兵隊長加琴珂夫，神槍手亞赫米托夫，消滅敵人四輛坦克的排長紫洛賓，消滅敵八輛坦克後全部陣亡的梭柯林柯砲隊……在最危急的時候，團長梭洛維夫跑到最危險的第九連去。最後砲隊只剩了二十來個人：還出現了用火酒瓶子撲滅敵人坦克的勇士——戰鬥員顧賓和一位中士。黑夜，在新的陣地上。團長還視察各營的陣地。第四節，寫他們在新的戰鬥裏。創造了許多新的功績，出現了新的英雄。——編者

一、指揮官

如果你到了梭洛維夫上校所指揮的團裏去，你即刻就覺得有一種勇壯的信念，威嚴的戰鬥的技

巧、同志的溫情的奇異的氛圍把你包圍着。

蔚藍的傍晚。被樅樹頂切成了齒狀的、沉的侏天。發白的上凍的田野。地平線上是一片反光；我們的和敵人的砲兵在射擊着。砲彈呼呼的響着。前邊不遠的地方，清脆的機關槍的聲音，不斷的響着。

你到了團隊佈置的陣地上，士兵和長官們親切而家常的迎着你。他們都穿得挺好：戴着有護耳的帽子，大衣裏邊，穿着毛線衣。腳上穿着氈靴，腳下的雪，大聲的、嚴肅的響着。

上校自己來了。他是一個中等的身材，寬寬的肩膀，走起路來迅速而且輕快。他的灰色的眼睛，長着很大的眼珠，彷彿要把周圍的一切都要吸收了似的。面孔的輪廓是嚴峻的：端正的鼻子，陡兀的下巴，薄薄的嘴唇；——這些都令人生一種力量和威嚴的印象；是的，這是上校在走的，表現在命令中的他的意志，推動着士兵和官長們去完成任何一種戰鬥的任務。

坦白的、懇切的眼光，勇敢的可愛的微笑，在迎送着他。校上校在紅軍士兵面前停着，同他談着話。那位略帶着昂奮的熱情，滔滔不絕的說着初次作戰之前的心怯與恐怖，用堅強的語句描繪着反坦克戰及狂喜的總結。

校上校曉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坦白的、誠心誠意的同這位新補充的戰士初次作戰以後的談話是很重要的；在這談話裏，鞏固了他的戰鬥經驗，更其提高他的自信心。

實在說起來，這不僅是指揮官的工作，前線軍隊中的黨政工作的深意，也就在這裏，校上校從一九一八年就當了工農紅軍的志願兵（那時他才十八歲），已經參加了三次戰爭，得過勳章，一九二五年就入了黨——指揮官和政工人員的才幹，都有機的他身上溶成了一片。

當然，這就是全國優秀的戰鬥力的替保，也就是全國士氣的一致，這已經在實踐中顯然表現出來了。

「這一團從十一月二十六日加入了戰鬥。從那時起，這團就消滅了敵人的九十四輛坦克。」

二、反攻

十月二十六日的早晨，梭洛維夫的一團人，一到了火線上，就反攻起來了。德國人佔領了好多村落，應當從那裏把他們打出去。

可是怎樣組織戰鬥呢？梭上校的理想是這樣的：德國人的拿手好戲是包抄，是包圍敵人的力量。這麼說來，應當用他們的方法去打他們。於是打擊的神速而突奇得使法西斯們連醒悟都醒悟不及的。

上校決定了任務：令第二營強襲佔領B村，消滅敵人兵力，並前進截斷德軍向D村的退路；令第三營佔領T村，同時包圍敵人。第一營加入第二營的縱隊裏。

各營隱蔽的，迅速的佔領了準備位置。德軍對這種動作發現得很遲。梭上校將附結他的兩輛坦克，派往T村去。過半點鐘，坦克及同它一起的第三營，用刺刀和手榴彈消滅了德軍的殘部，已經把T村佔領了。在這裏得了四門迫擊炮和兩門大砲。

第二營也迅速的包圍了B村，衝入到村子裏，奪了一門高射砲，驅逐了第十九步兵團團部，擊潰了敵人，把村子佔領了。曾得過三個『鐵十字章』的德國上校，就地陣亡了。

應當即刻擴大勝利。上校經過通信兵，命令各營即刻進攻，自己的第二縱隊也行動起來，命令第一營去佔領德軍的殘部往那兒退却的K村。這決定是很對的。這決定的執行，準確而且迅速。第一營

消滅了德軍的團部，奪獲了裝着公文的两輛司令部的汽車，把K村佔領了。德軍驚慌失措的向D村潰退了。在這種奪獲了七十二輛卡車，四輛小汽車，七十四輛摩托腳踏車和一百二十輛自行車。

另一個K村也用突擊佔領了。到晚上，該團從西邊繞過了D地，把每一條道路的交點，都控制在砲火的監視下。

三、反坦克戰

這一團馬上就經過了嚴重的考驗：坦克的衝鋒。從早晨起，團就開始進攻D地。德軍開到了大批的部隊，進攻起來了。他們派了七十四輛坦克，三個縱隊，參加了戰鬥。團的鄰近部隊後退了。這一團就處到困境裏了。

各營在敵人的壓迫下，退到自己的陣地上。德國的坦克逼近了。摩托的吼聲，輪帶的軋軋聲，使戰士們得到一種難堪的印象。可是這時團直轄砲兵加入戰鬥了。團直轄砲兵隊長加列琴柯夫上尉，按照檢上校的命令，把自己的大砲，配備成三個梯隊。

大砲很精密的隱蔽了起來，陣地也選擇得很妥當。加列琴柯夫親自看了看，把一切的灌木叢，小丘和小坑都爬了一遍。在砲火陣地上，掘了很好的隱蔽部。

砲兵隊長剛剛從梭洛維夫的指揮地點一跑過來，就指揮道：

『預備！』

坦克帶着隆隆的聲音走近了。連長梭柯林村少尉，用自己的兩門砲開火了。一輛，兩輛，——四輛坦克都被擊壞。被燒毀了。坦克縱隊回頭走了。可是另一個坦克縱隊從旁邊開來了。

砲兵隊長加列琴柯夫，拚着全力，裝到第二梯隊的砲火陣地上，命令着發砲。第一砲兵班即刻發了砲。瞄準手亞郝米托夫第二砲就把一輛坦克擊燬了。坦克車手們開始從昇降口裏爬出來了。亞郝米托夫用破片彈第二砲把坦克車手都消滅了。

第二輛坦克又被瞄準手亞郝米托夫擊燬了。可是第三輛坦克從小樹林的空地上發砲了。排長紫洛賓被他的砲打死了。他自己在臨死以前，已經消滅了四輛坦克。中士布爾錦代替了他。他又打毀了三輛坦克。這時，從林間空地裏又出現了一輛德國的坦克。一門砲在三百米遠距離的直射下，被打毀了。第二門砲只得後退了。這門砲在第三梯隊——上尉唐次砲兵排的火力掩護下退出來了。而第一梯隊——少尉梭柯林柯的砲隊，消滅了八輛坦克，自己全部陣亡了。坦克衝進來了。它們已經把第九連的掩蔽部踏破了。

這時，迫擊砲的火力，對梭洛維夫的指揮點襲擊起來了。電話機被擊燬了。電話兵傷亡了。梭上校驕得，如果不擊退敵人的進攻，全國就要消滅了。

他決定派第八連——自己的最後的預備隊，加入戰鬥。他在猛烈的砲火下，本着普拉斯東軍的精神，到了砲兵連裏。在這裏命令砲兵隊長加列琴柯夫組織掩護，並且不惜任何代價，一直支持到他派交通兵來送消息的時候——上校站在原地上。

「你上那去呢，上校同志？」

「到第九連去的。」

「我不放你去！猛烈的砲火。你過不去的！」

「算了吧！守命令吧！同志們！連一個德國的混蛋東西都不放他過去！」

戰士們都異口同聲的響應着：「一個也過不去！」
 坡上校跑走了。上尉加列琴柯夫對集在被擊毀的大砲跟前的同志們環顧了一下。他們總共有二十來個人。這是整個的掩護。可是坦克都又逼近了。

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坑。坑邊上有士兵們挖的戰壕。指揮官加列琴柯夫就是命令叫佔領這些戰壕的。他自己居在中央，右翼是上尉沙左諾夫，左翼是上尉梅海樂，這是一位擲手榴彈的老手。掩護隊能及時的在戰壕裏隱蔽了起來。鑽進來的德國自動步槍手，已經射擊起來了。三輛德國坦克即刻到了圓坑跟前，開起砲了。一個戰鬥員陣亡了。坦克射擊了一刻來鐘，把砲塔向另一個方向轉去了。

指揮官加列琴柯夫起來，即刻判明情勢，就命令道：

「把坦克燒掉！」

加列琴柯夫叫忘了姓名的那位中士和戰鬥員顧賓，帶着火酒瓶子，大無畏的向坦克撲去了。其餘的人，都心驚膽顫的望着他們。

中士同戰鬥員顧賓，跑到坦克跟前，擲了瓶子。兩輛坦克即刻燃燒起來了。顧賓把瓶子擲到第三輛坦克上，那輛坦克發火了，可是沒有成功。德國的坦克車手，趕忙把坦克開走，跳了出來，用坦克上已經準備好的沙袋把火滅了。

其餘的坦克很快的向坑裏開去了。後邊跟着步兵。坑被包圍了。

「現在要壓迫我們了！」一位紅軍士兵凌德得要命的說。

「別怕！把手榴彈準備好！」加列琴柯夫回答道。這時上尉沙左諾夫跑到他跟前了。

「一分鐘也不要坐着！」

「對的！」

沙左諾夫從戰壕裏跳了出來。

「衝鋒！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烏拉！」

一切都跟着他跳出來了，擲着手榴彈。

不知所措的德國人，向旁邊跑開了。掩護隊往森林裏跑去了。當德國人開始射擊的時候，我們人幾乎都躲藏到森林裏了。但是我們兩個同伴陣亡了。

掩護隊支持了一點半鐘。那時梭洛維夫飛快的把第八連開到白陽樹林的空地上，裝備了大砲和機關槍。恰是時候呵。十八輛德國坦克車開來了，衝鋒了。其中六輛坦克即刻被砲火及大口徑的機關槍火燃着了。

其餘的開到一旁去了。跟在坦克後邊的步兵也退去了。

同時各營在預備隊的掩護下退去了。他們用手榴彈和火酒瓶子，不只一次的擊退了坦克和步兵的進攻了，可是他們自己也受損失了。

唐次上尉帶着一門砲退去了，——另一門砲被擊燬了。他擊燬了十二輛坦克。他自己幸免於難的是因爲發兩三砲之後，要轉移砲火陣地了。

天黑了。頭在新的陣地上，仔細的挖了戰壕。上校到各個營走了一遍。他的心血都湧上來了。當時的犧牲是很大的。可是德國人的損失更大的呢。這一天有五十六輛坦克被燒和被擊燬了，而且在這一團之先，敵人的步兵，死在蘇聯愛國志士——梭洛維夫上校的官兵砲火之下的，不知有多少了。

四、新的戰鬥，新的功勳

第二天，這一團支撐了敵人的六次衝鋒，其中五次是同坦克作戰的。這一天，十八輛坦克被消滅了。

第六次帶着五輛坦克的衝鋒，台甘諾夫上尉帶的驅逐隊，把它擊退了。四輛坦克被燒燬了，兩輛坦克被紅軍士兵鮑包夫斯基用火酒瓶子燒着了。當他用第二個火酒瓶子燒第二輛坦克的時候，火酒濺到他衣服上——因為他跑到坦克的緊跟前了。衣服燃起來了。鮑包夫斯基沉着的撕去了衣服。他光着身子，帶着燒傷的手、腳和胸膛，向指揮點跑去。

「怎麼了呢？」

「呵哈，倒楣，坦克近得很。把我自己也燒了。唔，我要報復他們的！」鮑包夫斯基吵着。

現在他在野戰醫院裏養傷的。

還有一些戰鬥和接觸的。戰功增加了，團裏的戰鬥傳統也增加了。

在第一次戰鬥之後，差不多過了一個月的光景，這一團又支撐了一次德國二十四輛坦克瘋狂的襲擊。在這次戰鬥裏，擊燬和燒燬了十二輛坦克。

可是戰鬥的衝鋒——莫塞耶夫上士的一排人，也陣亡了。那些同志們被坦克和步兵包圍起來，抵抗到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給了團隊一種抵抗敵人的可能。

第三連的班長沙班諾夫中士，在這次戰鬥裏陣亡了。

當時必須要消滅兩架重機關槍的。沙班諾夫帶着自己的一班人，由交通溝裏往德國人的後方去

了。敵人發現了他，就把他包圍了。這班人抵抗着，沙班諾夫就往重機關槍跟前撲着。德國的官兵就迎面向他撲來。轉瞬間，他們就要在機關槍跟前把他捉住了。那時沙班諾夫用兩個手榴彈就把德國人，機關槍和他自己都一起炸毀了……

看到他的功勳的同志們，都宣誓道：無情的向該死的敵人復仇！

x

x

x

嚴重的戰鬥，爲着祖國在莫斯科附近進行着。

梭洛維夫同志的國，在這些戰鬥裏，佔着崇高的位置。

親愛的朋友們呵，祝你們健康和新的勝利吧！

第三個副官

西蒙諾夫

政治委員認為，膽大者要比膽小者犧牲的稀少些。這是他的堅強信念。他很喜歡重複申述這個信念，當有人與他爭論時，他就生氣。

師裏的人們都愛敬他，同時又害怕他。他有其特別的訓練人們作戰的姿態。他是在行動中認識人材的。他把他所要認識的人帶到師部，帶到團部，一步也不放走，在一整天內同他到處走，自己要到什麼地方去，就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

他自己要去衝鋒時，就帶着這個人一齊去衝鋒。

如果一個人試驗及格，政治委員就在晚上再同他認識一次。

「貴姓？」他忽然用短促的嗓子問道。

於是，那位驚奇的指揮官又把自己的姓氏重說一遍。

「而我是科爾涅夫，」政治委員伸着手去和那人握手說道。「是科爾涅夫。我們一同走過，一同在戰場上伏臥過，現在是相識了。」

自到師部以後第一個星期內，他就有兩個副官被打死了。

第一個副官由於膽怯，竟在嚴重時刻由戰壕裏鑽出來爬往後面去，結果是被機關槍射死了。

晚上，政治委員回司令部時，漠不關心地由該副官屍首旁邊經過，甚至沒有看他一眼。

第二個副官是在衝鋒時被子彈打進胸膛受傷的。深秋的日光刺眼，天氣寒冷，空氣乾燥不堪。他

猶在一個在衝鋒時爭得的戰壕裏，張口吸着空氣要水喝。可是，當時沒有水可喝。在前邊，在戰壕前土堆以外，橫着有許多德寇屍首。在一個屍首旁邊丟着一個行軍水瓶。

政治委員拿出望遠鏡來看了多時，似乎是要看清那瓶子是否有水。然後，他提起他那個半老的高大的身子勉強越過土堆以後，就以素日不慌不忙的步驟踏着曠野走去了。

不知何故，德寇竟未開槍。只當他已走近水瓶，將水瓶拾起並搖了一搖，將其挾在脅下轉回時，他們才開槍向他射擊。

他們直向着他的脊背射擊。一粒子彈落到了水瓶上。他於是用手指捏着破孔，兩手舉着水瓶向前走去。

他跳進戰壕，很小心地——怕水漏出——把水瓶交給了一個戰士。

『拿去給他喝吧！』

『而如果你走到那裏時，瓶子却是空的，那又怎樣辦呢？』有一個人很感興趣地問道。

『那我回轉來，就會派你去找一個有水的瓶子！』政治委員帶着生氣的神情把那個發問的人打量了一眼說道。

政治委員時常做一些，一般說來不是師政治委員所必須作的事情。但他總是僅在事情已經作過以後，才想起這點來。那時，他就埋怨自己，也埋怨那些提醒他的人。

在這一次也是如此。他把水瓶拿來之後，再沒到副官跟前去過，而在戰場上觀起陣來時，似乎已完全把他忘記了。

經過十五分鐘的光景，他忽然向營長喊道：

「喂，已送到醫院去了麼？」

「政治委員同志！此刻不能送，要等到天黑時才能送。」

「等到天黑時他就會死掉了。」政治委員把身子一轉，認為話已說完了。

經過五分鐘後，就有兩個紅軍戰士在敵人砲火下，彎着背，踏着凸凹不平的曠野，把這位不能轉動的副官抬往後方去了。

這也許是未加思索的舉動，但當營長問「誰去抬？」的時候，那些親眼看見過政治委員如何跑去找水的人就說道：「我！」他們不能不這樣說，既看見那種情形，就不能不這樣說了。

政治委員很冷靜地看着他們如何行走。他無論對於自己所能遇到的危險或對於他人所能遇到的危險，都是用一樣的尺碼來丈量的。人們死於戰場上，這本來是由於戰爭之故。然而，勇敢的人總是死得稀少些。

紅軍戰士大膽走着，並沒有跌跤，並沒有忘記他們所抬的是受傷的人，且正因為如此，所以他相信他們一定會走到的。

夜間，政治委員在往司令部的途中，順便到醫院去了一趟。

「怎樣，他已痊癒麼，你們已把他醫好了麼？」他帶着自己素來着急的神情向外科醫生問道。他按自己的性情，以為在戰爭時所有一切事情都可以而且應當一樣很快作成：探報消息，上前衝鋒，醫治傷兵。

當外科醫生向他回答，說副官已因流血過多而死掉的時候，他就很驚奇地把眼一睜。

「你知道你說的是什麼話麼？」他抓着外科醫生底佩帶把他拉到自己跟前低聲說道。「人們要把

他救活，才在敵人砲火下面步行二公里，把他抬到這裏來；而你却說他已死掉。既然如此，又何必把他抬到這裏來呢？」

至於除此而外，有人又曾在砲火下面爲他找水的事實，他是沒有提及的。這並不是因爲他謙遜，而不過是因爲他已經把這件事情忘記罷了。

外科醫生把肩一聳。

「再者，」政治委員看見外科醫生這樣動作，又補充說道，「要知道，他是一個很勇敢的後生，他是應當活下去的。是的，不錯，應當！——他很生氣地重複說道。——你的工作做得不好。」

於是，政治委員也沒有向他告辭，就走到汽車上去了。汽車上的藍色燈光沿着柏樹的黑幹溜去。汽車向左邊轉一個灣，就隱藏不見了。

外科醫生站着目送了一會。政治委員當然說得不對。也許，按邏輯來推論，他剛才所說的話甚至是很荒唐的。然而，在他的語句中，在他那種氣憤而又悲哀的聲音中，畢竟含着一種強有力的，富於脫服性的成份，致使外科醫生暫且覺得膽大的人確實是不應當死的，而如果他們終究不幸死掉，那就是因爲他自己工作得不好。

「胡說！」他因企圖撇開這個奇怪的念頭，竟如此說出聲來。

但是這個念頭却沒有消失。他只覺得，眼前有兩個紅軍戰士抬着受傷的人，踏着一望無際的凸凹不平地曠野走着。

「米海依爾。里沃維契！」他忽然對自己那位走出階前吸煙的助手說道，似乎是說着一件早已決定的事情一樣，「明天早晨要再移兩個裏傷處連同醫生到前面些去……」

政治委員直至天色黎明時才趕到司令部裏。窗外落着細雨雪粒。秋季的陰雨天氣開始了。政治委員今天的情緒不好，他叫來幾個人，對他們咕噥咕噥講了幾句多半帶責備意味的話以後，就馬上把他們派走了。但他並不是隨便這樣作的，而是有其打算和計較的。他愛使人們在氣憤中離別他。他以為每個人無論何事都能作。因此，如果他罵某某人，那末從來也不是因為此人能作什麼而沒有作出什麼。如果一個人作了很多事情，那末政治委員就會責備他，說他沒有作出更多的事情。當人們稍微生氣的時候，他們就會更好好思索一下，——這就是政治委員底深刻信念。政治委員愛說半節話，使人了解主要的意思，而其餘一切則由人自己去揣度吧。他正是用這種方法來使所裏的人們時刻都覺得他在身旁。他不能時刻都與每人會面。然而，他若與某人有一分鐘的會晤，他總盡力使此人想着他的指示，一直到下次會面時為止。

清早就給他送來了關於昨日損失情形的報告。他閱覽報告時，又回憶起那位外科醫生來了。當然，對這位富有經驗的老醫生說其工作得不好，這在自己方面未免有些失禮，但這也沒有什麼要緊；由他去思索一下吧，也許他會因生氣而想出某種良好的辦法來。他並不反悔已說的話。最可悲的，是副官之死。但他沒有讓自己長久追憶這件事情。不然，在幾個月的戰爭中就會要追憶太多的人了。待將來，在戰爭結束後，當意外的死亡已成爲不幸事故或偶然現象的時候再去追憶吧。而那時死亡總是出乎意外的。現時，另一種死亡是根本沒有的，已經是習慣於這種情形的時候了。然而，大概是因爲他雖然如此想着，畢竟不免感覺悲傷，所以他才特別乾澀地向參謀長說，他的副官犧牲了，需要找一個新的。

第三個副官是一個身材短小、頭髮淡黃和眼睛淺藍的少年，是剛由學校畢業而初次到前線上來

的。

當他們相識的第一天，他就隨從政治委員沿着秋後冰凍的田野走往營部去過，在這個田野上時常有砲雷爆裂，但他一步也沒有落在政治委員後面。他緊緊靠近着政治委員走，因為他認為這是副官底職責，同時又因為他覺得這個身材魁梧且脚步從容的人是不可傷害的。他覺得，如果完全靠近着此人行走，就不會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

當砲雷已開始爆裂得特別多，已可顯然看出德寇正是朝着他們投射時，政治委員與副官才間或臥下。

當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臥下時，當附近爆炸的烏煙還未消散時，政治委員已經站起來向前走去了。

「前進，前進，」他怒氣沖沖地說道，「我們在這裏等着幹什麼。」
他們已經快走到戰壕裏時，向他們射來了兩個夾攻的砲雷。一個爆裂在前面，另一個爆裂在後面。

政治委員站起來把身上的塵土拍了一拍。

「你看，」他一面走着，一面指着後面的炸坑說道，「如果我倆膽怯畏縮而徘徊等待，那它就會恰巧落在我們身上了。無論何時都要趕快往前進，——那就永遠也不會上當了。」

「唔，如果我們走得更快，那就……」副官沒有說完，就把頭朝他們前面的那個炸坑一點。

「胡說，」政治委員說道。「他們是朝我們投射的，却射得向前偏差。如果我們已經走到那個地方，那他們就會朝那裏投射，又會射得向前偏差。」

副官不自禁的微笑了：政治委員當然是在開玩笑！在他忽然看見政治委員底臉色十分莊重：他原

來是帶着完全確信的神情說的。於是對於此人的信仰，這種在戰爭時往往忽然發生而永久留下的信仰就充滿了副官的心。在最後一百步內，他已與政治委員完全緊靠着走，肩並肩地走了；此時他已完全知道，無論是此人自己或與之同行的人，都是不可傷害的。

他們初次的相識，就是如此。

已經過了一個月。南方的道路時而冰凍，時而泥濘不堪，無法通行。葡萄園中未收穫的葡萄，已在腐爛了。在空閒的田地上滿眼都是戰壕。

據說在後方某處已在調練軍團來實行反攻，但此刻這個人員不足的師團仍然進行着流血的防禦戰。

黑黯的秋夜。政治委員坐在一間土屋裏的火爐近旁，烘着自己被那雙被泥水打濕的皮靴。

今天早晨，師長受了重傷，大概是受了致命的重傷。參謀長把自己那雙用黑手帕綁着的受過傷的手放在桌子上，用指頭輕輕地敲着桌子。他所能作的事情是使他很得意的：手指又開始聽從他使用了。

『好吧，你真是一位固執已見的人，』他又繼續着自己大概是被打斷的話說道。『就算那洛吉林是因為膽法被打死的吧，但我們的師長却會是一位很勇敢的人哩，你以為如何呢？』

『不要說「會是」，而要說「是」，因為他是一定會活下去的。』政治委員如此說道，並依其素來的習慣把身子一轉，認為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但是參謀長拉着他的袖子，並為免使第三者聽到他的悲傷話語而低聲說道：

『啊，他是一定會活下去的。但米羅諾夫不是沒有活下去麼，扎沃得其科夫不是沒有活下去麼，加

福里連科不是也沒有活下去麼。他們都死掉了，而他們豈不都是勇敢的人麼。這與你的理論怎能相符呢。」

「我沒有什麼理論，」政治委員很嚴厲地說道，「我僅僅知道在同樣的情況下，勇敢的人總比怯懦的人犧牲的稀少些。而如果你時時刻刻說着那些雖然爲人勇敢，但畢竟死掉的人們底名字，那就因爲當怯懦的人死掉時，還未及蓋棺入墓，就已被人忘記，而當勇敢的人死掉時，人們都加以追憶，加以口傳筆述。我們所記憶着的只是勇敢的人底名字不過如此而已。如果你偏要說這是我的理論，那就隨你的便了。一個理論能幫助人們不怕什麼危險，那就是好的理論。而其餘一切理論，都是壞的。同時的這個理論也幫助我自己不害怕什麼危險哩，——政治委員忽然笑了。——沒有旁人在此，老實說吧，有時候，就連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可怕哩。」

副官走進土房裏了。他的臉色在這一月以來曬黑了，眼睛也現得疲乏了。但在其他各方面，他仍然是如政治委員初次看見他的時候那樣的一個小孩子。他向政治委員立正報告說，他才從半島回來，在那裏秩序井然，只是連長保立阿克夫上尉受了傷。

「誰代替他呢？」政治委員問道。

「第三排的瓦西里也夫中尉。」

「而誰在第三排充任排長呢？」

「有一位上等兵。」

政治委員沉思了片刻。

「你凍得很厲害麼？」他向副官問道。

「老實說，凍得很厲害。」

「你喝吧，」政治委員從茶壺內給他倒了半杯白酒，而副官沒有把大衣脫下，只急忙把它解開一下，就一口氣把半杯白酒喝乾了。

「現在，你回轉去吧，」政治委員說道。「我很焦心，你懂得麼？你應當時刻都在半島上代我視察一切。走吧！」

副官站起來了。他非常遲慢地扣着大衣，顯然是想再溫暖溫暖一分鐘。但他已把大衣扣好以後，就再不遲延了。把身子低低地一彎——以免碰到門額——就一溜烟走出去了。房門也撲通一聲關上了。

「真是一個好後生，」政治委員自送着他時說道，「我所相信的就是這樣的人，他們是不會遭遇什麼意外的。我相信他們會安全無恙，而他們也相信我會安全無恙。而這是最主要的。上校，你以為對麼？」

參謀長又用指頭慢慢的敲着桌子。他自己是一個勇敢的人，但他不愛用任何理論來解釋自己或他人的勇氣。但此刻他覺得政治委員說得有理。

「是的，」他說道。「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人會死掉。我始終認為，一定有另外某個人來代替死者，而且也不比死者壞些，所以我相信我們一定會獲得勝利；因為既然確實如此，就不會有另外的結果。」

木柴在火爐燃得吱吱喳喳地響着。政治委員睡着了，他的臉倒在桌子上的大地圖上面，兩手大大伸開，好像是想把畫在地圖上的那一塊被敵人踐踏的地面都全部奪回一樣。

清晨，政治委員親自往半島去了。他是乘着一隻破舊小划子由海灣渡往那裏去的。北風刮着，雪白的浪花把船底沖打得嘩啦啦地響着。

後來，他是不喜歡回憶這一天的。德寇夜間忽然在半島上登陸，打前鋒的第三排在殘酷戰鬥中全遭犧牲，竟未剩下一人。

政治委員竟須整日從事於一些其實並非師政治委員所必須幹的工作。他早晨把手下所有的人都集合起來，率領他們一共衝鋒三次。在蒙有一層初霜的，踏起來吱噠吱噠響着的沙地上，炸出了許多的深坑，灑遍了鮮血。德寇陣亡的陣亡，被俘的被俘。企圖浮至對岸的，也都在半途淹死了。

政治委員把一枝已經用不着的、刺刀上鮮血淋淋的步槍交給一個人以後，就在半島上巡視了一遍。關於該夜在此地發生的種種事情，只有死人才能告訴他。死人也能說話。在德寇屍體之間躺着有第三排陣亡的紅軍戰士。其中有一部分人遍身刺傷，在手里還握着已被打壞的步槍躺在戰壕裏。另一部分人是未能堅持到底的怯夫，他們橫臥在曠野中，橫臥在冷硬的荒原上。他們是在逃跑時中彈斃命的。他們倒在這裏，兩手伸開，面向東方，背向敵人。政治委員慢慢巡視着沉悶的戰場，觀察各個死者底姿態，觀察他們靜止的面貌。在他看來，這些人就在死後也同樣分成爲勇士與怯夫。他按每一個死者底姿態而猜度出此人在自己生命最後一分鐘內的行爲。就連死神也不能使他對死的怯夫諒解。即令怯夫已經死去，他也不能予以寬恕。如有可能，他是會把勇士與怯夫分別葬埋的。讓他們死後如同生時一樣彼此分開吧。

政治委員帶着很緊張的神情觀看各個死者底面孔，以便找到他自己的副官。他的副官不會逃跑，也不致於被俘虜，而應當在此地犧牲者中間。

最後，政治委員在後邊，在距人們會在那裏斷殺殞命的戰壕很遠的地方找着了牠。副官仰臥着一隻手很不自然地彎在背後，另一隻手伸直緊緊握着手槍，在胸前襠子上面蓋着一層乾血。政治委員在他跟前站着看了多時，然後把一位站在近旁的指揮官叫近身邊，令他解開副官底襠子，看看是槍傷還是刀傷。

政治委員本想親自看一看，但因右手在衝鋒時被手榴彈碎片擊傷，直垂於身旁不能舉動。他氣憤填胸地向自己身上那件破到衣領為止的襠子，向那條血淋淋的匆忙纏在手上的繃帶看了一眼。使他氣憤的，與其說是傷和痛，不如說是他受傷的事實。——而他是全師的人都認爲不可傷害的；人們是因爲相信他不可傷害，才更痛快更大膽跑去作戰的。這個傷真是受得不合時節，必須把它趕快醫好，把它趕快忘掉才是。

那個指揮官在副官跟前把身子一彎，將其襠子和繃衣解開了。

『是刀傷。』他抬起頭來向政治委員說道，隨後又低下頭，緊貼着那靜臥在地上的副官身體聽了整整一分鐘之久。

他站起來時，現出驚異的神情。

『還有氣哩。』他說道。

『還有氣麼？』

政治委員毫不表示感動，因爲他還不知道是否需要爲這位原來未死的副官感動。這副官倒在此地，倒在這遠離戰壕的後邊，大概是會想逃跑了。可是，不然，畢竟不會如此。因爲他是很少認錯人的。

『叫兩個人來，』他忽然很嚴厲地命令道。『趕快拾到裏傷處去。也許還可救活哩。』
 然後，他把身子一轉，就沿着戰場向前走去了。

可否救活呢？這個問題在他腦海中又與另一個問題糾纏起來：此人在戰鬥中的行為究竟怎樣，爲什麼竟倒在其他一切人們後面，竟倒在曠野中呢？同時，兩個問題又自然連成一個：如果一切都好，如果此人行爲勇敢——那就會活下去的，一定會活下去的。

也許正是因此，所以經過一月以後，當這位面顴枯瘦，但頭髮仍然淡黃，眼睛仍然淺藍，仍然如小孩子一樣活潑的副官由傷兵醫院來到師部時，政治委員對他未發一問，而僅僅默然伸出未傷的左手去與他握手。

『我當時並未趕至第三排哩，』副官開口講了幾句問好的話以後說道，『是在渡海灣時就誤了，當已只距一百步時……』

『我知道，』政治委員打斷他的話頭說，『我全知道，你不用解釋吧。我知道你是好漢，我很高興你已痊愈了。』

政治委員帶着很羨慕的神情，把這個在受致命重傷以後，只經過一個月時間又是活潑健康如舊的小孩子看了一眼，然後就點頭指着自已至今還用繃帶纏着的右手，且帶着傷感的神情說道：

『我同上校已不如當年了。我醫到第二月還沒有醫好。而上校已醫到第三個月了。我們兩個人就用兩隻手指揮本師。他用右手，我用左手。不過也沒有多大關係，都說可以，能行哩……』

勇士

A·托爾斯泰

——在前線寫的小說——

這裏用一個通訊站的負責人，沙賓大尉的口述，寫出二十五個紅軍通訊兵在敵人後方平安地衝出重圍的故事。最初，在執行任務時，他們被德國人包圍了。黃昏，他們消滅了德國人兩輛汽車。於是，就坐着汽車，在敵人後方，沿着前綫前進。夜晚，他們衝過德國人的汽車隊，逃開德國汽車的追擊，開進德國人車棚來修車……終於在黎明時開到一個小樹林邊。在那裏，他們遇到一個游擊隊放哨的小孩子，他帶他們到森林另一端隱蔽起來。當晚，他們又燒掉了森林一邊德國人的油庫和飛機。在森林裏過了一整天，黑夜開始了他們最後的突圍。沿途又截擊了有三個德國軍官的小汽車，燒掉德國人的二十輛油車和三輛坦克。最後，走了一整夜，衝過敵人的戰綫，回到了接近前綫的一個村莊，受到全村人民的慰問和招待。沙賓大尉講到這裏，空中發現了敵機，故事就結束於此。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紅軍是如何的英勇和機智。——編者

這是發生在西北區上……

臥倒在發着香氣的草內，臥倒在叢密的榛叢中，通訊站掩護得很好，被暑熱蒸得蒼白的天空，萬里無雲。暑熱熱得連樹葉子都要炸裂了。不遠處有一堆蟻羣，沙賓大尉慢慢地從臉頰上拂下塵

轅來。他咬着草莖，不慌不忙地講起來：

「一個德國兵士是禁止思想的；法西斯黨徒認為這種過程是有害的。」他說。「他的頭腦也不適宜於迅速考量事情，——他怎麼也弄不明白。可是在這一瞬間我們就能戰勝了……不過事情是很困難的，」想起來，脊背就冒冷氣……噉，自然我們的人民是勇敢的。您看看通訊兵彼得洛夫——臉上——一點也看不出是一個了不起的小伙子。一個面目姣好的男人，朦朧的眼睛——眼睛裏有一種雲霧。每天給一個女孩子寫明信片……戰士們時常對他說：「彼得洛夫，你是人，還是一個會走路的傻瓜？你這是在打仗——應當興奮一點……」「不要打擾我」，他回答，「什麼時候需要——我就會興奮起來的」……」

「沙賓同志，你怎麼能領着二十五個紅軍，在法西斯黨徒的後方留了許多日子，能一點損失不受又回來呢？」一個膝蓋上放了一塊紙板的人問道。

沙賓稍微轉過一點身體：

「我的車夫是一個非常理想的人物。我對他說：「史美里科夫，為什麼你來轉這種輪子？你應當進大學，讀物理學……」他說：「因為從小就喜歡汽車夫生活……」您是問——我們怎樣遇到德國人嗎？我得到把一切通訊用俱集中在P鎮的命令，要盡力和司令部保持着通訊關係。」

「可是我們被包圍了。黃昏時光，有兩輛汽車，載滿了法西斯黨徒，什麼也不考慮，衝進了杜布克。我們一聲不響把德國人放過去，從兩翼用機關槍向他們掃射起來，當他們從汽車中飛出來時，我們就用刺刀向他們刺去。德國人不喜歡這樣，有幾個跑掉了，他們的軍官跑到草塘裏去，坐在水中，只有鼻孔露在外面，我們把他的裝有文件的軍用袋奪下來了。」

「我們把德國人的汽車弄好了，所有的二十五個戰士都上了車，我和彼得洛夫也在內，史美里科夫就在前面掌舵。天空昏暗，看不見星，月亮還沒有升上來。我們在法西斯的後方，沿着戰綫前進。一點鐘，兩點鐘，一個人都沒有逼到，西方燃燒着晚霞光，東方，有射擊聲和爆炸聲，我們看見霞光，聽着砲聲，決定我們的方向。」

「前面有一個熟識的村莊。停下來了。彼得洛夫跳下來：

「我來去偵查一下。」

「我想，一個人活潑起來的時候，連自己的愛人都忘啦。」去吧。」他把手榴彈放在口袋裏，迅速地、靈敏地走了。過了四十分鐘，樹叢沙沙響了，他站在車夫座旁邊說：

「村中——有一隊法西斯的汽車。」

「我想，這很不好。不過——道路只有一條，左右都是水塘，我們決沒有回去的道理。史美里科夫很安定地說道：

「孩子們，請坐上車，我們衝過去。」

「我們的鋼盔，黑暗中很可以冒充德國人的，只有帽章不同，所以看不出來，只是我們俄國人的刺刀，是四稜的，很容易看出來。我命令戰士們把來復槍都放在膝上。」

星很快就看見了三處藍火光，——這是德國人裝在汽車頭上的「止步信號」。史美里科夫關掉前面的燈，我們看見——有幾輛載重七噸的運輸車，裝着些箱子，箱子上面——有一個畫着黑卍字的白盤。路旁有三個軍官，向我們這邊望着，用手電燈亂照。史美里科夫使車燈充分亮了一下，軍官皺起了眉，用手掌遮住了眼睛，我們冷淡地走過汽車縱隊的旁邊，扭着頭，爲了不要露出鋼盔上的紅星

來。我們加快了速度，通過一個可愛的小村莊，濃密的櫻桃樹和蘋果樹叢中，有些很安靜的小房子。村中已經闕無人跡，居民都逃掉了。

村教堂附近，一輛敞篷汽車上，坐着一個皺紋滿面的德國軍官，正用燈籠照地圖。我輕輕抓住了彼得洛夫的手臂，因為他從汽車夫座探身出去，要想拋手榴彈。

「但是軍官終於覺得有點可疑了。當我們走過一座小村莊時，一輛二十匹馬力的摩托車追上了我們，司機座內坐着一個機關槍手。這時，彼得洛夫拋出了手榴彈，機關槍手也非常靈敏，從汽車蓬內跳出去一公尺，彷彿是忙着想要說出什麼！至於領路人則和摩托車一同向前一衝，滾到水溝內去了。」

「我們在黑暗中熄掉燈光飛馳。一片黑森林外面的地平綫上反映出來了一大片霞光：這兒有一條小河和一座木橋，我們減低了速度。聽見了德國人的喊聲。我們的來復槍和手榴彈都預備好了，沉默的坐著。兩個不很清楚的守衛影子走近來了。一個停了下來，另一個走到車夫座前來，向裏張望，鼻子貼在玻璃上，——我們和他眼睛相對了……忽然他向我點頭，用不高明的俄語小聲說：

「俄國人，不要走過橋，法西斯那兒要開槍……」

我們沿着河岸的草原走了五公里路，聽着蛙鳴。走到大路上來，又看見了藍火光，聽見了鐵輪軋軋的聲音，讓我們三十步遠處有前哨和坦克車在行動。

「我對戰士們說：『躺下來，不論誰的尾巴也不許翹在外面！』」

「我們很小心地，不慌不忙地沿路邊走着，讓過有像着眼睛一樣的白圈和黑記字的黑色重坦克車。法西斯黨徒們，以為他們有黑色坦克車和會吼叫的炸彈，就等於他們的鈕子上的頭蓋和骨頭一

樣，會使敵人感到恐怖。不過這算什麼！有些野蠻民族，在戰爭的時候，常戴些有牙齒和角的假面具，——據說，也很可怕……

「坦克車後面跟着高射砲——鐵甲車，載重汽車。我看——遇上了，我們在這兒是不能逃過災難了，應當轉到另外一條路上去。但是怎樣辦法呢？你一轉——立刻就引起懷疑來的。」

「道路的右面出現了一條兩旁樺樹的小路。史美里科夫立刻想到，應當轉到小路上去，白色的樹枝在眼前閃過，我們一直開進了蘇維埃農場的院子，開到汽車棚邊。」

「史美里科夫一面走，一面開開汽車門，倒着進去，彷彿是要修理。有幾個德國兵士跑過來，開車棚門了。這很好，希特勒沒有教會他們思想。史美里科夫修理着，我們的第二輛汽車已經跟在他的後面，熄掉火，拚命又開上了樺樹小路。後面開始喊叫起來開槍了，但是我們已經走上了大路，汽車縱隊還在那兒走着，我們却好像有充分權利的人，追過了坦克車，轉到一片很高的麥田中去。」

「黎明時光，我們到了一片小樹林子，我們在這兒才結束了我們的苦痛。我們把汽車藏起來，開始吃起東西來。彼得洛夫口中嚼着餅乾，扭轉頭，忽然跳起來，向一叢羊齒草跑過去，——那兒有嘩嘩的聲音，——他拉着手從那兒拖出了一個九歲的男孩子。頭剃得光光的，鼻子圓圓的，眼睛很鬼。」

「『喲，你幹什麼？你看——我是自家人，放手，——他說。——他還以為這是法西斯黨徒……』」

「『你在這兒幹什麼。混蛋。』」

「『我是巡邏。我們是跟奧克仙祖父工作……』」

「原來，這個男孩子和另外五個男孩子，都是跟奧克仙祖父留在村莊裏的。男人、女人都帶着小孩子和家畜退到森林中去了，從那兒展開了游擊戰。司令部就在村中的奧克仙祖父處。他的六個孩子

整天在四圍亂鑽，也不怕走近德國人去，晚上把一切看到的，打聽到的消息都報告給祖父聽。夜間，游擊隊到村中來，祖父便命令他們：那兒有司令部，應當把它消滅，那兒有汽油、坦克車小隊會來，應當把這兒炸掉。

「小孩子很聰明，在太陽還沒出來的時候，就把我們領到森林的另一端去，——像蜥蜴一樣爬，我們跟在他後面，森林邊上有幾輛貯油車和五架驅逐機。」

「對於處理這事，我們並不困難。當我的狙擊兵射擊起來時，爲了不要睡着，正在走來走去的德國兵，在自己的小戰壕附近，都急忙伏在地上了，——我們跳出來，叫一聲「烏拉」！這一聲呼叫，在德國兵的神經上發生了很大效力，不啻一枚大炸彈。法西斯黨徒們從各處鑽了出來，有的立刻舉起了手，有的像害鼠疫一樣旋轉，用自動步槍射擊。抓住降落傘的皮帶，把一個飛行士一直從驅逐機中拖了出來。對這件事的目睹者一個也沒留下來。燒掉貯油庫和飛機，回到林子裏。小孩子對我們說：

「『再會，我跑去告訴祖父，否則他還準備派一大隊人到這個飛機場來呢……』」

「我們在這兒過了一整天。聽坦克車過去了，機關槍掃射過樹林子，我們掩蔽得很好。決定夜間沿着地維那河，尋覓着弱點，突過去。法西斯黨徒們並沒有密集的陣地，他們什麼也不顧地向前進攻，像一隻狹窄的楔形，因此，只要你能夠跑，總歸可以穿過去的。」

「夜間，我們散開了走，兩翼配備着機關槍。遠處D城發生了大火，全城都被火焰籠罩了。法西斯黨徒們是喜歡這一套的，所做所爲比電影中見到的還要多。火燒的城市四周，飛機掃射逃難的人，把孩子，女人和老頭子趕回火中去。」

「嗷，好吧……我們也對敵人兇狠一下吧。我們擱住了一輛坐着三個軍官的小汽車，在處死之前，強迫他們面向D城，叫他們看着這輛比銀幕上還有興趣的畫面。割斷了很多電綫。又遇到了一隊有二十輛的貯油車，擱住，把汽油都燒掉，弄得火光冲天。追上了三輛慢慢走着的坦克車，我們正可惜沒有帶着裝火柴的瓶子。不過彼得洛夫和另外兩個紅軍擲彈手，從同伴們身旁多要了些手榴彈，向前跑去，藏在道旁，拋出了一堆手榴彈——每一個都落到坦克車下面了。前面的一輛倒豎了起來，另外兩輛都炸燬了，只能在黑暗中打轉了。」

「這樣沿着田野、森林走了一整夜，到了看情形德國人還未走來過的村中。許多小房子的百葉窗還都關着，院子裏連家雀都沒有；忽然在一座小房子的草屋頂上，有一隻雄鷄報曉了。我們看見——台階旁邊站着一個禿頭的老人和一個乾瘦的老太婆，正在等候着死神。」

「『老人家，——她說。——這一定是我們的人……』」

「給我們畫十字，吻我們每一個人。不過我們沒有和老太婆接吻，我們都飢餓不堪了。老頭子拿來一隻大麵包，切開，一個人給一塊。老太婆在麵包上塗些蜜，說道：『吃吧，親愛的，保衛國家的人們吃吧……』」

「藏在村中是不很方便的。老頭子穿上靴子，戴上羊皮帽子，領我們沿着一片樹林沼澤走到一個小村莊去，他們的游擊隊司令部就在那兒。全村的人都跑來看我們了，女人領我們到家裏去。我們不願使好心人們心裏不高興，所以就順從了他們：路人又是瘦又是黑，照舊時的習慣，應當給他洗洗澡，款待一下。女人們親自給我們脫掉靴子，誰的腳如果被磨壞，——便代他們洗，換上乾淨腳布，用家中所有的一切來款宴客人。」

『我看到，彼得洛夫又柔和了，眼睛裏又有了霧氣和溫意……農民們拚命勸我們留下來和他們一同打游擊……我們不願意這樣，……而且職務上的責任……』

沙賓大尉用輕鬆的動作抬起身來……『空軍！』他命令。草叢中，樣子樹中間立刻有了活動。天上，高空，出現了五架法西斯的轟炸機。在通訊站把消息傳達到飛機場還不到三分鐘，我們的驅逐機已經軋軋響了。它們像挺直的弦一樣。威武地和有力的響着，一直向轟炸機羣升上去。……法西斯的重轟炸機閃爍着翅膀，開始轉身了。但是已經晚了……從褪色的天空上追來了微弱的機槍聲。驅逐機追上了。一架轟炸機搖擺了，機頭向下俯來，它的後面拖出了一道長煙。……

偵探隊長

V·斯達夫斯基

從哨所裏報告說，哨兵們看見敵人的行動，偵探隊長顧尼慈上尉下令叫增強偵察。他坐到自己的小裝甲車上，很快的向最遠的分水嶺出發了。灼熱的太陽，向地平綫偏斜了。千百輛敵人的步兵的汽車，在黃塵的幕下，排成很寬的戰綫行動着。騎兵隊在遠處模糊的出現着——不下兩團人。

『真開始出動了！』上尉惡毒的微笑起來，他的被太陽晒黑了的寬臉，又成了嚴峻的，彷彿用鐵鑄的一樣。坦克車縱隊慢慢兒爬着，完全不遠了。這縱隊看得很清楚，上尉計算了一下，四十三輛坦克車。再往前去，在斜坡後面，另一縱隊的坦克車的砲塔在高聳着。

上尉的黑眼睛在發着光芒。他的思維現在特別的神速而且新爽。敵人的企圖是什麼？敵人的部隊不會由行軍就一直加入作戰的。那時，大概在晚上，他派出偵探，以便從早晨進攻的。或者！夜間進攻吧？他向那一方面主攻呢？根據已知的行動看來，大概敵人企圖包抄的……

上尉把地勢環顧了一下：——是長着稀疏的瘦灌木叢的丘陵，是飛砂的深盆地。

在上尉眼前的是戰士們的和指揮官們的果敢的面孔。統統都是親近的，統統都是這樣熱識的：連深深的坎坎裏，連心情的細微的動作，都是熱識的。驕傲和幸福的熱潮，在上尉的胸中激動着。

『如果把裝甲車和大砲，開到前邊去，照着敵人的坦克車轟擊，他們就會拐過頭到這兒來的！這樣我們就把他們的一切部隊，一切計劃都破壞了的！現在我們叫他們嘗一嘗滋味吧！』

他給步兵連下令叫佔領防區。給裝甲車和兩門大砲下令叫開到前面遠遠的丘陵跟前，而且由

那裏照敵人的步兵和坦克車轟擊。

他把自己的裝甲車，派去給部隊的指揮官送簡短的報告去了。

上尉到壘頭上，很方便的佈置在稠密的刺叢中。他清清楚楚的看見裝甲車和掛鉤上拉的大砲，在凹地上的稠密的深草上行動着。看見指揮官們是如何的善於選擇砲火陣地。後面，在那些丘嶺上，步兵連佈置着防地。可是，就讓眯縫着眼睛，上尉也不能立刻發現我們的砲火據點呢。

敵人越來越近了。落日好像血紅的獸口似的，穿過塵霧，兇惡的窺視着。敵人的飛機，在天空裏嗡嗡的響着。上尉清清楚楚的看見弓着的機身，很長的向前彎着的機翼。機尾上的天綫，在空中發着光輝。

「聯絡機……要對我們開玩笑的。把高射砲弄來就好了。」上尉想着，環顧着看他的裝甲車到了沒有。

敵機飛到我們的陣地的左翼，急劇的垂直下降着，又急劇的向上高飛起來。在下面，在地上看見有猛烈的火光，濃煙騰起了。

「自己的目標暴露了，在轟炸我們的呢，是不是炸了砲兵呢？」上尉顧尼慈焦急的想着。「敵人的坦克車會拐到這兒來的，可是正是要即刻轟擊的時候，裝甲車和大砲却一聲不響了。」

裝甲車上的砲，彷彿不回答自己的指揮官似的，隆隆的響起來。短劍似的砲火，從砲膛裏飛出來。大砲已經也轟擊起來了。他們的砲彈，一直落到載着步兵的敵人的汽車跟前，爆炸了。上尉手中拿着望遠鏡揮着，說道：「射擊吧！射擊吧！射擊吧！射擊吧！」

他聽見敵人的坦克車隊，正走着就展開來，向裝甲車和大砲衝鋒了。一部份坦克車，離開縱隊，

向左邊走着。其餘的一直前進了，有時沉沒到凹地裏，有時又露了出來。坦克車已經也在開火了。敵人的砲彈，在丘嶺上爆炸起來，把砂土都揚起來了。

在下邊，在丘嶺下邊，指揮官的汽車停在那兒。少校亞列克塞夫，轉瞬間在上尉跟前出現了。上尉沉着而明確的報告道：

「我的決定是——破壞敵人的準備。坦克車縱隊已經被破壞了。它們失掉指揮了。我領導作戰的！」

「對的，顧尼慈！」指揮官只用眼睛微笑起來，他的嚴肅的、慈祥的、微帶點痘痕的面孔，在發着光輝：「我去叫派坦克車，大砲，我們作戰吧，應當用一切的犧牲來保持陣地。」

「爲什麼犧牲呢，我們叫他們嘗一嘗滋味呢，只要從空中把我們掩護一下就好了，不然，他們的飛機會要無賴呢。」

上尉默然的向左翼方面指了一下。敵機在那兒兜着圈子。

「我怕的是偵察砲兵的吧。」

「像是的！」指揮官躊躇的說：「唔，我到那裏去啊！」

「勝利是我們的！」他們相互的緊緊的握了手，指揮官亞列克塞夫跑下去，他的汽車也消失在丘嶺後邊了。上尉顧尼慈，從自己的灌木叢中瞭望着。離遠了敵人的坦克車縱隊，遠遠的走去了，沿着空地向河邊走去了。不知什麼淡白色的坦克車，在夕陽的斜光裏，在林中的空地裏出現了一下，又不見了。

裝甲車，指揮官亞沃爾斯基的砲兵連和下級指揮官查里霍夫的少共的戰鬥單位，都用颶風似的砲

火，照另一些坦克車轟擊起來了。

『英雄好漢！』上尉愉快的歡呼着，揮着望遠鏡，又把它放在眼上了。敵人的坦克車的鐵甲破裂了，翻開了。火焰從中間噴出來，整個的坦克車燒起來了。

『我們就要這樣的？』上尉心滿意足的用平穩的低音說着。

在查里霍夫的大砲的上空裏，敵機垂直的低飛着，炸彈的黑色爆炸，旋轉着騰起了。上尉的心裏，冒滿了一股劇烈的冷氣……查里霍夫是一個細長的，體格不很周正的人，是愉快的溫厚人；他在收拾着被鐵絲絆着的鹿，哈哈大笑着，用新鮮的嫩枝喂着好看的鹿，鹿用柔軟的嘴唇舔着吃起來，用濕潤的大眼睛，相信的看着。在不久以前的一次戰鬥裏，指揮官查里霍夫把自己的大砲開到暴露陣地裏，轟擊敵人，使我們有拾運傷兵的可能……

炸彈爆炸的煙散開了。上尉狂喜的呵哈着：查里霍夫的大砲在對敵人的坦克車轟擊着，轟擊着。『更厲害的照那些鬼東西打！打！轟擊！』上尉聽不見自己聲音的喊着。在凹地裏和丘嶺上，燃燒着的敵人的坦克車，不只一輛了。凶烈的煙柱，向天空裏高聳着。作戰的砲火的轟擊，使晚間的空氣都抖顫起來了。

『你幹嗎呢？敵人在跟前呢！』看護兵左寧憤怒的懇切的對上尉喊着。他就地把他上尉拉轉身來，用手指着：敵人的坦克車，軋軋的響着，響着，順着山谷的右邊，一直向砂丘上走來。它們已經有一百五十來米遠了。敵人的子彈向嶺頭打着，把砂都揚起來了。左寧的救護汽車的輪子和車身，都被打穿了。

x

x

x

在防區裏，上尉到一座很高的丘嶺上。由這裏，他的全部防區都看見了。三輛敵人的坦克車已經走近壘壕了。大砲佈置在凹的斜坡上。它對着敵人的步兵轟擊着。上尉指揮着：

「把大砲開到暴露陣地裏！照坦克車打！快些！」

砲兵戰團單位，把大砲開出來，轉瞬間，砲聲響起來了。敵人的坦克車已經到了我們的壘壕跟前了。壘壕是無聲無息的。大砲的聲音轟響着，上尉的心在跳着。

「親愛的同志們，支持着，爲祖國而戰吧！」

坦克車襲擊起壘壕口了。它們的節狀輪帶，壓平了堤上的土堆。大砲和機關槍從砲塔噴出了火與煙。坦克車向前去了。轉瞬間，草地上出現了細細的人影。手榴彈爆炸的焰和煙，從節狀輪帶下起來了，敵人的坦克就沉重的陷下去了，好像一個巨大的木樑，釘在地下似的。

「好！愉快把上尉的咽喉扼住了。他，那些砲兵們喊着。他們發了兩砲，都由坦克車跟前飛過去了。趕快射擊！你們在那，扯什麼爛污呢？」

砲彈一直落到砲塔上，坦克車被打壞了。砲擊的聲音在響着。步槍和機關槍在響着，上尉向壘壕跟前，向第二排的戰壕跟前跑着。紅軍士兵們的微笑，光輝的迎着他們。

「呵哈，當敵人走到跟前的時候，真是可怕，後來也就不怕了！」

「我們的英雄羅馬肯炸壞了一輛坦克車呢！他擲彈擲得真好！」戰鬥員們都爭着說。

「代表戰務向羅馬肯同志致謝！」上尉明確的說道。

羅馬肯的青年，細細的，齊整的身軀，筆直的挺起來。他低聲的，可是非常清楚的說：

「爲蘇維埃聯邦而服務！」

上尉覺得彷彿眼中發裂似的，問道：

「唔，你怎麼炸的呢？」

我在草地上爬着，距有八步來遠，就把手榴彈摔去了。」

「好。主要的，你別跑，就地等着。你怕它幹嗎呢？它是瞎子，看不見的！」上尉親熱的抱着羅馬肯，想着他有這樣大的兒子呢。他，上尉三十八歲了。只在前幾天他才得了頭一個孩子，健壯的兒子，十二磅。上尉還沒有見他呢。他那時已經到戰場上來了。妻子寫信說給他叫華列梨。這是紀念華列梨。齊卡洛夫①的。

上尉的現在的溫潤的眼睛和微笑，照耀着他的面孔。

無處不去的看護兵左寧，爲着叫大家都聽見，大聲實備着上尉，說他這樣的冒險。

「戰爭不是大飯店，在戰爭裏會送命的呢！」上尉開玩笑的說。他在戰壕裏走着，問着每一個戰士怎樣的作戰，誇獎着他們英勇與果敢。他們——紅軍士兵們和官長們——都成了他更親近和更堅實的戰友了。

他關心着給官兵們弄飲食。夜上來的時候，要保持着戰國的警覺性和善於在黑夜中動作。射擊的砲火，割裂了藍色的黃昏。處處都燃燒着血紅的火。有時坦克車在燒着。它們被打壞的很多，有二十來輛呢。其餘都凌亂的由前綫走開了。

上尉顯仁慈鬆了一口氣。任務完成了。

① 齊卡洛夫，蘇聯英雄，一九三七年六月會由莫斯科經北極到美國作不停飛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五日，試驗新機時，機毀人亡。

一個女射擊手

I. 巴甫利青科

前九年——十二月間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學生大會和在倫敦舉行的國際青年大會中有三個蘇聯代表，其中有一個女代表即蘇聯英雄巴甫利青科，這位烏克蘭人民最優秀的女兒在保衛奧德塞和悉瓦斯托波爾時，曾擊斃德寇三百零九名。巴甫利青科是一位教師的女兒，基輔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一九四二年春還在寫她的哥薩克大將波格丹·哈米爾斯基的一生的畢業論文，但在戰爭爆發的那一天起，巴甫利青科爲了保衛祖國就英勇的參加紅軍與敵人作戰，並成爲著名的神槍手，一月以後人們都開始傳說着巴甫利青科的故事。她曾在美國『自由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自傳式的文字，下文即其節譯。——編者

我叫I. 巴甫利青科，在紅軍中的階級是陸軍中尉，我是一個專門的狙擊手。在我制服上面，我佩戴得有一個列寧勳章，和一個紀念我殺死了三百零九個納粹的神槍手獎章。此外，我還有一個『勳功卓異』獎章，所有這些獎章，都是我一九四一年八月參加紅軍以來所得到的。

我的年紀是在二十六歲。從身長、體重和容貌上講起來，我是一個標準的俄國女孩子。容許也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恰巧在我的鼻樑，我有一處冷子彈打傷的疤痕，此外，在我身上還有三四處不甚重要的給戰爭留下的痕跡。狙擊敵人並不是一件你們所謂的『安全』的任務，但是，我熱愛這樣的

任務。

許多國外的人們，一方面用贊賞的眼光來看待我，但同時也對我懷着幾分驚異和退縮之感。

他們問我：「殺人不會使你們感到野蠻嗎？你高興殺人？」

這是一個多餘的問題啊！我自然並不高興殺人，但我也並不感到什麼野蠻。任何一個婦女都是喜愛柔情的，我雖然就是一個婦女。可是，如果你的家遭到了焚燬，你的母親父親和年輕的兄弟姊妹們，被機關槍射死了的話，你又會感到怎樣呢？

如果納粹們就只是在戰場上一個對一個打仗的話，我們還會敬重他們把他們看成可敬的敵人。但是，在他們對老年人老嫗和小孩子們都施以襲擊的時候，他們就必須像毒蛇一樣地該處死了。在我舉槍射殺納粹們的當兒，正如一個獵人射倒一隻野獸一樣我是感到快活的。我的任務就是爲了蘇聯的安全而戰爭。讓納粹活下來，就等於縱容殺害我們人民的殺人犯。這不是很簡單的嗎？

迄今爲止，我的生活並不美好，除了四處創傷之外，我的聽覺已暫時地受到了大砲震動的影響，但是，我還是儘可能的在前綫上留滯了很久的時間。之後，回到後方來，又儘快地參加了工作。

我生長在烏克蘭基輔附近一個叫做伯那耶·徹爾科夫鎮的地方，我的母親是一個教員，父親是一個縣裏的公務員。

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我會在一個軍火製造廠裏工作。在那時我打下了百發百中的基礎。我學習畫圖樣，這個工作要求我兩手和兩眼都很精確。我最大部份的公餘時間都在附近靶場上去了。我常常射中靶場中的兩個彈靶，這使我得了不少的獎品。

一九三七年我進了基輔大學。我是學習歷史的。在我們大學裏有一些講習狙擊的鐘點，因此，我

也就選了這些課程。那是多麼值得誇耀呵，我比我的教師和同學們都射得好些。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戰爭爆發的時候，我正在奧德薩寫我的畢業論文。我還沒有寫完那篇論文，敵人向我們進攻的那一天，我正生了一點小病住在一個療養院裏，但立刻我就覺得我的病好了。我的希望和目的是：把我最好的能力用到保衛國家的戰爭中去。

我先參加過一個叫做殲滅隊的志願部隊，他們接近前線，任務是殲滅散兵，不久以後，這個志願部隊分別編入了正規紅軍，我編入那一師是第二十五夏伯陽師。

第一次碰到德軍密集砲火的時候，我的確嚇慌了。我叫我們的機關槍手趕快用回擊來掩護我，救我出來，但很快地我就鎮定和冷靜下來了。不久，我就射中了第一個真的靶子。從此以後，我就一天天更加熟練地學會了和那些頑強而狡猾的敵人作鬥爭的方法了。

有一次，敵人的偵察員和他們的狙擊手玩弄了許多愚弄我們，想讓我們暴露自己的把戲。最先的一次是他們在距離遠的地方支起一個兵士頭盔，如果我們沒有經驗，或者神經質一點的話，就會開火暴露我們的陣地。這兵士頭盔的把戲一連搞了三天，結果是證明了我們今天已有最清醒和最精細的戰場經驗。

又一次，我們雙方都有很好的地下隱蔽地位，我的敵人第一天放了一個搖動着的煤炭簍子在容易看見的地方，想引我上當，我知道這個傢伙也一定是一個老手，在簍子下面實際上並沒有德國兵的腦袋，因此我也就沒有開槍。

第二天，又搞了一個花頭，他居然放了一隻有眼病的貓出來，在他周圍草叢中掙扎穿去，看起來似乎真是一幅和平村景，可是，我並不冒失地去捉這隻貓。

這些把戲玩一次就是好多個鐘頭，由於兩天繼續不斷的和緊張的注意，我感到疲倦了。但我知道，暗藏着的敵人必然還要玩這種把戲來使我快活的。

第三天，我的決鬪的對手，放出了他最後的一張牌。這偵察員支起一個很像活人的傀儡人，手執步槍，正作預備放射的樣子。我不能想像，他爲什麼會想得出來，以爲我會相信一個納粹步兵會這樣在我視線中全部暴露出來。的確，敵人苦心製成的傀儡舞台管理是佈置得太忠實了。

在他用望遠鏡窺測我的地位的時候，他就造成了致命的錯誤。透鏡上的太陽光把他暴露了出來，我即刻搬動了槍上的勾引機，那個納粹就這樣對蘇聯土地看了最後的一瞥。

我走到死屍跟前，把他們的日記取了出來，同時也沒有忘記那一架很好的望遠鏡。之後，我有很長時間被神經緊張困倒了。

傑爾奧德差和悉瓦斯托波爾的兩首史詩將永遠活在我的記憶中，沒有經歷過這種囹圄的人，簡直無法開始想像這一役的恐怖和英勇。敵人的數目比我們多十倍。每天有一千以上的飛機飛到我們頭上來，我們分不清是白天或者晚上，簡直像在棺材裏一樣，烟霧迷蓋了城市。頭上的天都看不見了。

但是偉大的黑海海港會換得了敵人的高昂的代價，單單我們一百五十個狙擊手就擊斃了一千另八十個德軍。

我的經驗使得我相信，全世界的人們都必需起來殺死納粹。這是阻止他們來謀害我們，殺死我們的唯一的道路。希特勒主義和自由在這個世界上是不能够並存的。

水下面的橋

西蒙諾夫

這是十月裏最後的幾個晴天，寂靜籠罩着前線，只有無窮的風，時時送來幾聲砲響。

這幾天，大家在樹林子裏解決着一個難題。在這個中路的前線上，從八月起戰事就穩定了下來，一條河割成了蘇德兩軍的界綫。河是中等河，不太寬，也不太狹，可是它的寬廣和深度却足夠障礙坦克的經過。要想衝破敵人的防線，又不得不越過這條河流。

當摩克伊納將軍接到了準備進攻的命令時，他就召見工程師索斯諾夫金，向他說：

「你要建築一座通過坦克的橋樑，但是……」將軍着重的指出——首先，這座橋要在進攻之前築好，而不是在進攻的時候才築；其次，要不給敵人知道，使敵人不知道我軍從那裏過河，也不能使他知道我們是在準備進攻。」

索斯諾夫金要求二十四小時的時間來解決這個看來無法解決的難題。索斯諾夫金是一個富有經驗的工程師；但是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困難的問題。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他會想了十多種不同的花樣，但是都不適用，因為這件事是太非常了。到後來，天快亮的時候，他無意思的用手揉捏着紙烟——這或許已是第一百枝紙烟了——忽然來了最後一個念頭，一個簡單的方法，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索斯諾夫金到將軍那裏去說明他已經想到了一個方法，就是築一座像普通橋一樣的橋，只不過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它不是一條的，而是中間間斷的，第二個特點是它不在水面上，而是在水的下

面的；這個橋是用木樁作的，每個木樁相隔有一公尺的距離；這個橋對於步兵是不大適用，但是可以通過坦克。這樣的橋只有自己的人曉得，德軍是不知道的。它是看不見的，它比水平線低下半公尺。

這個計劃是被採用了，馬上大家在樹林裏的兩處開始緊張的工作。木樁是準備了夠兩座橋用的；一座是架在林子裏坦克作演習用的；一座是真的，準備放在河裏的。

當大家在樹林子裏緊張的工作時，索斯諾夫金親自跑到河邊的最前線去，去研究何處架橋最合適，去研究周圍的情形。河的這邊（左岸）是低斜的，同俄國其他河流一樣，左岸是低斜的。在右岸，德軍居高臨下，白日裏，他們可以看見我們這面的一切動作。

在夜裏，德軍是按照慣例的不停的由高而下的放着槍彈。槍彈在我們戰壕上面叫着，打在地下發出『勿漏，勿漏』的聲音，或是打在水裏發出一些響聲。德軍清楚的看得見我們這邊，並且他們也就利用這點。白日裏架橋，這個念頭想也不要想；可是在夜裏架吧，也很困難。德軍那邊的河岸是那樣的高而且直，我們的舉動他們看得太清楚了。

究竟如何把木頭運去，如何架起而不使對方看見呢？索斯諾夫金挖盡了腦汗在想。可是終於他想到了一個辦法。是的，從德軍那面的河岸可以看見我們這邊；好吧，我們就不從這邊河岸運，從德軍那邊河岸運。

削壁似的高岸可以使德軍看見遠處，但是看不見面前的削壁下面與河流間的那條狹道。

在有的地方河是彎曲的，並且在我們這方面有一個低窪的池沼。從那裏，可以靜悄悄的把林子裏的木樁投到水裏去，然後順流而下的把它拖到要建橋的地方，從德軍方面的岸邊拖運，是的，這等於在德軍的帽子上遊行，可是這是唯一的方法。

坦克駕駛員在林子裏練習着在這種橋上的駕駛方法。用以練習的橋，同將來在河裏的橋是一型一樣，長度寬度和標誌都一樣無二。就是在練習的橋上，也計劃好了裝置得只能由東端走到西端，無法從西端走到東端。在我們這頭，裝置好了一個傾斜的東西，使得坦克可以自由的走上第一個木樁；至於最後一個木樁是靠近河岸，也可以自由無阻的爬上河岸。從最後一個樁上，坦克可以向下滑到西岸去，但它無法再從西岸爬上木樁走向東岸。這樣構造，是爲了防止德國坦克也效法從橋上渡過來進攻我們。至於我們的坦克駕駛員們，他們只想知道如何的渡過這條河流，回路有沒有，他們一點也不會爲這發愁的。

兩天以內，一切柱子都準備得妥妥貼貼的了。照平時的作法是應當用鐵條把柱子束得緊緊的，但是這次是不行的。在這樣河上的夜裏，是不能有一點聲音，連一下錘子也不能敲打。索斯諾夫金下令一律用螺旋釘之類的東西來作柱和柱子間的連接物。

十月初間的夜是黑暗的。滿天都是烏雲；天上沒有一點明亮的孔隙，沒有一顆星。

爲了不致弄錯，就要在工作時萬分小心，注意到每一件細微的事物。柱子上的記號，平常只要用鉛筆、粉筆或是炭筆劃上就得了，可是這次不行。要是擦根火柴或是點個燈來照一照所劃的記號，辨別一下那根柱子應放在那裏，在這敵人只離一百五十公尺的戰場上，絕對不能允許。只有在每個柱子上用刀刻成記號，在工作時用手來摸。

在第三天的夜裏，開始了架橋的工作。這是一個寒冷的夜，一個深秋的夜裏，水上結着一層薄薄的鷄皮凌，可是爲了工作，就得要跳下這樣深到胸口的冰凍的水裏，把柱子推送到對岸去。

冰冷的水刺裂着人的身體和皮膚；誰也想像很快的把柱子送到指定的地點之後，馬上回到樹林裏來

篝火。但是這樣工作是快不得的；一點不耐煩，一點響動，就會把整個計劃打成粉碎。柱子送去了，還要順着對岸，用身床或是餃子，在水裏運送石頭；作基石之用。這種運送也要萬分的小心，以免石頭會落到水裏發出響聲。

到了第二天早晨，兩個柱子已經架了起來。可是誰也看不見。第二天夜裏，又架好了兩個，第三天夜裏又架上了三個。整夜裏，德軍的槍彈在頭頂叫着。幾個工作者被打死了，還有幾個打傷了。其他的人還要把死傷了的同伴一聲不響的抬回來。

水是一夜比一夜冷了。最後浮在水上的不再是薄薄的鵝皮凌，已經結成整個的一層冰了。這種冰會把手腳割得出血，工作人員早晨回到樹林之後，燒酒都無法治好他們被凍的戰慄。

雖然如此，可是在第三天的早晨，七個大柱子已經妥貼的架在水裏了，緊緊聯系了起來，石基堅固的築了起來，沒有人看得見，絕對的看不見。以後夜裏特別冷了起來，整個河上結成了堅冰，索斯諾夫金在想：『萬幸開工開得早，要是再遲一兩天就糟糕了。』

現在只是等待着進攻的日子來臨了。可是誰也不知道確實的時日。河上的冰越結越厚，索斯諾夫金也越加担憂着水的落降。當然事前他會估計到結冰時水落的程度，但是誰能預料到自然界的無常的變化呢？假如水落得比尋常的要更低些，怎麼辦呢？工程師已經想到了補救這一點的辦法。若是水真的繼續下降，那只有把柱子的上端削尖一些。

終於，大家等待的那一天來了。在夜半，索斯諾夫金在他的哨兵保護之下，偷偷的到了河上，在冰上鑿了些洞洞，在橋的兩端插上了標記。現在成了真正的大路了，在進攻時坦克車可以毫無忌憚的一直向前衝了。

在天剛破曉時，無數大砲在怒吼，德軍驚奇的看到坦克一直衝到河邊，又一直衝到冰上。根據物理的規律，這種冰是絕對經不起坦克的壓力的。在這些可怕的戰車的前面，走着的是一個身材短小的穿着灰色軍用大衣的人：他就是造橋的工程師，索斯諾夫金。

海 戰

N·波林

驅逐艦已經停止開砲了。法西斯的飛機走了。它們越來越小，很快就完全看不見了。

『這一次空襲是第幾次了，軍事委員同志？』艦長向和他並排站在吊橋上的一個人問。

『這是很簡單的數學，——軍事委員親熱的回答。——昨天空襲了六次，今天已經第八次了，對嗎？』

艦長揮了一下手。

『我很明白他們的計劃，——他說。——這許多次的空襲——是想要使我們心理上受影響。他們還不想公然開砲，只是想使我們神經受打擊。』

敵人的轟炸機有好幾次想要從空中襲擊驅逐艦。但是艦上的高射砲隊，在每一次空襲的時候，都展開了兇狠的阻攔的火網，使法西斯黨徒們在將要接近作戰目的的時候，趕快逃了回去。

只有一架轟炸機曾經達到衝到塔邊的目的，它要想轟炸船尾；但是驅逐艦很快地轉了一下，法西斯的飛機立刻便遭受了各方面的火攻。高流諾夫上尉殘酷地指揮着高射砲隊。

在離軍艦不遠處，飛機似乎受傷了。它搖晃着，盤旋着向下飛來。它的駕駛人員現在已經不能再轟炸了。當轟炸機飛過艦頂時，差不多和桅樁相平了，亂七八糟地落下了許多炸彈（它們都落到海中了），又努力向高空飛去，消失在遠處。不知它是否還能回到飛機場去。

德國空軍的不斷襲擊，目的是想要使蘇聯的軍艦逃避，但是蘇聯海軍的精神非常堅強。

有一天，驅逐艦長探知有一隊敵人的運輸艦正在移動，

軍艦便開足馬力，向它們迎去。如果想要趕上敵人，必需開足機器的馬力才成。

「已經看見了！」最後等了很久的信號手的報告送到大家耳畔了。「開足馬力！」艦長命令一直向敵人衝去的驅逐艦，更加快了速度。現在已經無論如何也不能使它停止了。敵人的運輸艦越來越近了。

「右面有魚雷艇來了！」信號手報告。

沙塔洛夫上尉是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昨天曾經向驅逐艦的黨部上過呈文，請求把他作為候補黨員。現在到了他爲了要取得共產黨員的資格，必須光榮作戰和猛烈抵抗兇狠敵人的時候了。

「向魚雷艇開火……」上尉命令。

測量員首先測量好正確的距離，然後確定一下開火的目標。

「……開火！」

砲火向敵人迎去。連續不斷的射擊，但是法西斯的水雷仍舊繼續前進。它們是想要強迫蘇聯的戰艦改變方向。

誰能沉得住氣呢？誰的意志更強呢？

「逃走啦。」聽見信號手喊道。

敵人的魚雷艇忍受不了驅逐艦的猛烈砲火，向一旁退去，放出烟幕來掩護着，開始逃避了。有一隻魚雷艇沉到水底去了。驅逐艦嚴厲地執行着自己的任務，驕傲的舉着蘇維埃的戰鬪的旗幟繼續前

地。

選中一隻大運輸艦作爲掃射的目標。沙塔洛夫上尉命令道：

「密擊！」

一秒鐘，兩秒鐘，運輸艦冒起了火和烟的樣子，向天空升去。

運輸艦冒着烟，向下沉去，砲火又向第二隻運輸艦移去。忽然聽見一聲震耳的爆炸。這時蘇聯的軍艦已經發覺，有一隻敵人的驅逐艦護送着運輸艦。現在要等候它來衝鋒了。

海面被濃烟和火光遮住了。敵人的驅逐艦躲避在烟霧頂濃厚的地方。這是怎麼的：玩弄狡獪呢，還是胆怯呢？

蘇聯的軍艦停止了一下砲火，大轉了一下身，又開火了。震耳的爆炸一聲跟一聲響着。

使命完成了。軍艦開始回來了。沒有人在後面追。敵人的驅逐艦好像沉到水裏去了。

頑強和沉着，聰明和鎮定戰勝了一切，波羅的海的戰士視死如歸，他們頑強的接受任何試驗。

大海上的三晝夜

G. 科普傑也夫

猶爾、萊文生和庫斯奈錯夫這三位勇敢的飛行師，在空中和納粹的驅逐機激戰了一場之後，被迫在大海上降落了。當他們坐在一等橡皮船裏，設法想回到他們根據地去的時候，他們又和大自然鬪爭了三天三夜。現在下面所敘述的，就是這三位飛行師的英勇經過情形：

作戰的指令已經完成了。在敵人的目的地上所餘留下來的，就是一片變成焦土的廢墟，這時候，這架轟炸機就測好高度，準備飛回他們的根據地去。

忽然間無線電員兼機關槍手庫斯奈錯夫報告道：「有兩架納粹的驅逐機，在右邊出現了！」轟炸機的指揮官猶爾，就決定迎戰。看起來，力量顯然是不平等的——一架轟炸機對付兩架驅逐機。但是我們勇敢的神鷹去和在數量上佔優勢的敵人作戰，並非是第一次了。

敵人的兩架驅逐機正鳶鳥似地向我們的飛機撲過來。想從背後趕上它。上尉猶爾猜中了敵人的心意，就巧妙地操縱着飛機。無線電員兼機關槍手庫斯奈錯夫，則用手壓着機關槍的槍機，一排表示歡迎的槍彈，就向這兩隻兀鷹噴射過去了。這樣過了不到一秒鐘，一架「英塞希密特式」的飛機被火焰吞沒，掉進了大海和一直沉到海底。

庫斯奈錯夫這樣喃喃自語道：「你這個眼中釘，在海底下是儘够你自由自在了。」另一架敵機，最先因為我們機關槍的掃射會被趕到一邊去，現在它又起回轉過來重新開始進攻，

並向我們這架轟炸機集中了暴風雨式的火力。一個爆炸彈損壞了我們飛機的右翼，但這並沒有使得我們英勇的飛行師驚慌失措。他們用機關槍擊退了敵人幾次拚命的進攻，還是向前繼續飛行，雖然飛機這時候已不能像先前一樣的操縱自如了。

空戰這樣繼續了二十分鐘之久，轟炸機全被槍彈所穿透了，無線電已失掉作用，右翼的四分之一已經折斷，左邊的一個馬達也已經不動了。

常納粹的驅逐機還繼續攻擊時，我們的轟炸機是每分鐘都在失掉高度而下降着，這時候，庫斯奈錯夫就從轟炸機上裝置安定機的地方，向敵機開火，射穿了敵機的後部。這一着就決定了空戰的全局。這架「英塞希密特式」的飛機馬上傾斜過去。海水的波浪就把這批希特勒的匪徒永遠淹沒下去了。

這三位勇敢的飛行師，還是乘在他們受了重傷的飛機裏面繼續向前飛。

測量員萊文生報告道：「高度兩百二十呎。」

在他們下面展開着的，是大海。他們離開祖國的海岸，還有一百哩的路程，而這架被損壞了的飛機，差不多是無法駕駛了。

飛機在不斷地下降，六十呎……三十呎……十五呎……這架飛機是不能再向前飛了。這時候他們在關閉上發動機，飛機就「滾刺」一聲沉重地墜入水中，再過了九十秒鐘，就完全消失不見了。但是在這短短的幾十秒鐘中間，他們已爬出機廂，跳進水中，和抱着一隻急救用的橡皮船。

這三位飛行師，既沒有食物，也沒有清水；被孤單地遺留在大海上。他們的沉重的皮飛行衣已浸透了水，把他們向海底拖。長時間的空戰已使得他們筋疲力竭了。

上尉猶爾這時候向自己說道：「我們已經擊落了兩架「英漢希密特式」飛機。我們一定也能够衝出這座難關的！」也就發了一個命令：「把船展放開來！」

過了幾分鐘，測量員報告又發生了一件新的不幸的事情：當把船展開來的時候，打氣筒已沉到海底下去，並且幾個槳也飄浮走了。

「用嘴把它吹脹起來吧！」

這三位飛行師就輪流地吹氣，吹了好一陣時間，爲了使得他們能飄浮在水上面，他們又脫去了飛行的衣服和鞋子。

最後，船膨脹出來了，他們就都爬到裏面去。

星星出現了。測量員很快就測定出他們的方向。因爲沒有槳，他們就用自己的手來「划」。船慢慢地向前移動了。

夜裏面天氣非常冷，他們身上雖然僅穿了一層單薄的襯衣，但他們還是全身都浸透在汗水裏面。他們戰勝了疲勞。把膀子伸在水裏面，向前划着，划着。

時間過得真慢。他們知道：只有耐心、冷靜和意志的力量，才能幫助他們達到祖國的海岸。

天色黎明了。他們被飢渴所折磨着。他們差不多是沒有力氣了，但是他們不能就這樣罷休。在他們前面，還有多少時間和多少日子呢？他們只得節省着力量，繼續向前划過去。

午後的時分，刮起了一陣新鮮的和風，船開始被向前推進了。

測量員嘆息道：「假如我們有一個帆，這該多麼好？」

「我們用我們的衣服來做一個吧！」猶爾這樣提議道。

他們迅速地把一件藍色的飛行衫撕成碎片，打起結來，做成一個帆，兩個人就站在船的兩端，用手緊拉着這個臨時做成的帆。風吹着它，船也就向前突進着。

他們這樣繼續了好幾個鐘頭，在日落之前，和風消逝了，他們就只有用他們的手來划。

是第二夜了，這三個勇敢的人，繼續鼓着勇氣在和大自然鬭爭，他們的手因為被海水浸得太久都起了泡，感覺得非常痛苦。飢渴簡直使他們折磨得難受，有時候他們會這樣想起：他們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這僅是『瞬間』的事情。這三位飛行師把這類的思想，從他們的頭腦中驅逐出去。

第三天又過去了。又起了一陣和風。海水時常衝過船舷，就好像要把這隻易破的小船傾覆掉似的。他們開始用手把水屏出去。但這並沒有多大用處，因為他們還要節省一些力量。

最後，在遙遠的遠方，看見祖國的海岸綫了。

他們想加緊划，但並沒有什麼效果。他們已不能把腫脹的手提出水面，只有無助地垂在海水裏面。

第三天快要過去的時候，海岸綫還只是些微可見。他們雖然因為沒有睡眠和再加上飢渴，已經是筋疲力盡了，但他們還是支持着。

這樣又過了一個慢慢的長夜。現在，海岸只有兩百五十到三百呎遠了，但他們沒有力量能越過這個距離。他們一連好幾小時想超越這個短距離，可是岸邊的浪頭又把他們打回去。

最後，他們被岸上的人注意到了。當他們正準備來營救他們的時候，一架飛機引擎的聲音在空中響起來。這是我們的一架驅逐機。飛行師看見在海面上有隻橡皮船，和裏面所騎着的三個人。他們就把飛機在水面上降落下來，滑近這隻孤獨的小船，再過了幾分鐘，這三個勇敢的飛行師就被救上飛機

了。

繼而就是朋友們熱烈的握手和擁抱，興奮以及一次安適的休息。

現在，這幾位飛行師的身體已經復原，他們又準備重新去執行保衛祖國的命令。飛出去與敵人作戰和在納粹的頭頂上傾下無數噸的炸彈與砲火。

當他還是戰鬥員的時候

M·羅任弗里德

本文節自作者克拉夫成果將軍一書。克氏現任蘇聯空軍師團長，在愛國戰爭中，由於他的勇敢和戰績，曾兩次獲得紅旗獎章，和兩次榮譽蘇聯英雄頭銜。從一個戰鬥員一直擢升為將軍。本文即寫他還是戰鬥員時的一段英雄故事。當時他就被稱為『出眾的戰士』『教師』。

在一次保衛自己機場的戰鬥中，克氏一架飛機追趕八架敵機，直鑽到敵人旗艦（指揮機）尾部，用機關槍打燬了它，然後平安飛返。成爲一個無敵的驅逐機師。——編者

直到現在，他僅僅是一個空中戰鬥員。指揮員和同志們都稱呼他是一個出眾的戰士；後來把他喚做稍爲粗魯的，但很真誠的名字『救命恩人』，但是他不久又聽到尊敬的字：『教師』。

雖然他每天須要在危險的戰鬥中承受着尖銳的經歷，每分鐘在眼前看見死亡，但是他仍舊是冷靜的、安靜的人，律已很嚴，對於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也都嚴格。

夜裏他酣睡，早晨跑到池子裏去洗澡，或是洗蓮蓬頭，像運動員準備去比賽似的，準確的執行一切規則。他一早起來就精神煥發，並且成天精神興奮，甚至於在最危急的時候，他的眼睛都是微笑的。他同樣的承當熱與冷。在不可思議的高空中，假使要不用武器飛行，他也一些不會失去自制力。

在空閒的時候，克拉夫戈果在意識上回憶過去的戰鬥，直到最末的一小節，以之學習戰鬥經驗。

爲了他的勇敢，他的不久便獲得紅旗獎章。

這樣過了幾個月。有一次在戰鬥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甚至於使看慣一切險象，十分熟悉克拉夫成果，見過各種花樣的驅逐機師朋友們都啞言若失了。這驚人插曲的目睹者，在第一秒鐘裏，以爲克拉夫成果成發瘋了。

在一個很炎熱的日子，「燕子」們在七十度高空中盤旋，保護自己的飛機場。隔夜指揮部接到消息，敵方轟炸機想對這飛機場作突然的襲擊。

太陽迷住了眼睛。

飛行士們都抖擻精神，注視稀疏的雲層，等候從幕後跳出轟炸機來。真發生這樣的事情了：克拉夫成果發現，從美麗的緋色雲彩裏，伸出幾乎看不見的五個黑點。

「飛來了嗎？轟炸機？」

克拉夫成果用全部速率率領一隊飛機，飛到轟炸機後面去作進攻。

巨大的轟炸機，在陽光中閃爍着，迎面飛來，它們已經發現「燕子」；當即開火射擊。

克拉夫成果沒有回答。等到逼近到四百米的時候，他才掀押彈條，所有隨在他後面的驅逐機也就立刻開火。

不知所措的幾架轟炸機，沉默了。極右面的一架飛機，螺旋形的轉着，爆炸着，向地下跌去。其餘的轟炸機向飛機場衝去。但是驅逐機追到他們，迫使他們退却。

對於大家意外的，是克拉夫成果一轉身向上飛昇。

八架敵方轟炸機，八隻飛機，整整的一隊，飛走了，飛遠了。旗艦在前面飛着，兩隻飛機保護着它。

兩隻飛機在左面，三隻在右面飛行。

突然克拉夫成果出現在旗艦的頂上。他向下疾降，然後又向上昇，「排」在旗艦的尾部……列在敵機的隊伍中飛行。

追逐着轟炸機的蘇聯驅逐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這簡直是神奇的、空想的圖畫！八隻敵機飛着，克拉夫成果的「燕子」則在它們中間飛着……

一架小「燕子」竟會在一羣巨大的敵人轟炸機中飛行，簡直看着都奇怪和驚人。驅逐機剎那間中止射擊。克拉夫成果的「燕子」繼續在旗艦的尾部飛行。伴送旗艦的七隻轟炸機的飛行人員一無辦法可想，他們甚至於不企圖射擊，——因為否則就一定要打在旗艦的身上了。

空中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克拉夫成果飛着，幾聲螺旋推進機要戮在敵人的尾巴上了。他不慌不忙的，把瞄準器算準確了，終於把所有的機關槍都開火掃射。

子彈頓時打穿旗艦的翼和身體。巨大的轟炸機搖擺起來了，然後平衡了，——大概是第二個沒有被打死的飛機師搶來駕駛了。

火焰在金屬體上游動。汽油罐在火中爆炸，一團一團的黑煙爆發出來，在火舌中繚繞着。被火包着的轟炸機破裂了，飛到地面上去了。

克拉夫成果在煙中逃開敵人，逃得無影無踪，突然，好像在空中生出來似的，他又出現在遠遠的旁邊。

格里哥里·克拉夫成果的許多時間是消磨在空戰裏。無敵驅逐機師的光榮，伴着他一同在戰鬥中，只要一出現克拉夫成果「燕子」的影子，便使敵人胆顫心驚。

依里亞·庫仁

葉列娜·科諾寧科

這是蘇聯英雄依里亞·庫仁的傳略，也是愛國戰爭中蘇聯整個青年一代的傳略。依里亞因為幼年時跌傷了腿，以致在戰爭爆發後被解除了兵役，這造成他很大的悲哀。但他對法西斯給予祖國的糟蹋，決不能坐視不理。不管腿病，不管醫藥，他兩次請求青年團派他到游擊隊去，實現了他的願望。每次都執行各種最艱難困苦的任务，創造了無數輝煌的戰績，終於成爲全蘇聞名的蘇聯英雄。——編者

小孩依里亞·庫仁喜歡捕鳥。有一次遭了不幸，從房頂上墜下來，跌壞了一隻腿。這事在他心裏留下了個傷痕，因爲依里亞，也如世上的一切小孩一樣，幻想樹立奇功偉績，夜裏常夢見打仗、旅行、遭遇颶風等等，而他自己不是當司令，便是當航行家。

一個天朗氣清的正午。小孩們都玩耍去了，有的踢球，有的爬樹，也有互爲毆打的。依里亞却腿裏纏帶輪在一旁，氣得眼紅紅地（他認爲流淚便是懦弱）在那裏悲歎自己的一切理想均成虛幻。

後來，童年時心靈的創傷逐漸痊愈了。小孩已忘記了自己腿殘廢的事情了。他成了童子團的團員。他很熱心於團務，因而在他面前就開闢了新的前途。他是個大胆、直率、敢作敢爲的人。小孩們選舉了他當童子團的隊長。他那種矮小的身材，扁平的鼻子，圓圓的臉孔，如此不驚人的面目，還加上殘廢的腿，却並沒妨害他的當選。在科爾契涅地方，這隊童子團要算是最有戰鬥精神的了，每天想

出各種有趣的童子團的玩意兒。

依里亞很滿意的了，只有時還暗地裏抱怨造化，爲甚把他生得這般矮小，配一個這樣引人發笑的翹鼻子。他還是照舊渴望樹立奇功偉績，像一切兒童一樣，以爲有着寬闊肩膀，宏量聲音和漂亮臉龐的魁梧人物，是最容易成爲英雄的。

第八年級時，他被接受入青年團了。於是在他面前又開展着廣大的前途。現在他已經很好的了解，並牢記在心中，人生主要的事業是效勞於自己祖國，效勞於全人類。而那時你就不會是虛度一生，不管你面貌怎麼，身材如何，甚至不管你幼年時，是否從房頂上跌下來過，都是不關緊要的。並且不管你從事什麼職業，當鏗工還是當教員，當醫生助手還是當排字工人，當農業技師還是當船長……也都是一樣的。

可是依里亞却既沒當排字工人，也沒有作農業技師，他却進了莫斯科內河技術學校（這是很接近於他內心的幻想的），畢業後，他就在航行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的「瑪利亞。維諾格拉多娃」船上當舵手。在舵手和副船長中，他是最年輕的一個。他才滿二十歲，但看起來像過來，還長得更爲年輕些。「瑪利亞。維諾格拉多娃」輪船似乎是一個小夥子在駕駛。他很幸福，因爲他工作得很好，且終於感覺到了青年團教給他的話，——他並不是在蘇維埃土地上虛度一生。

戰爭爆發了，又刺戟了他心靈中的創傷。他又重新記憶起自己的醒來了。終日沉陷於羞慚、悲哀、失望之中。兩個弟，都上前線了，他却解除了軍役。卑劣的德國法西斯匪徒已闖入祖國領土，而他却不能投身前線戰士底隊伍。他整個靈魂都激動起來了。但這次却不是什麼追求奇功偉績和光榮底盲目少年渴望。他連想也沒想到這點。不，這已是另一種念頭了。要知道當法西斯瘋狗，豺狼成羣

團來撕裂祖國身軀時，他是不能坐視不理的呀。他想到一切男子所在的地方去。他是應當，那裏去的。

依里亞很發愁。因為自己這條腿，幾乎憎恨自己，並憎恨那些認為他不適於服軍役的醫生。他認為他自己很健康且是精於射擊的。

可是，喜從天降了。是的，青年團員依里亞認為這是他的願望。青年團派最好團員前去幫助游擊隊。依里亞就趁此機會懇求說：

『請派我去吧。要知道，這並不是紅軍……我的腿在這裏是不相干的。派我去吧！』

……這是離斯摩稜斯克二百公里的一個處所。這裏，依里亞炸毀了德國人運送軍火的鐵路，並且還消滅了整整的一列法西斯帶列車。依里亞自告奮勇請求去執行危險的戰團任務。游擊隊員們探知了：列車只在夜裏兩點鐘時才來，但德國巡查兵却不斷的放射火箭來照耀鐵路。通常在火車前面，是走着一輛配備機關槍的搖車，向兩旁掃射肅清道路。而火車則在後面熄滅燈火跟着爬行。

隊長召集了全體游擊隊員。

『同志們！事情是很困難的。得我個人躺在那裏擊波，讓搖車過去，然後……』

依利亞興奮得曬着嗓子請求說，『請讓我回去吧。』

他們一共去了兩個人：依里亞和另一個游擊隊員。他們在靠近火車轉灣的地方各人掘了個小塹壕。在那裏躺下了。在另一個地方則埋下了地雷。

遠遠的傳來了一陣搖車的擊響。周圍忽地光亮得像白晝一般。機關槍噹噹的叫吼了起來。搖車隨着過去了。依里亞立即就在黑暗中聽到了車頭底沉重的喘息聲。

火車頭走到埋地雷處跟前。依里亞及其同志就迅雷般的把引線接好躲開了，火車頭大吼一聲，直跳起來，隨即就像這個受傷野獸似地倒臥地上了。車箱互相衝撞着。轟隆聲震撼了全空，土地也爲之戰動起來。一陣劇烈的爆炸聲。火車箱中德軍的砲彈炸裂了。

依里亞縮着失去了知覺。木板，碎片，一堆堆的灰燼向他撲了來。只當一切都已完結，他才用燒壞了的手，化很久工夫扔去這些碎片以後，才爬了出來。同時他的同志也爬出來了。依里亞向他說了幾句話。他沒有回答。而後他的同志也向他說了幾句。依里亞也沒有回答。他們兩個耳鼓都震聾了。只是直到半月以後才恢復了原狀。

在所有兩月游擊戰鬪生活中，這位青年底情緒，都幾乎常是興奮快樂的。他常被派去執行各種最艱難困苦的任务。

在十月裏却出了件不幸的事。德國人發現了前去執行某種任务的游擊部隊。德國人用迫擊砲把他們趕到無法通行的泥沼中去了。怎麼辦呢？游擊隊員們在深及喉際的水裏和水苔中坐了兩個晝夜。總得設法逃出這裏才行。依里亞的病腿已發腫。他再不能行走了，一念及要把自己的狀況告訴同志，他就感覺高般的難過。同志們也看出這點。他們就用手把依里亞抬着走。游擊隊員從泥沼裏掙扎出來後，就經過戰線把這位青年送走了，並緊緊地與他握手告了別。

依里亞住了七天病院，但這七天工夫却好似度過了幾年似的。他片刻不安的擡起被來瞧自己發了腫的脚。第八天醫生允許他出院了，還給了個字條，上面寫着說，依里亞再不能執行任何戰鬪任务了。

他收着這張字條，好似荷包裏有塊剛從熾燃的爐子裏掏出來的煤炭一般炙着他的身體，就把他揉

亂拋棄了。

他回到了莫斯科。腿不痛了，法西斯匪徒正從各方面往莫斯科圍進。往莫斯科去：領會了作戰快樂的他此刻待在後方，是特別的感覺難堪的……

青年團又派遣敢死隊去幫助游擊隊了。於是依里亞又懇求說：

「同志們，派我去吧。我也是有點經驗的呵。我應當到那裏去。」

於是他就到瓦洛科拉木斯克森林去了。

……這是當地游擊隊戰鬥活動的頭幾日。初次的埋伏。初次的來獵取法西斯野獸。此時人們不由的還感到怯懦，焦急，不堅決。人們還不知道怎麼來開始作他們隱藏在林子中應作的事情。誰去打頭陣？

依里亞毅然地說，「請給我幾個人，我去作。」

依里亞帶着六個人出發了。

德國強盜把洛托勝諾——維索科夫斯科也公路誇張地稱爲柏林——莫斯科公路。主要的交通都集中這條路上。於是依里亞就來到了這裏。游擊隊接得情報，說法西斯蒂的汽油車，將在黎明時分由此通過。德國人缺乏汽油，他們急等這些油車到來。

依里亞及其六個戰鬥同伴，在離大道十五公尺的地方綽下了。十七輛卡車已經駛過了，但汽油車却沒有一些踪跡。

「也許他們今天不來吧？」有個人牙齒冷得發顫的問道。手足都凍得麻木了，因爲他們已在雪地裏綽了五個鐘頭。依里亞也凍壞了，他的腳凍得痛不可禁。但他却堅決地聲音說：

「無論怎樣我們都是不能開此地的。」

直到深夜，前哨才給了信號，說德國汽油車隊到來了。

載重八噸的汽油車一個緊接一個的駛來了。第一和第二輛油車碰着地雷被炸了。第三輛撞在第二輛上也着火了。三輛汽油車全燃起來了。巨大的火柱沖入了天際。這個不知疲倦的依里亞，很快又把自己的隊伍帶到旁的地方去，在道上敷設起地雷來。敵人營裏着慌了。向察事地點立即駛來了一輛滿載步兵的卡車。砰然一聲！卡車又撞着地雷炸碎了。

德國人用機關槍和自動槍向樹林瘋狂的掃射了一整晝夜，還在這段路上，設了好幾天埋伏想來捕獲游擊隊。而依里亞却到旁的地方作戰去了。他向隊長請准了讓他到德國人搶劫集體農民時經常來往的那條孔道上去活動。強盜們常是沿着這條道路，坐着滿載皮襖、帽子、毡靴、裸麥、小豬的卡車而歸的。

依里亞帶着手榴彈來到了這裏。他說：

「唔，讓我來懲治你們這些盜賊吧！」不一刻，就有一輛卡車在他的眼前出現。依里亞立即跑將前去，敏捷的向它扔了個手榴彈。卡車轟的一聲停住了。接着又駛來了一輛滿載偷來集體農民東西的卡車。汽車夫擡出頭來看出了什麼亂子。依里亞就開盒子槍向他射擊。同時，依里亞的同志費里蒙諾夫，就向汽車扔了幾個燃燒瓶。

最後來的是輛載有步兵的卡車。汽車夫已經忙駛過去了，但依里亞却竭其全力向他的乘客擲了個手榴彈。手榴彈爆炸了。這輛汽車就載着那些被炸死了的法西斯蒂奔馳而去。

依里亞使德國惡魔在莫斯科城郊吃過他不少的苦頭。單是把他的戰績全部記載下來，就會佔去整

個報紙的篇幅。游擊隊談論到依里亞時便說：這個人真『勇敢』，真是『神出鬼沒』，真可稱爲『瓦洛科拉木斯克樹林中的霹靂』，『在他的腳下土地也會燃燒起來』。依里亞足跡所到的地方，的確土地都燃燒着，倉庫向空際飛舞，汽油桶着火，汽車翻筋斗似的滾下斜坡。依里亞作了一百五十次爆炸，殲滅了很多的德國人。他拿盒子槍打死了九個法西斯狗。他好幾次臨到了九死一生的境地，但却幸免於難，活到如今。

德國人經常追蹤着依里亞，但又捕不着他。他是不可捉摸的。

法西斯惡魔從莫斯科近郊趕走後，我們才聽說那些奮不顧身地幫助紅軍的游擊隊員的名字。頭一個就是依里亞·庫仁。紅軍，游擊隊，婦女，小孩……都在談論他。

政治委員讚美的說道，——這樣的人，才可算作真正的英雄，他擁有多麼大的毅力呵！真可以拿他的故事來游襲影片，人們觀看這樣的影片就是連看十次也不會生厭的！他有着鷹鷲般的精神！而其外表又是這樣一個貌不出衆的青年……並且因腿病，被解除了軍役。但腿痛的事，我們只是近來才知道。

政治委員還講了些依里亞遞請求書要求入黨的事情。會議是在樹林中一個土窖內舉行的。依里亞惶急的講說他的簡短履歷時，也是像這篇文章的開頭那樣說起的，就是說：在童年時候喜歡捕鳥，有一次他從房頂上墜下來跌壞了腿，後來遂不讓他當紅軍……

敵後黨的一個會議

P·巴甫林科

本文摘自復仇的火焰一書。該書寫戰爭第一年冬伊爾孟湖地區游擊隊發展壯大的故事。

本文乃寫該區黨領導當地人民，展開對敵鬭爭的領導藝術。可以看成聯共產黨領導敵後鬭爭的具體體現。他們的策略是：五十個小動作，比一個大動作更爲重要。要使得空氣也叫德國人受不住。捲入了這鬭爭的，不但有執槍的游擊戰士，也還有德國人奴役下的赤手空拳的平民。這裏有給德國人燒開水的老太婆，洗衣服的青年女子，打雜的小孩子，遞送郵件的伏子。今天我們敵後的民兵活動，也正是這樣。——編者

同在這一天，執行破壞工作的秘密工作人員的代表們，在×鎮集會，在尼古塔·華西萊維之。柯羅麗葉夫的家裏。他是市黨部的黨務委員，兼區教育局局長。市黨部書記曼特尼可夫擔任了會議的主席。柯羅麗葉夫總結了過去兩個月內游擊隊的活動道：

『同志們，在最近的四十天內，城市游擊隊的活動經過了不少的變化。數量上是減少了——由於敵人的恐怖殘殺，由於胆怯，飢餓，間諜——但是質量上有了進步而且一天天堅強起來了。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新的經驗。

『只要回想一下我們在九月中成就了什麼。我們炸掉了一個軍火堆棧，毀壞了電話線和電報線大約十五次，燒了敵人的司令部，一個一個殺死的德國人共十人。就是這一些！我們所受的損失有多少

呢？一百個公民被槍斃，我們的隊員也整整損失了二十五個。

「德國人是一天一天機警而仔細了，一天天加緊着他們的恐怖的統治。城市居民的活動是一天天低落了，我們面對着完全和城市離開和人民隔絕的危機，

「我們九月的策略錯誤在那些地方呢？」

「我們的活動離開了羣衆——這是我們的第一個錯誤；

「我們只熱心於大的有聲有勢的事件而輕視了小的不惹注意的活動——這是我們的第二個錯誤；

第三，我們作戰還是按照老式的死板板的方法，我們一大羣作戰，却忘記了在城市內作戰大都是單人獨馬的，忘記了城市內的戰場主要是個別的房屋，還不是十字街的廣場和市街。

「在這些經驗上面，我們很快地改正過來了。結果是怎樣呢，十月最初的兩個星期內我們得到了一些什麼呢？」

「燒了十七次的房子，敵人在不起火的原因，敵人決定要來居住的房屋內，燒了十四只火爐。敵人已經佔居了的房屋的窗子打爛了三百以上。敵人司令部的牛欄裏所有的母牛和小牛都得到了蹄病和口病。五次或六次砍掉了電線桿，一次的火車出事，公路土三次的翻車。而由於這一切措置所得的一般的結果，就是德國人的傲慢和自信大大降低了；他們不敢在晚上單獨出外，他們巴望不住在我們的城市裏了。

「在第三隊中，我們有一個很活躍的隊員。她被呼爲十九號，是在浴室工作的。她不到時間就關閉了通氣門，因此有一個德國人悶死了，另外五個抬進了醫院去，第十一隊的一個女隊員是被迫在德國駐軍的洗衣房工作的，她一次燒掉了敵人的二百套襯衣，而且幹的這樣巧妙，她沒有被捕。最近，

我們知道有一個老婆子兩星期中都將不會燒開的水供給敵人直到他們個個都鬧肚子……」
代表們都笑起來了。

「這聽來也許是好玩的，可是確有其事。不論你們的看法怎樣，這樣的事也是工作。」

「有一個我們的孩子，也是被德國人強迫着給他們的汽車加水。這小傢伙團團轉的加着水，幹得非常出色，人人驚異，敵人的汽車一輛跟着一輛都不能開動，沒有人知道毛病出在那裏。他這工作如何？」

「到晚上，他們德國人開始放出水箱裏的水了，而在他——這小傢伙的其他工作之間他就設法關閉了水箱的活閘。第二天早上德國人來時，十輛以至十五輛汽車的水箱都凍住了，又開不動了。」

「那末，成功的秘訣在那裏呢！成功的秘訣在把小小的平平常常的老百姓引導進鬪爭！」

「在一個市鎮裏和侵略者作戰是一件新的事情。這必須在鬪爭行動中學習。必須在鬪爭的過程中找出新的武器和新的方法。」

今天在這裏的我們都說，我們是游擊隊。在我的意見，這句話並不正確。你們把那一種類型的小仗叫做游擊戰呢？我們的是新的沒有前例的戰爭。在這戰爭中，大兵團的動作和人民的活動是錯綜配合的。我們是一個篩子，敵人從我們這篩子裏往來經過。當我們的軍隊還不得不退却的時候，我們的任務是搗亂德國人的後方，擾亂他們的神經，而一旦我們的武力要壓迫德國人的時候，這就不再是一個搗亂的問題了。那時我們就必須抓住他們，打爛他們，燒他們，絆住他們，截斷他們的退路不讓他們逃走。

「我們是德國人往來經過的一個篩。這個篩愈細密就愈好。」

「從這一點上，得出了我們的策略：五十個小動作比一個大動作更爲重要。我們幹的，不是一拳一腳的廝打，而是一種進入了日常生活的鬭爭，要使得空氣也叫德國人受不住，要使得他們不敢吃，不敢喝，白天害怕，晚上也害怕，太陽害怕，月亮也害怕。大聲的呼喊害怕，小聲低語也害怕。」

「過去的一星期中，我們用了寫標語的方法獲得了很不小的成就。你們一定看見過用木炭寫在牆壁上的德國文字，寫的是什麼呢？我們寫的是：

「我們知道一切搶犯和殺人犯的名字。不論他們藏躲在哪個地方，我們會捉到他們的！」

「接着是一串名字：「華格納上尉是殺人犯，斯塔克中尉是殺人犯和搶犯。」

「我們得到報告，這些標語叫德國人大爲恐慌，但是文字又是另一意義的武器。」

「我們必須對人民說更多的話。我們必須鼓勵他們，必須激發他們對於勝利的信心，必須揭露那些背叛祖國的敗類。」

「從明天起，所有的牆壁都要寫着這樣的佈告：

「茲宣佈下列諸人爲叛徒。從今以後任何人有權殺死賣國賊伊格奈西夫、沙爾金、華西爾克羅乞和托爾金。」

「我們將來的計劃是怎樣的呢？地雷戰術。當然我們必須先有地雷。從這裏就產生了我們的偵探員的任務，——去探明城裏有沒有地雷存放着，存放在那裏，怎樣弄到手。」

「第二、我們必須找出城裏所有的化學技工，和他們建立了關係。自然，我們必先加以考核。回想起沙皇時代地下活動的經驗，我以爲我們自己製造炸藥也是可能的。」

「這是現在放在我們面前的大工作。」

「至於我們總部本身呢，我們正在計劃許多步驟給各單位，或者，像我們有時蠢笨地說的，將我們的活動和森林的游擊隊「綁在一起」，特別是和我們的區執委書記，亞歷山大·伊凡諾維乞·考洛斯基略甫，我想他可以供給我們幾個地雷。而且也許，一般的，我們會準備成功一個對於德國人的協力的打擊，一面是從外邊，從森林向城市進攻。一面是我們城內也動手。」

「這倒是不無小補！」主席不自禁地插嘴說。「一下子幹掉他們這麼幾百！一個一個的幹，真有點兒不大夠味——不夠味。」

柯羅脫羅夫說話以後，代表們發言了。

「他們的戰地郵件被我們搞亂着，」代表之一說。「我們已經做過好幾次，將應當送到前方的郵袋送去了後方，而應當運往後方的送去了前方。結果是一場混亂，他們化了整整一星期還沒清理出來，兩頭積壓的郵件各有四噸之多。滿院子堆得高高的。」

「你們應當放一把火燒了它。」

「這是我們打算做的，說不定明天就燒光它。」

另一個代表陳述道：

「在我們隣近，有一個小學生懂得幾句德國話。唔，這孩子搜集了五六塊上面寫着「此處埋有地雷」的揭示牌。」

「你們還記得罷，德國人佔領這城的時候，他們曾經在城裏到處豎立這些牌。」

「這小孩子將這些揭示牌帶到城外，都豎立要在要道上。老實說，這真叫你笑死——大約有五十輛卡車停在一堆停下來了，司機們老實地搖着手，搜索地雷的工兵也叫來了，他們檢查了所有的地圖，

像一羣蠢蛋似的爬進了所有的溝渠，東挖西掘鬧了幾個鐘頭這才知道他們上了個大當。

「你們的這個小學生是個好孩子，你們告訴他，總部讚揚他是個好孩子。還有誰說話麼？」

另外幾個代表簡單的說了話。隨後代表們就散了。

丹娘

B. 里多夫

這是蘇聯殉國女英雄丹娘的故事。這個故事已傳遍了全蘇聯和全世界。丹娘是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她看見自己的祖國被敵人侵略，同胞被敵人慘殺，人類的正義感和愛國的熱忱激動了她離開自己親愛的母親，毅然參加游擊隊。在和敵人戰鬥中她做了許多破壞敵人幫助自己軍隊的工作。最後不幸落到德國人手中，遭到殘酷的拷打，她不說話。遲到最後，她公開說：「消滅你們。」臨死的一刻，還號召同胞們同志們起來和德國法西斯戰鬥。丹娘死了，但她永遠活在全蘇聯人民及一切反法西斯人們的心中。

——編者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旬，在維列亞城附近的彼得利舍渥村，德寇慘殺了一個年僅十八歲的女游擊隊員。

她是誰？她是何地人士呢？在彼得利舍渥村尚未發生這幕悲劇以前不久，有一個在維列亞區活動的游擊隊員在森林中遇見過這個少女。他們會共同一塊在游擊隊匿居的土房內烤過火。這少女自稱爲丹娘。從此以後，當地的游擊隊就再沒有見過她的踪跡了。但他們却知道，在離此不遠的某個地方，有一個英勇練達的女游擊隊員丹娘在與他們一同動作。

這是莫斯科極端危急的時日。

德寇於十一月十六日向蘇聯首都莫斯科開始的總進攻，這時候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了。敵人包

抄莫斯科的兩翼已深入腹地，而進到了莫斯科——伏爾加運河區，佔領了亞合羅馬，砲擊塞爾普合夫城，一直進逼到加史拉和熱拉依斯克等城市。

郭利村諾站和斯霍得雅站前面的別墅地帶已變爲戰場，莫斯科已可聽到轟隆的砲聲了。

然而敵人的這些暫時勝利並不是輕易得到的。朱可夫上將的軍隊對敵人給予了最強有力的抵抗。德寇向前的突進，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到十二月初，敵人的力量已是萬分疲憊了。

敵人在十一月舉行的進攻銳氣，已經大爲消失了，紅軍的最高指揮斯大林已準備好給敵人一個出其不意的迎頭痛擊。

在侵略者佔領區內活動的游擊隊。幫助着紅軍來消耗敵人的力量。他們迫使德寇拋棄溫暖的住房而逃到冰天雪地中過活，他們破壞着交通，毀壞着道路，攻擊敵人底小部隊，甚至法西斯蒂底司令部，給蘇維埃部隊進行偵查的工作。

莫斯科挑選了許多敢死的志願軍人，並派遣他們透過戰線去幫助游擊隊的工作。丹娘就是這個時期內出現於維列亞區的。

一個不大的四周都是森林的彼得利舍涅村內，擠滿了德國軍隊。在這裏駐紮的馬隊盡量噬食着集體農莊員勞動所獲得的草秣，在每所房屋內都駐紮有十名至二十名的兵士。房主人們則被擠到日頭上和屋角裏棲身過活。

德寇奪去了集體農莊莊員所有的一切糧食儲藏，特別殘忍的，是該部隊中一個翻譯，他所加於居民的凌辱比任何人都厲害，簡直不分老幼的見人就打。

一天晚上，有個人將德軍的野戰電話線盡數割斷了，並且很快的把那拴有七匹黑馬地德軍馬廄

燒毀了。

次日晚上，這個游擊隊員竟又潛入鄉村中來了，她悄悄跑到敵人騎兵部隊二百匹驛馬所在的馬廄。她頭戴皮帽，身穿短皮襖，棉褲和氈靴，揣着一個口袋。當走近目標時，她就把握在手裏的手槍插入懷內，從口袋裏取出汽油瓶把汽油灑上，然後就彎着身子去擦火柴。

正在這個當兒，一個哨兵靜悄悄的跑到她的跟前，而從後面將她抓住了。游擊隊員用力把德兵推開，立即掏出手槍，但還未來得及開槍就被那一個兵士把她的槍擊落地上而發出警號了。

這才看出原來是一個很年輕的姑娘，身材高大，膚色黃黑，在黑色的濃眉下覆着一雙漆黑而靈活的眼珠，頭上的頭髮攏得短短的往後披着。

兵士們都帶着一種興奮的神情在那裏奔西跑地忙着。聽這房子的女主人瑪利亞·謝多娃說，當時所有德寇都三番五次的說着：女人當游擊隊，女人當游擊隊！他們脫去了她的衣服，用拳頭夾痛打她，經過二十分鐘的功夫，他們又把這個遭受毒打的，赤着腳的，只穿着一件襯衫和一條短褲的姑娘通過全村，押至司令部的所在地——沃羅寧所住的房屋中去了。

司令部已經知道抓到了女游擊隊員的消息。並且已預定了處置她的辦法，丹娘還沒有被押到，該司令部的翻譯就已與高梁烈地向沃羅寧夫婦宣佈，說他們明天早上就會把這個女游擊隊員絞殺示衆。

丹娘被押到了，飭令她在板鋪上坐下，在她對面的桌上擺着有電話機，打字機，無線電收音機和司令部底各種文件。

軍官們都來到了這裏。房主家裏人都被趕到廚房裏去了。當老太婆的腳步稍微緩慢一點時，軍官們就大聲的叫喊着：老媽子快滾蛋……並在她的背上使勁地撞了一下。甚至連翻譯也被趕出去了。職

位最高的一個軍官親自用俄國話來審問丹娘。

沃羅寧夫婦雖被關到廚房裏，但却能聽見在屋內所發生的一切。軍官所追問的各個問題，丹娘都毫不遲疑地大聲倔強地加以回答。

「你是什麼人？」軍官問道。

「我不告訴你。」

「昨天放火燒馬廄的是你麼，」

「是的，是我。」

「你的目的何在呢？」

「消滅你們。」

沉默了一會兒。

「你是什麼時候透過戰線到來的呢？」

「禮拜五。」

「你來的太快。」

「難道我要誤事不成嗎？」

軍官向丹娘追問她是誰派來的，有誰同行。要她供出她的朋友來。隔門可以聽見她的回答：不，我知道，我不說，我決計不說，此後就可聽到皮帶的聲音並且還可聽到怎樣一鞭緊接一鞭地打着皮肉聲響。過幾分鐘後，一個年青的軍官從那裏跑到廚房內，把頭垂到掌裏，閉起眼睛，塞住耳朵坐着，一直坐到審問完結時為止。其殘酷的狀況，就連法西斯蒂底神經也支持不住了……

四個男人解下了皮帶來打一個姑娘，據房主人計算，一共毆打了二百多下，但是丹娘並未發出一點聲息。過後仍然回答說：不是，我不說！只不過是她的聲音較先前嘶啞了些。

在沃羅寧家裏拷問丹娘至兩點鐘之久，審訊後把她帶到庫里克家裏去了。她照舊赤身露體的在德兵押解之下，赤腳在雪地上行走着。

當把她帶進屋裏時候，房主人在燈光下看見了在她頭上有一塊青傷，手上和腿上都滿佈傷痕，她幾乎喘不過氣來，頭髮蓬鬆，黑色的髮簾緊貼在她那高高的淌着大汗的額骨上，兩手被繩子背綁着，她的嘴咬得出血腫了。這大概是她在敵人們想苦打迫供的時候自己用牙齒咬破的。

她坐在一條凳子上。德國兵却在門旁站着，庫里克夫婦躺在爐灶上看着抓來的女犯人，她很安靜地一動也不動的坐着，後來她才開口要大喝。庫里克從灶上溜下來，剛才走到水桶近旁，衛兵却已搶在先頭，抓住桌上的火油燈，走到丹娘面前，將油燈塞進丹娘底嘴管，他是想說，要給她喝的不是水而是火油。

庫里克就來替丹娘哀求了。守衛兵拒絕聽了一頓之後，才勉强的表示讓了步，於是她就盡量的喝了兩大茶碗水。

不一會住在這房子裏的兵士們就把姑娘圍繞了起來任意嘲弄。有的用拳頭來打她，有的用擦着了的火柴來燒她的下額，甚至有一個兵還用鋸子來從她的背脊上劃過。

庫里克夫婦竭力向他們請求別侮辱姑娘，請憐憫住在這裏的小孩，可是他們的請求一些也沒有發生效力。

直到嘲弄够了的時候，兵士們才走去睡覺。於是守衛兵就持着槍命令丹娘起來向外走。他沿着街

道走在丹娘的後面，並把槍刺幾乎緊貼到她的背上。赤足裸體的姑娘就這樣的被這野獸帶到雪地上來回的徘徊一直到這野獸自己凍得發抖，而想回到暖巢時才罷。

這個看守丹娘的衛兵的班期是從晚上十點到晚上兩點。他每隔一小時就把丹娘帶到外邊去徘徊十五至二十分鐘之久。在這可怕的夜間散步時刻丹娘還受過些怎樣的侮辱和怎樣的痛苦，是誰都不知道的……

直到在這個崗位上換來了一名新的衛兵，方才准許這個不幸的丹娘在木凳上躺一躺，庫里克底女人就乘機同丹娘講起話來。

「孩子，你是什麼人呢？」她問道。

「你問這個幹什麼？」

「那末你從那兒來的？」

「我從莫斯科來的。」

「有父母嗎？」

「丹娘沒有回答。」

她毫不動彈地一直躺到早晨，再也沒有什麼了，甚至哼都沒有哼一聲，雖然她的雙腳已被凍壞到痛不可忍的地步。

她在這天晚上在兇惡的敵人嚴密監視中究竟睡覺沒有和想了些什麼，這是誰也不知道的。

早晨，兵士們就開始在村子的中央豎起絞架來了。

庫里克底女人又重新同姑娘講起話來：

「前天是你作的事麼？」

「是我！」

「燒死了德國人沒有？」

「沒有。」

「可惜，那末燒掉了些什麼呢？」

「燒死了他們許多的馬匹，聽說還燒掉一些武器……」

早上十點鐘的時候來了一些軍官。其中職位最高的一個又開始詢問丹娘：

「你說，你是誰？」

丹娘沒有回答。

「你說斯大林在什麼地方？」

「斯大林在自己的崗位上。」丹娘回答說。

房主人未曾聽到繼續審問的情形，因為他們已被趕出屋子，只在審訊完了以後，才把他們放回屋裏。

德寇們取來了丹娘底衣服：短衫、褲子、襪子等等。其中也有她所攜帶的行囊，在裡面還裝着有白糖、火柴和食鹽等物。帽子、短皮襖、絨線衣和毡靴等物却已經不見了——它們已經被軍士們分贖了，而手套却被軍官廚房底廚夫拿去了……

丹娘開始穿起衣服來了，庫里克夫婦則幫助她把襪子穿在凍得發青的腳上，在丹娘的胸前掛着由她身上搜出來的汽油瓶子和一塊寫有放火燒屋犯幾個大字的木板。就這樣把她帶到那豎有絞架的廣場

上去了。

刑場的四周，站有十來個手持馬刀的騎兵，還有一百多個德國兵和幾名軍官環繞着。且下令當地居民到場參觀執刑，可是來的却很少，而某些到場的人們，爲的不願作這種可怕的殘暴獸行的觀眾，也都暗地裏各自回散回家了。

在絞架下面堆疊了兩個箱子。劊子手們把勇敢的丹娘舉在箱子上，然後便把繩扣套在她的頸上。其中一名軍官——德國人是很喜歡拍照死刑和拷打的——就開始用他的「科夫克」式的照像機來向絞架上的目標對光，執刑官對於執刑的兵士使了一個眼色——稍微等待一下的暗號。

丹娘就用這個機會以其宏亮而清晰的聲音來向集體農莊的男女莊員們喊道：

「哦！同志們！你們爲什麼看得這樣的不快活呢？更勇敢些起來進行鬭爭吧！打死德國法西斯蒂，燒死他們，毒死他們吧！」

站在她旁邊的德國兵揮着手像是要打她，或者要堵塞住她的嘴，但是她却推開他的手而繼續喊着說：

「同志們！我並不怕死，爲了自己的人民而死，這是很榮幸的……」

軍官將絞架從遠方和近處都拍照過了，此刻他却想來照它的側面，劊子手們很着急的看了看監刑官，監刑官便對軍官喊叫說：「快點結束吧！」

這時丹娘就轉向監刑官，對着他 and 德國的兵士們繼續說道：「現在你們把我吊死，但我並不是孤獨無援的，我們有着二萬萬的人口，你們是不能把我們全都吊死的。他們是會替我報仇的。兵士們別遲延！投誠吧！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

站在曠場上的俄羅斯人民都流淚了，有的把臉轉過去，背向絞架，爲的避免目睹這快要發生的慘劇。

劊子手便勁的拉着繩子，於是繩套就緊緊在丹娘的喉上。但她用着手將扣繩解鬆，用脚尖站起來，緊張其一切力量高喊道：『同志們！告別了！努力奮鬥！不要害怕！斯大林是和我們在一起！斯大林是一定會來的！……』

劊子手猛刀用鐵釘鞋來推着箱子，於是放在踏得滑溜溜的雪地上的箱子就吱吱地發起響來，在上面的木箱也就隨着底下木箱之移動而轟然墜地了。人羣急忙向後退開，忽地有人發出了號泣的聲音，森林四周都好像同情似的，連連發出號泣的應聲。

丹娘是被敵人擒獲住而慘死於法西斯蒂的絞架上的，她至死並未說出一句叫苦的話和洩漏出自家的同志。她忍受一切痛苦而死，真不愧爲英雄，真不懶爲在任何時候都不屈服於人的偉大人民底女兒，她的名字是會流芳百世，永垂不朽的。

孩子的心

A. 依司拔黑

他的眼睛好像燃燒一樣，重複的讀着他父親從芬蘭前綫寄回來的信。

伏洛加誇耀着他自己的父親。在學校裏他對所有的孩子們敘述着紅軍跟芬蘭白衛軍作戰的情形，因此他的威望在學校裏，在兒童隊裏都不平凡的滋長起來了。同時在他淡髮的頭上也反映起父親的光輝來了。

在冬天的某一日，來了一個郵差。伏洛加急忙地衝到他的身邊。因為他父親很久沒有從前綫寫信回家了。當時郵差交給他一個不平常的信封，同時可怕地看着他，在他的頭上親昵的撫摸了一下，一聲不響的很快地去了。

這個預示當然是凶多吉少。當時他的母親不在家裏，伏洛加在她沒有回來之前不敢開啓這封奇怪的信。後來當他母親回來的時候，她看到伏洛加苦惱着臉睡在窗檯上，手裏緊緊地握着一個信封。

信封裏是司令部的通報：「依里亞·阿爾辛葉維奇·柯威洛夫已爲國捐軀。」

在蘇德戰爭開始的時候，伏洛加還只十四歲。他同他的妹妹齊娜正在邊境一個鄉村中姨母的家裏休息，他每天忙着游泳，騎馬。有時他和他的好朋友宋聶·耶柯芙列夫，牧人菲洛兒·依那基亦維奇老頭兒一塊兒坐在土壁上，很久很久，討論着許多複雜的國際問題。

戰事發生了不久。村子上的孩子們都奉命撤退到安全地方。當時伏洛加的母親正在列寧格勒工

作，所以無法來照料孩子們的撤退。後來姨母領了齊娜一同離開了。當時伏洛加死命地往繩跟她們一塊兒撤退。他幾乎整夜不會合眼，他完全跟大人一樣的思量計劃著，明天一早就和宋蕚、耶柯芙列夫一同到林子裏。

牧人菲洛兒·依那基亦維奇老頭兒告訴他們，在林子裏有紅軍駐屯著。因此他們帶了兩壺牛奶和兩個大麵包去送給紅軍。當時在林子裏他們會見一個政治指導員，政治指導員感謝他們的牛奶和麵包，同時注意地聽著他們的請求，就是他們要求加入軍隊去打法西斯蒂。

不能，當時政治指導員回答說，把你們編入紅軍是不可能的，因為你們的年紀還太小。你們可以幫助紅軍。

政治指導員也曾經參加過和芬蘭白衛軍的戰鬥，他也會聽到過伏洛加的父親柯感洛夫，而且他們相處得很近。政治指導員當時給孩子們這樣的任務：到鄰近的村莊去察看——那邊的德軍去了沒有，他們有多少人數，什麼配置。

這是正式的軍事任務。當時伏洛加和宋蕚先跑到自己的村上，那裏的居民差不多已經完全搬走了。連老頭兒菲洛兒·依那基亦維奇也領了集體農場的牧羣移向東方去了。

在空空的民警所裏，他們找到兩支老式的土槍，當時他們想拿了它再跑到鄰村去。可是當他們還沒有走到村梢的時候，伏洛加忽然發見幾個兵士，他們並不穿著紅軍的制服。德國兵——伏洛加拉了宋蕚的襯衫，兩人同時躲進溝裏。在開始的時候，他們覺得非常害怕。

可是他們受有軍事的委任啦！孩子們因此把兩支老式的土槍藏在溝裏，然後再跑進村去。當時村莊上已經都是德軍了。他們正在忙著殺雞宰豬，並沒有注意到這兩個穿了已經落色的藍衫子的赤着腳

的孩子。這兩個孩子走遍全村。伏洛加牢記着德軍的坦克和戰車的數量，同時連敵方的人數，他也暗暗的數着。後來他們突然跑到村莊，從溝裏拿出藏在那裏的兩支土槍，跑進林子。

政治指導員注意地聽着他們，同時寫下這報導。然後溫和地看了看伏洛加，把他抱在懷裏，伏洛加的眼睛不自覺的潤濕起來。當時他自己思量着，這不像是一個偵察員了，這簡直是一個怪會流淚的小姑娘了。

自從這一天起，伏洛加·柯威洛夫便開始過軍隊的生活了。

他在林子裏會見區上派來的共產黨員指導下的游擊隊。當時部隊裏派給他 and 宋毒每人一支槍和二十發子彈。孩子們從此便成了部隊裏的偵察員。

伏洛加很快便成了正式的戰士，同時他得到兩顆手榴彈，掛在自己的腰邊。

在某一次行軍中，他失去了他的好友宋毒。耶柯芙列夫，他因此非常悲傷。偵察隊長司達諾夫便把他帶到自己的身邊。伏洛加愛他好像愛自己的哥哥一樣。一步都不離開他。就是去從事最危險的偵察也老是跟着他。同時其餘的偵察員也都喜歡跟這個淡髮藍脖子的孩子在一塊。因此伏洛加在他們之間，真好像是偵察員的兒子一樣。

有時當少數戰士離開自己的部隊被德軍切斷去路的時候，伏洛加便得着一項特別的任務：他從熟悉的小路潛入敵人的後方，領了被切斷去路的戰士們回到自己的部隊。

部隊裏的高級官長上校同志也曾親自擁抱過伏洛加，他感謝伏洛加給予部隊的幫助，同時稱譽他是他父親的光榮的兒子，這對伏洛加是至高無上的讚賞。

有一次伏洛加所屬的團部出發進攻敵軍。在團部的前面，是司達諾夫所率領的偵察隊。當然，伏洛

加也在裏面。伏洛加和過去一樣，首先潛入敵人的後方。他在十字路口發見一塊木牌，可是上面寫的都是德文，伏洛加以前在學校裏的時候，德文一科曾經得過『優等』獎。他當時看到一個字是『參謀部』，還有一個字似乎是『裝甲』。可是他並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伏洛加覺得非常抱憾，在學校裏的時候德文一科沒有獲得『超等』，可是現在已經無法可想了。他在村上仔細偵察後，再回到自己的部隊。

當他回去的時候，已經晝夜了。林子裏非常恐怖。會使人的心房忐忑地跳起來。可是伏洛加是一個戰士，是一個偵察員，所以他一點也不怕！伏洛加平安地到了司達諾夫跟前，告訴他看到的牌子上所不明白的字。

當時司達諾夫非常滿意伏洛加偵察的功績，他把它報告了團部。

在早晨最先的陣隙開始去進攻敵軍。當時司達諾夫絕對不准伏洛加去參加作戰。他對伏洛加說：『你的任務是偵察，這是非常偉大而重要的工作。我們不能夠隨便讓你去冒險。因為要是你有什麼不測的話——團部要把我殺死的。而且我自己……』司達諾夫沒有說完，他異樣地看了看伏洛加。

伏洛加當時答應他不去參加進攻。

可是他最後却没有實踐，他後來仍舊跟了所有的部隊作戰去了，他拿了裏面滿裝燃燒物的瓶子擲向法西斯的坦克。開槍狙擊敵人，同時他看到高大結實的敵人在他發射之後應聲倒下，最後他跟着所有的戰士衝進了村莊。

要是伏洛加的父亲現在能見到他的話，那他對自己的孩子一定非常滿意。

堅強的心

B. 拉甫萊涅夫

他站在上尉面前：獅子鼻，額骨高高的，穿了一件短大衣，是暗紅色的假獺皮的領子。他的獅子鼻給草原上乾燥的風吹得發紫，凍裂了的藍色的嘴唇顫抖着，可是一對黑眼睛不畏縮地而且幾乎是嚴厲地注視着上尉。

簡直就不顧到天氣，他的腳裹在灰色的帆布鞋裏面，鞋尖是破的。

上尉瞧着通信兵一起帶來的字條，陣地上的官長寫着：

「……是今天早晨在火線上揀來的……問了一下，說是曾在國家農場一帶在德軍裏面偵察了兩個星期；他也許對砲兵有點用處，所以送來。」

上尉摺起字條，放在羊皮大衣裏。

「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男孩聳了一下肩膀，昂起頭，急於打算併攏了腳跟答話；但他的嘴唇因為疼痛而收縮着，他匆促地回答：

「叫尼古拉·維赫羅夫，上尉同志。」

上尉瞥見這孩子的鞋子，搖搖頭：

「你脚上穿的玩意兒不合時令了，維赫羅夫同志，你的脚也許凍着了，不冷麼？」

孩子垂下了眼睛，打算要像一個大人似的忍住眼淚。上尉對於他竟會穿着這樣的帆布鞋在夜裏走過結冰的草原，驚奇起來了，覺得背脊骨上有一股冷氣灌下來。他輕輕地拍拍這孩子的肩膀。

『到我這兒來，咱們燻和一下，再談一談。』

在指揮官的地下室中，爐裏的火燭裂着，抖動着。孩子站在門口，向四周張望。

『脫掉你的衣服，』上尉邀請他，『你在這兒會熱得像你們夏令營的海灘上！』

尼古拉脫掉了大衣，仔細摺好，把裏子翻在外面，然後顛起脚尖把大衣掛在上尉的羊皮大衣上面。脫掉了大衣，他顯得更瘦小可憐。上尉想起他也許餓得太厲害了。

『坐吧。我們先吃點東西，再談正經。你愛喝濃茶麼？』他把茶倒在一只有柄的大瓷杯裏，『來點糖，』說着他拿出一只六寸大的砲彈壳，裏面滿裝着雪一樣發亮的帶點淡青色的方糖。

這孩子低了眉毛奇特地望着他。瘦瘦的臉皺縮起來了，嬰孩似的大顎管制不住的眼淚滾下面頰落到桌上了。上尉嘆了一口氣，走到孩子旁邊，把手臂圍着他的瘦骨嶙嶙的肩膀。

『來吧，要哭就哭，』他勸慰似地說，『停吧。事情已經過去了。這裏沒有人會傷害你的。』

急速而羞澀地，這孩子揩掉了眼淚。

『沒……沒有什麼……』上尉同志，『他羞答答的說，『我不是哭我自己。剛才我想起了我的媽媽。』』

『這就是啦！』上尉說，『你的母親？好，要耐心點，我們會救你母親的。她還活着麼？』

『是的，』孩子的眼睛因為溫柔的愛情而發亮了，『就只不過，你知道，我們正在挨餓呢。媽媽在晚上老是在到德軍的廚房裏揀蕃薯皮回來，這樣我們才有東西吃，可是有一次給哨兵捉住了，挨了

打。挨打之後她的臂膀彎不過來了。」

他緊咬着他的牙齒，眼裏柔和的神色消失了。現在是蒼白而乾燥地閃爍着。上尉撫摩着他的頭髮。

「好，現在躺着休息一下。」

這孩子懇求地仰望着上尉。

「等一會……我現在不覺得睏。我要把一切事情先告訴你。」他的聲調這樣急迫，使上尉不再堅持要他睡覺。

「行！咱們這麼着就開頭吧。你看國家農場裏有多少德國人呢？」

他移到桌子的另一端，拿出筆記本。孩子很快的答話，一點都不遲疑：

「一個步兵營，屬一七五團的。他們是德國伯伐里亞人。」

這樣精確的答覆使上尉詫異了，他查訊似地盯住他的客人。

「你怎麼知道的呢？」

「他們肩上的符號注明了數目字，我記得的。嗯，還有一個機器腳踏車連，一小隊中型坦克。在堡壘裏有野砲和反坦克砲。他們的工事築得很堅固，上尉同志，並且卡車繼續在送土敏土來。我從我的窗戶裏偷看出去，就看到土敏土。」

「那些堡壘在什麼地方，你能告訴我們麼？」上尉說着，把身子往前移。他突然明白他所對付的不是一個簡單的孩子，而是一個特別仔細的，有知識的和能幹的偵察員。

「他們最大的堡壘是在甜瓜田裏，在從前的打穀場後面，還有一個是在……」

「等一等，」上尉打斷他的話，「真的，你把這個都找了出來，簡直是漂亮；不過你知道，我們從沒有到過你們的國家農場，甜瓜田和打穀場在那裏，我們一點都不清楚。而且，你知道，我的孩子，口徑十吋的海軍大砲不是玩的，如果我們胡亂開砲，那麼在打中目標之前就會消滅很多的東西。你必須記得在那邊也有我們自己的老百姓，……連你母親在內。……」

這孩子監視着上尉，惶惑地問道：

「可是你們這兒有地圖麼，上尉同志？」

「有，當然有。不過你懂得麼？」

孩子放肆地高傲地微笑着。

「我會。我的父親是個測量家，我自己也能畫地圖。我父親現在也是指揮官呢。」他驕傲的補上一句。

「這彷彿你不是個孩子，竟是真正的寶貝了。」上尉戲謔地說，把軍用地圖攤在桌上。

孩子在椅子上跪着，俯到地圖上面，他的臉活潑起來，指頭停在註明「到國家農場之新路徑」的那塊地方。

「這就是了，」他快樂地微笑着說，「清楚得很，你們的地圖太好了：如此詳細——就像一張一覽表似的……瞧，這裏往東就是老打穀場……」

像一個有經驗的地誌學家，他正確地指出了地圖上的許多地方。上尉的鉛筆馬上在所有的目標周圍劃上紅槓子。上尉十分高興。

「那好極了，尼古拉！」他說，讚許地拍拍那纖細的肩膀。這孩子暫時之間忘記了自己曾經是偵

察員了，天真爛漫地把上尉的大手掌貼在他的面頰上。上尉的撫愛使他又變成幼童了。上尉捲起了地圖。

「現在，維赫羅夫同志，服從命令！趕快上床！」

孩子沒有反對；他的眼皮很沉重，他打着飽暖的無憂無慮的呵欠。上尉把他抱到吊床上，蓋好被，就回到桌子旁邊。他就在那裏忙於各種籌劃和計算。他在工作中這樣專心，簡直不知道時間的飛逝，直至一聲柔軟的叫喚把他從工作中叫醒。

「上尉同志，什麼時候了？」

孩子在床上坐起，十分的慌張。上尉開玩笑似地說道：

「你變急什麼？去睡！等去的時候，我會馬上叫醒你的。」

尼古拉的臉陰黯起來了。他固執地說：

「不，不，我一定要回去了。我答應過媽媽的。她會掛念我，以爲我給打死了。我必須在天黑的時候馬上就走的。」

上尉吃驚了，他不能想像這孩子當真打定主意再在子夜的草原上通過那麼一段可怕的路途，爲了偶然地設法完成這勇敢的事業。

「廢話！」上尉發怒地說，「我不會讓你走的！你要逃過了德國人的關口，還是可能遇到我們打到國家農場去的砲彈的。」

孩子皺緊眉頭，漲紅了臉。

「德國人不會捉住我，他們因爲冷，整夜都住在屋子裏的。我記得所有的小路。請讓我走吧。讓

「我走！」

他的懇求是這樣固執而迫切，使上尉有一個時候想到這個孩子的全部故事莫非是個計劃得很週到的喜劇。但是瞧着他的禿氣的眼睛，他推翻了這假定。

「你知道，上尉同志，德國人是不准任何人離開國家農場的。如果他們發現我不見了，我母親可就糟了。」

「是的，什麼都清楚了，」上尉掏出他的錶，「現在是四點半。咱們上觀測所去一趟，看看那邊是怎麼回事。天一黑，我們就讓你回家。要當心，眼睛要放尖一點！」

在砲兵陣地前面很遠的觀測所，上尉坐在瞄準器旁邊，在大雪掩蓋著的草原的暮靄之中，可以隱約看見國家農場的房屋，在地平綫上是黑黑的一片。上尉轉身叫這孩子過來：

「這兒，瞧一下，你也許連你的母親都看得見呢！」

高興着這個玩笑，尼古拉從望遠鏡裏望出去。上尉慢慢地把輪子旋好，孩子的面前就展開了家鄉的全景。突然尼古拉開始禪氣的惡作劇，用力拉着上尉的袖子。

「哪嘛，這是我的鴿子籠，這是鴿籠的旗杆！我自己的鳥兒呀，上尉同志！真的！」

上尉用瞄準器眺望。在他的視野之中他可以看見，高高地在赤裸的楓樹極枝所造成的網上面，在灰色的屋頂上面，在生鏽似的背景中，是一個小黑點在一根旗杆之上。上尉很清晰地看見這根旗杆，這替他打開了一條新的思路。他拉住了尼古拉的手，拖他到旁邊去細聲細氣說了一陣話。被這個場面弄迷糊了的觀測手繼續看着。

「現在懂得沒有？」上尉問道。而尼古拉呢，眼睛惡狠狠發着光，不聲不響地點頭。

黑暗降臨了。上尉伴送這孩子到火線上。當尼古拉和兩個紅海軍士兵被幽暗吞沒的時候，上尉很久很久焦急地站着，仔細聽着沒有開槍的聲音。

佛曉，他又到了觀測所。在灰色的天空下辨明了黑色的鳥籠之後，他立刻下令開火。第一排砲發破了清晨的寂靜。車馬的轉動慢慢地滾過原野。上尉看見旗杆搖擺了兩下，停一停，又動一下。

「偏右了，」他想着，又下令開一排砲。這回那鳥籠不動了，上尉就命令兩個砲兵陣地同時開三排砲。和砲兵們一起激動着。他在煙烟之中看見木料和厚而結實的水門汀一塊塊給轟到空中。上尉微笑了，瞄準新的目標。那鴿籠又來一次密語擺動着。砲彈落在地圖上所載彈藥庫和汽油庫的地點。第一排砲的目標就恰恰打中了。一大片慘白的火燒過地平綫。在烟火之中，樹木，屋頂，旗杆和砲筒，什麼都消失了。爆炸極其激烈，上尉結念着那個孩子。

響亮的電話聲傳達了停止砲轟的命令。攻擊進行了，步兵參加了戰鬥。於是上尉跳上一輛機器腳踏車，飛越田野，開上火綫。從國家農場那邊傳來了機槍的喀喀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德軍受到出其不意的攻擊，抵抗很微弱。現在旗子飄揚在村莊的邊緣，表明敵人正在撤退。上尉把火力集中到草原那邊去。在國家農場的莊園上，懸掛着汽油的灰白的烟火和被炸中的彈藥的悶沉的爆裂聲。上尉趕到一所綠色屋頂的房子前面，這房子兩邊的楓樹一半已經粉碎了。遠遠地，他就看見一個婦人，披肩裹着身子，站在門口，一個小孩子攬着她的手。小孩子一見上尉，就奔過去招呼他，上尉把尼古拉舉起來，舉在空中，然後把他緊緊的抱在胸前，但正當這時候。這孩子顯然不喜歡別人把他當小孩子看待，努力掙脫上尉的臂膀。上尉讓他下地，尼古拉這就很漂亮的舉手敬禮，而且報告道：

「上尉同志，偵察員尼古拉·維赫羅夫已經完成了任務。」

婦人走攏來。她的眼睛是淒涼的。帶着疲倦的微笑，她把手伸給上尉：

「他等你等得好厲害啊！我們都等着你的！謝謝你，啊，謝謝你們，親愛的！」

她於是向上尉行了一個古時候俄國式的鞠躬禮。尼古拉站在上尉的旁邊。

「好，這真好！幹得真漂亮！」上尉說，「開始放砲的時候，你在閣樓裏給嚇壞了麼？」

尼古拉自信而謙遜地盯着他。

「那真要命呀，簡直要命，上尉同志！第一批砲彈剛下來，整個地面都震動了，好像會破裂成一片一片。我幾乎從閣樓上奔下來了，可是後來我慚愧起來。我對自已說：「你就就在原來的地方」，這樣我就留在閣樓上，直到大爆炸的時候。之後我就記不清我怎麼下來的了。」

他羞澀地把臉孔藏在上尉的羊皮大衣裏：這十三歲的英雄，俄國小孩，有着堅強的心，俄羅斯人民的心的。

游擊隊的女兒

E. 迦布里洛維奇

當德國人佔領了諾沃寒里的時候，鄉村蘇維埃主席畢林柯就去當游擊隊去了。德國人在村裏搜索，尋找着他的部隊。沒有結果。

畢林柯的妻娥爾迦和他的十三歲的女兒瑪尼，留在村裏。

德國人捕了娥爾迦，就拷問着她，問她的丈夫同誰和在什麼地方。娥爾迦回答說不知道。德國人麻痺着。娥爾迦依然瑪尼不知道。

於是就把她作為游擊隊員的妻子，在村裏的曠場上絞死了。把全村的人民都趕來看這絞首架——以示警戒。把房子也燒了。

鄰人把瑪尼收養着。她的身材不很高，淡色的頭髮，帶着小辮子，長着兩隻圓睜睜的大眼睛——我們見過她的照片呢。

有一次，德國司令部的一個翻譯官來了。他進到屋子裏，坐在桌子跟前就說道：

「你好好吧，小姑娘。」

「你好好吧。」

「你叫瑪尼嗎？」

「瑪尼。」

「好極了，」翻譯官說着，高興着把所要找的人找着了。「你住在這裏嗎？」

「在這裏。」

「你爸爸在那裏呢？」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翻譯官用指頭敲着桌子說道。「你爸爸不久還給你來了一封信，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這是真的——幾天以前，有一個送信的人從畢林柯那兒來，把一封信和一件小禮物——用白楊樹皮編的小筐——交給了他的女兒。

「我不知道。」瑪尼重複着說。

「呵，好吧，」翻譯官回答着就站起來。「我們到軍官那兒去吧，他要同你說話的。」

他們到德國司令部去了。這裏一位軍官坐在桌子跟前，屋角裏站着他審問了的幾個集體農民。軍官的俄國話說得很好。他一看見瑪尼就說：

「你好好吧，小姑娘。」

「你好好吧。」

「到這兒來一點。」

她走近了一點。

「你叫瑪尼嗎？」

「是的。」

「你幾歲了。」

「十三了。」

軍官沉默了一下，後來說：

「你瞧，瑪尼，你媽媽是一個壞女人，很壞的女人。我們無論請她多次，她總是不願幫我們的忙……你明白我的話嗎？」

「明白。」

「可是你應當幫助我們，」軍官說，「德國軍隊會感謝你的。你聽我的話嗎？」

「聽。」

「這麼着，我們要知道你父親同誰走了，並且他在什麼地方的。我們知道你曉得這個的。我們不害他。我們將把他弄來，他將同你在一起過光景了。這些話你都明白嗎？是的嗎？」

「是的。」

「呵，你告訴我吧，我來記。」他取出鉛筆刀，切切實實的修起鉛筆來。「不過別扯謊，」他說，「扯謊我們要重辦的。」

「我不扯謊。」

「這就好極了，你是好姑娘。你不怕我們嗎？」

「不怕。」

「你把一切都告訴出來嗎，對嗎？」

「是的。」

「呵，真能幹！把菓子糖拿去吃吧。」

「我不吃。」

「拿去吧，拿去吧。我們要什麼，你都告訴我們，我們就給你很多糖吃。明白嗎？現在就說吧……到跟前來，坐到椅子上就告訴吧。」

「我告訴你，」瑪尼說，「我告訴你……」

她走到桌子跟前，坐到椅子上，掠了掠頭髮，把鉛筆拿在手裏轉着，好像要寫什麼東西似的，後來從桌子上把鉛筆刀拿起來，拚着全力，刺到德國軍官的胸上。

……現在諾沃索里村收復了。被法西斯殺害的瑪尼的屍首找不着了。可是戰士們在拷問她的那所房子跟前，修了一座樸實的紀念碑：用各色的小石頭，堆成了一座小山，上邊立着一通木質的方尖碑，碑上刻着旗和紅軍的星章，題着：

瑪尼小姐千古

永 垂 不 朽

紅軍敬立

永垂不朽呵！我們忘不了瑪尼的。我們把她的光明的名字，寫到為祖國而犧牲的英雄的名單上。清算的時候一到，我們要為這無辜被法西斯殺害的女兒復仇。

發生在一間烏克蘭農舍裏的事情

W. 瓦希列夫斯基

故事的主人公是阿尼莎婆婆。德國人來了，村裏的年青人都到森林裏去了，但她一個願留在家裏，孫女納太爾卡臨走時，請她照願照願留在村裏的兩個受傷的紅軍。老婆婆答應了，很關心他們，給送了兩次水。第二天，德國人來到家裏，住下了，並不讓她離開房門一步。老婆婆可真掛念兩位受傷紅軍，夜裏做夢還夢着他們叫着要水喝。夢中驚醒時，面前却正流着一幕悲慘的事實：德國人正在刑訊她最關心的受傷紅軍，最後並槍殺了他們，因為他們什麼也不告訴德國人。等到德國人都睡熟了，老婆婆決心要報仇。悄悄的把一瓶火油澆在德國人睡的草墊上，劃了一根洋火，燒死了全屋的德國兵。阿尼莎婆婆也在烈火中英勇殉難了。這是蘇聯戰後老婆婆們對敵鬪爭的一個動人的故事。

——編者

「婆婆！嗚，婆婆！」

阿尼莎抬起頭來望望。納太爾卡正在筐籠外面叫她呢。

「什麼事情？」

「我可以進來一會兒嗎？」

「爲什麼不可以呢？你想進來就進來吧。」阿尼莎用她那種含怒的喃喃自語的語調回答。

「婆婆！」

「好了，現在告訴我什麼事情吧。」

「德國兵來了，婆婆。」

阿尼莎帶着輕蔑的神情聳聳肩。她聽到這種假說已經好幾天了。他們快要來了，是真的嗎？啊，假如他們真的打到這裏來又怎樣呢？即使是德國人，也會讓像我這樣的一把老骨頭在寧靜中死去吧，她這麼想。假如他們要來，讓他們來好了。這對於像她這樣的一個老婆婆又有什麼關係呢？

「婆婆，我們全都準備離開這裏到森林裏去。爸爸去，我去，總之我們每一個人都去……」

「好了，你們去吧。我是在這裏讓我晒得暖暖地……」

「婆婆，有兩個紅軍士兵在我們圍裏啦。」

「你說什麼？誰在我們圍裏？」

「我說有兩個紅軍士兵在我們圍裏梅樹後面的小茅屋裏啦。」

「唔，這又怎樣呢？你愛上了他們中的一個，或者有旁的事情嗎？」

納太爾卡歎了一口氣。她蹲下來，用力注視着那隻生了白內障的老花眼睛，大聲地對她解釋說：

「婆婆，這是受了傷的紅軍士兵呢。我們不能帶着他們跟我們一道走。他們要躺下來休息，我們決不可移動他們。你明白嗎？」

「啊，是的，我明白了，他們應該出來晒晒太陽，也許……」

「不，婆婆，他們受的傷太重了，你得知道。而我們全都準備離開這裏到森林裏面去。現在德軍隨時會開到……婆婆，我們一定要找個人來照料這兩個受傷的人，你知道，要不時的給他們一點水喝。」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爲什麼不明白呢？」

「那末你能够替他們効一點勞嗎？」

「爲什麼不能夠呢？」

「好了，那末，再會吧，婆婆……我相信我們不久就會回來的……現在我要趕快跑了。」

當她跑的時候她底赤着的脚在陽光裏閃耀着。阿尼莎搖搖頭。

「這女孩子跳躍得好像一頭山羊一樣……好了，現在，老骨頭，讓我去看看那兩個受傷的人在那裏吧。」

她痛苦地掙扎着要站起來。對於她，這是最難的一件事兒。可是當她一站起來的時候，她底疼痛的脚總可以把她撥動。

阿尼莎繞過籬笆跑進附近的花園裏。她看見兩個受傷的紅軍士兵躺在小茅屋的稻草上。她就跪在他們的旁邊詳細的審察他們。

這兩個受傷的人中的一個從高熱的昏迷裏醒過來，抬起他那用繃帶包紮着的頭。

「誰在那裏？」他叫起來。

「不要響，不要響！阿尼莎婆婆來看你啦。靜靜地躺下來，靜靜地躺下來吧。」

「水……」

「水？啊，一定的，我要給你們拿些水來，孩子，什麼東西我都要給你們拿來，你用不着担
心。」

這老婦人不明白突然之間她的力量是從那裏來的？她腳上的劇痛好像已經停止了。她差不多完全忘記了痛。她從井裏抽了一些水上來，盛滿了一個瓶子，就拿回到花園裏梅樹後面的茅屋裏。

「水拿來了，喝一點吧，喝一點吧，孩子！」

她把那瓶子放在那兩個受傷的人底旁邊，就慢慢的踱回家裏。她再在門前的階上坐下，就打起瞌睡來。這一天發生了這許多的事情把羅弄得非常疲倦了。寒冷的晚風吹醒了她。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才能够搬動自己的身體，跑去再把那兩個受傷的人看了一次，之後就回到家裏來。

「好了，這一天到底過去了……」

第二天早晨，有三個人跑進她家的庭前。她可以聽到一個外國人說話的粗暴的聲音。阿尼莎一點都不害怕。德國人跟她有什麼關係呢？現在她也許再等幾天死期就到，她已經等了這樣長久啊。

那些新來的人大喊大叫了一陣，就跑去了。阿尼莎以為他們不再來了。可是她還沒有來得及從門階上站起來，庭前就擠滿了那些新來的傢伙。

「這是你的屋子嗎？」

她舉起一隻手來遮住眼睛，以免受強烈陽光的照射。她聽到有人在講烏克蘭話，可是聲音粗暴而且沙啞。她一點沒有想跟這些人談話的意思。

然而，那個領隊的軍官却要繼續的問她：

「回答我們，這是你的屋子嗎？」

「是的，這是我的……你想怎樣？」

「把門打開！」

「可是這不是已經開了嗎？」阿尼莎不勝驚異地說。

「叫你打開你就要把它打開！」那個傳譯員對她呵喝道。慢慢地，痛苦地，一面呻吟一面喘氣，她終於頭立起來，重重地壓住手杖蹣跚進屋子裏。那些德國軍官跟着她跑進去。

「只有你一個人住在這屋子裏嗎？」他們問。

「是的……我一個人孤獨地生活已經有十年了……」

他們暫時把她放下不管，各自在長凳和牀上坐下。然後開始作喧嚷的談話。阿尼莎等了一兩分鐘，就向門口走過去。一隻笨重的手落在她底脆弱的肩膀上。把她拉回家。她知道他們不讓她到屋子外面去。那上校跟傳譯員作了一次長談。

「監視着她。她雖然又老又瞎，可是天曉得她會鬧出什麼亂子來。她也許會在我們來不及喘一口氣之前帶人來襲擊我們哩。」

當傳譯員對阿尼莎說明她必須留在屋子裏時，她服從地點了幾下頭。她一點都不以為意。假如人家要她留在屋子裏，她是可以做到的。

她爬到那個高大的壁爐的頂上，那裏可以權作她的臥榻。她閉着眼睛假寐，那些德國軍官却在大聲地談話，把地圖攤在桌子上，爭論着，吹着口笛，把穿着釘靴子的脚用力的在室中踐踏着。但這一切都沒有煩擾到她。她繼續假寐。

可是到黃昏的時候她就感覺到非常不安。在梅樹後面的小茅舍裏，水瓶裏面的水一定早經喝完了。那兩個不幸的孩子一定在不耐煩地等候阿尼莎婆婆去給他們打水去。他們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以為這老婦人已經忘記了他們，或者因為太懶了不去看他們……

她現在已經完全醒過來，並且注意地看著在這屋子裏面發生的事情。房間裏面擠滿了德國人，門口也站滿了，有些人在過道上跑來跑去。門口站着一個哨兵，現在沒有機會靜靜地溜出去了。

她一面呻吟一面從壁爐上爬下來。

「來到那裏去？」

做譯員突然的從地上跳起來想攔阻她。她憤然的用手杖推開他的手。

「無理的人，我要到一個人時常要去的地方哩。曉得嗎？」

他退後了一步，可是當他跑到外面的時候，他注意到他在緊緊地釘住她。他聳了一下肩膀。

這些德國軍官連一個老婦人都害怕。好像……好了，他們要監視她就讓她們監視她吧……

她回到壁爐頂上底臨時臥榻上。可是對於那兩個受傷的人底懸念和焦慮越來越厲害，使她感到非常不安。

她在牀上轉來轉去，很久都睡不着，重重地歎了一口氣。最後，當她睡著了的時候，她夢見那兩個受傷的人。啊，他們在怎樣急切地叫她，怎樣大聲地叫她拿水給她們喝啊！叫喊的聲音是這樣大，把阿尼莎也驚醒了。她立刻感覺到有些不妙的事情在發生。從壁爐頂上往下窺視，這老婦人真有點懷疑她仍在夢中啦。

那些德國軍官圍着桌子坐在木凳和牀上。在他們面前站着那兩個她那麼關心着的受傷的人，兩邊由兩個德兵攙扶着。多年以來生長在阿尼莎眼睛上的薄膜好像忽然間揭去了似的。她現在目擊着一些她有生以來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事情。

那上校坐在中間。做譯員站在桌子旁邊，那兩個受傷的紅軍士兵站在他身旁。上校發出一句問話

來的時候，傳譯員立刻用他那粗暴的沙啞的聲音譯出來。

『你們是屬於那一個單位的？』

甚至高高地躺在她的壁爐頂上的阿尼莎也可以聽到這兩個受傷的人底沉重的呼吸聲。他們痛苦的透過乾焦的嘴唇在喘氣，要很吃力才能够呼吸。他們連站都站不穩，是那些德兵底粗暴的堅實的手把他們扶起了，才免於跌倒。

『那一個單位？』

他們不回答他。上校憤怒地用拳擊桌子。

『告訴他們我不能夠忍受這種無意識的行爲，聽見了嗎？』

阿尼莎聽到了在他底聲音中那種殘酷的，恐嚇的調子。她的心跳得很厲害啦，許多年以來都沒有像這樣的跳過了。這老婦人以爲圍坐在桌子旁的人一定會聽到這差不多把她胸部撕裂的心底騷動哩。可是並沒有人抬起頭來望望壁爐架。所有的眼睛都緊緊地釘住那兩個站在桌子前面搖搖欲倒的人。

『你們是從那一個單位來的？』

那個頭部受傷的紅軍士兵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阿尼莎從頭到腳都在發抖，她等待着。

『我不告訴你們。』

『不告訴我們？那麼，漢斯，你幫助他把話說出來吧。他自己不肯說，你給他一點幫助吧。』

那個攙扶着他的德兵舉起拳頭來向這個受傷的人迎面打過去。那個用污穢的，血蹟斑斑的繃帶包紮着的頭無助的倒下來。可是用一種至高無上的意志力，這個受傷的人使自己穩定下來。

『你們的軍隊在那裏？』

「我不知道。」

「村裏的人跑到那裏去了。」

「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那個受傷的人一面喘息一面用沙啞的聲音回答。

上校大怒。他猛然的把散在他面前的紙片搓成一團。

「漢斯，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你明白嗎？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村裏的人……你稍稍幫他一點忙，使他看見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一定要能夠看見……」

那個紅軍士兵倒在地上。阿尼莎拾起半個身子來。不，不！她一定看錯了；這不能夠，她的老眼一定在欺騙她！那個德國的獸兵把他的刺刀拿出來。另外兩個獸兵坐在這個頹然倒在地上的入底身上。第一個獸兵小心地用他的刺刀鋒刺進這個受傷的人底左眼裏。跟着發出一聲慘酷的，令人窒息的。尖銳的叫喊。這聲音差不多立刻就停止了。

「結果了他！」上校命令道。「把第二個帶進來！照樣的審問他。」

阿尼莎趕快把他的頭藏在被裏。她塞着耳朵不想聽，用手遮住眼睛不想看。她咒詛她自己的生命，爲什麼要活到這九十一歲的高齡來目擊這些慘絕人寰的景象呢？她咒詛她自己的眼睛，因爲它們沒有及時的失去視力，並沒有因爲那些白內障而完全的看不見東西。她咒詛她自己的耳朵，因爲它們沒有及時的失去聽覺，致使她耳聞目擊這些可怕的事情！

，透過被子她的老耳朵仍然能夠聽到那個受酷刑審問的人底呻吟和絕望的單調的叫喊。

「我不知道！我不說！」

最後，靜下來了。可是她仍然不敢馬上舉頭外望，過了一些時候才敢把頭伸出來。那些德國軍官

顯然是在準備睡覺，正在忙於解皮帶，脫靴子。他們把窗門關閉，把門戶下鎖。士兵則在這小屋外面宿營；哨兵在門前往返巡邏。可是非常明顯地，那些德國軍官是不肯信任這世界上的任何人和物的。上校親自把窗子和門戶巡視一過後，還要跑到壁爐上看看那個老婆婆是否睡着了。

阿尼莎趕快閉攏眼睛，試作著均勻而寧靜的呼吸。

燈光已經吹滅了，阿尼莎感覺到她的手腳僵硬，好像變得比鉛還重啦。

她等待著。時間慢慢地捱過去，啊，是這樣令人痛苦地慢！在這不祥的黑暗中，每一秒鐘都好像拖到永遠。時間陷入靜止中。現在阿尼莎的手腳有點麻木起來，額上和背上都佈滿了冰冷的汗珠。可是，她仍然必須幹一下！

有人已經發出鼾聲來了。阿尼莎一聲不響地在壁爐架上坐起來。在她的想像中她以為她在黑暗中的一舉一動都會被看見和被聽見。可是他們都熟睡了。現在從各方面都可以聽到呼吸聲和鼾聲。那些軍官是睡在地面的稻草上；上校則擁牀而睡。她小心地先把一隻腳放到壁爐邊。待了一會兒。沒有人動。他就再把另外的一隻放下來。那些睡熟的人仍然一動都沒有動。這之後她就以最大的留心從壁爐上爬下來。她只希望她那劇烈地跳動着的心不要把他們驚醒了就好了。這是她的過慮，他們睡得多熟呀；那是疲倦的人底沉睡。阿尼莎在黑暗中摸索到門口。她屏息靜氣地把門上的鎖鑰再旋了一次，然後把鑰匙拔出來。他把窗戶的木栓闔得更緊，這隻發抖的，脹大的手具有多大的力量呀！門戶和窗子都緊閉着了。現在沒有人會騷擾他們的睡眠，也沒有人會窺視到這小屋裏面的情形，那些在沉睡中的德國軍官將會獲得他們底永遠的安息。

她待了一會兒，之後就在長凳下面摸索。是的，一點不錯，瓶子仍然在那裏。滿滿的一瓶，是納

太爾卡最近給她買來放在那長凳下面的。

阿尼莎把木塞拔出來，靜靜地，小心地把火油傾注在上校睡的稻草墊子上。之後她就退下來，同樣小心和慢慢地把其餘的火油傾注在那些軍官睡的地板上，門口上和各處地方。

這小屋的梁是很乾的，木板也是很乾的。因為這所屋子已經造了很久了。什麼東西都像稻草一樣的乾。稻草——啊，是的，正是它。她再次小心地把火油澆在稻草墊子上。

她用她底顫抖的衰老的手指在壁爐附近找火柴。她記她會把火柴放在那裏。一點不錯，她找着了。

她把被子蓋在頭上，在掩蔽之下才擦火柴。因為在她看來那擦的一聲會比一聲槍聲還要響。可是在這屋子內一切依然是那樣靜寂。那些全拍的研聲告訴她這些過分疲勞的人已經熟睡壓倒了。她俯下身子來，把擦着的火柴放在澀過火油的地板上，可是她已經再不能夠站起來了。火焰迅速地蔓延到稻草墊子上，像一條蛇似的在稻草莖的山間跳動。火焰像洶湧的水一樣很快就蔓延到各處去。

阿尼莎像着了迷似的望着那些火焰：他的眼睛一刻都不能夠離開那些火焰。她底浸漬了火油的衣服已經着了火，她一點都不覺得。

當一個睡着的人驚醒了，跳起來，發出一聲驚呼的時候，整間屋子已經給包裹在吞滅一切的，烈焰高漲的火中。在外面有人在拚命的打門。

阿尼莎掙扎着想站起來，可是立刻又跌倒在火焰裏。她最後的思想是：所有的窗子和門戶都緊閉着而且下了鎖，沒有人能夠打開它們。

老人

V·格洛斯基

關於老人謝明，都說他是村裏最沉靜的一個人。他不喝酒，不吸煙，從來都不抱怨鄰居。連一次也不會聽見他同自己的老婆吵過嘴。他的聲音很溫和，很低。他的行動也是溫和的，靜悄悄的。

當德國人開始來的時候，有一位鄰居準備到游擊隊裏去：

「老爺爺，到游擊隊裏去吧。」對他打着笑談說。

可是他答道：

「放槍和殺人，不是我所幹得來的。」

「你是擁護德國人的嗎？」鄰人費吉克問着他。

「怎麼會擁護德國人呢，」謝明回答道，「他們是不講道理的。不過我能算什麼軍人呢？我的性情不是那樣的。馬我都捨不得用鞭子抽呢。我的心軟得很。」

老婆婆費里波瓦但護着丈夫說：

「他總是招呼着蜜蜂。於是就成了這樣寧靜的人了。蜜蜂不喜歡有火性的人呢。」

「對的，不喜歡的，」老頭子肯定的說「比方我們的主席普洛柯菲吧，蜜蜂受不了他呢，——他是騷擾鬧鬧，慌慌張張的冒失鬼。」

正說到這兒的時候，主席自己來了。他腰裏帶着兩個手榴彈，肩後揹着步槍。

「談什麼呢？」他說道。

「你是很莊重的人，」謝明說道。「我們一輩子也沒有流過血。我母親連鷄子都不敢殺，都得請鄰居殺的。」

「你聽着吧，老爺爺，」主席對這話回答着。「對德國人別太好心腸了吧，這你要在老百姓面前負責呢。」

於是他就大步的順着街走去了。

老人只搖了搖頭，而老太婆對主席簡直氣得吐了一口唾沫。

……德國人在村裏駐紮了差兩天三個月。起初這裏來了德國軍隊的先頭部隊。他們把村子搶得一乾二淨。女人們都進入到空了的黑漆的茅屋裏哭着，回想着母牛。屋裏的短皮襪，繡花的襯衫，女人的上身棉短衣，被子，枕頭都不見了。白天女人們和老頭子們都聚在一起，咒罵着德國人，數着自己的苦。

謝明不作聲，聽着憤激的言談，嘆着氣。他受德國人的害並不比別人少。他們毀了他的心愛的蜂房，搶去了存的蜂蜜和麥子。連那一張他睡了幾十年的老床，也叫一個紅眼睛的下級軍官裝到下車上運走了。

晚上老頭子們都頭在神像跟前，在黑漆漆的空了的茅屋裏祈禱着神。夜裏老太婆哭着，老頭子安慰着她。

「呵，哭什麼呢？」他說。「大家都遭着這倒霉運呢，全體人民都受着苦呢。我同你是孤零零的，上了年紀的，對付着過吧。」

十二月的時候，德國師司令部開來了。前站選了鐵屋頂的好房子給將領住，擄集了女人們粉飾牆壁，洗地板，強迫男人們用紅磚敷房子前面的便道。命令老人謝明從院裏到菜園裏的廁所跟前，敷一條磚路。一個下級官氣謝明敷路敷得不認真，於是兩次的命令他重敷。老爺爺生平第一次的用不中聽的話罵起來了。

醫生搬到謝明的房子裏了。這是一個帶着禿而且小的腦袋的瘦人。把謝明同他的老婆子趕到冰冷的門洞裏住去了。夜裏他們冷得睡不着，就聽見醫生用呱呱的聲音，打着電話說：

「喀麥什瓦哈！喀麥什瓦哈！」

他要求火車箱運傷兵的。傷兵和凍傷了的人很多，可是火車差不多是不開了。游擊隊把路破壞了。『大概是普格柯菲在努力幹的吧，』老人想着。

醫生用沙嗓子嚷着他跟前的人，而且每分鐘都叫着勤務兵作各種各樣的事情。勤務兵怕他怕得要死。每一次進到屋裏的勤務兵，臉色變得蒼白的甚至令謝明都可憐起他來了。

醫生吩咐謝明劈柴火生爐子。他很喜歡斧子聲。有時夜裏他把勤務兵叫來，吩咐把謝明趕出去劈柴火。

「爲什麼俄國人不做活？俄國人睡覺睡得太多了。」

於是謝明就在德國人的窗子下邊的黑暗裏，劈起劈柴來。他愁眉不展，沉默寡言起來了，有時幾天連一句話也不說。連嘆氣也停了。一聲不響的好像石頭一般。老婆婆提心吊胆的望着他：老頭子可別要瘋了吧？

有一次夜裏他對她說：

「費里波瓦，你曉得，那野獸想吃什麼就吃什麼的，他把牛殺了，把蜂房也弄毀了——這由他去吧。可是這東西傷了我的心。野獸還不傷人心呢。我想他們不是人。可是我現在看見：這些不是野獸，而是比野獸還壞呢。」

「你祈禱一下上帝吧，會輕鬆一點呢。」費里波瓦對他說。

「不，」老頭子說，「不會輕鬆呢。」

早晨，鄰女迦麗哭得淚人兒似的來了。向裏邊坐着主任醫生的那道門，偷偷的望了一下，她就低聲的說起自己的寓客來。她家裏住了五個參謀將校。

「白天夜裏，好像狗態似的吃着，喝着。喝醉了——就吵着，吐着，光着身子，不知羞的在我面前走着。可是現在冷起來了，老爺爺，你甚至不相信弄到什麼地步了！都在被窩裏糟蹋起來了！從前小便到地上，可是現在連床都不起來。然後把弄髒了的襯衣一脫——拿去洗吧。我說：我不洗，最好把我殺了吧！就打起我來了。殺了我吧，我說，我不幹，我不受這侮辱——我就從院裏走了。他們是什麼人呢！——是人呢，還是野獸呢？」

謝明什麼也沒有回答。苦痛和耻辱的黑雲，把村莊籠罩着。覺得人生的末日到了，太陽停止照耀了，令人窒息起來了。精神上的屈辱比飢寒，比一切都更可怕了。

這幾天裏，在老養蜂人的心靈裏，起了什麼變化呢？當一個醫生夜裏想聽斧子聲音的時候，他默然的起來，戴上帽子，就去劈柴火去了。斧子在上凍的劈柴上叮噠的響着。有時老頭子直一直睡來，想喘一口氣。那時師部的醫生，就走到窗子跟前，細看着為什麼斧子不響了。片刻間，勤務兵就從門口裏跳出來，用驚惶的聲音說：

「俄國人，勞吧，勞吧，俄國人！」

不知怎的勤務兵興奮起來，悄悄的對老頭子說：

「將軍完了。前線場台了。俄國人啞——啞——啞——將軍完了。」

這一次德國人就這樣的沒有等到自己的將軍了。

後來，有一個小商人，從哈爾柯夫來了。他談着煙草、麵包、豌豆的價錢，談着德國士兵間的傷寒病，就附到老頭子的耳朵上，悄悄的說：

「有傳單的！聽無線電說紅軍回頭了。有三十個城已經從德國人手中奪回來了。馬上就到這裏來了。」

老人聽了消息，鑽到地窖裏，挖出了一盒蜂蜜，把它交給小商人說：

「爲你帶來的好消息，拿去吃吧。」

一天晚上，醫生的勤務兵來了，匆匆忙忙的收拾着東西。

「退了，撤退了。」他解釋着，用手向波爾達瓦方面揮着。

交通兵來了，很快的擱了電話。聽不見槍聲，可是德國人簡直像在火力下聚集起來了似的。滿手裏拿着東西，在街上跑着，跌到雪地裏，喊着。女人們看見有幾個失着的勤務兵。他們喘着氣。凍硬了的手指，拿不住軍官的重箱子了。他們剛剛走到村邊上，已經精疲力盡了，可是當時應當步行着由曠野走呢。沒有汽油的汽車，在雪地裏停着，軍官們都坐到雪車上走了。在第一次德俄大戰裏當過義勇軍的老頭子們，都對女人們解釋道：

「一定是我們的軍隊抄德國人的後路了……」

師司令部連夜走了，自動步槍兵佔領了村子。滿長着棕色鬍子和黑鬍子的人，鼻子上的皮都脫了，臉都凍壞了，他們用狗叫似的話說着，出去到了街上，用自動步槍向空中射擊着。夜裏，他們調戲着姑娘們和年輕女人們。

黎明的時候，戰鬥開始了。老頭子們和老太婆們都鑽到地窖裏了。從那裏聽見了陣陣的機關槍聲。砲彈的炸裂聲，轟隆隆的響着。女人們叫着，孩子哭着，可是老頭子們却大模大樣的說：

「呵，沒有什麼可亂嚷的。這是我們的軍隊用三吋口徑的砲打的。」

謝明坐在地窖裏的一個倒放着的洋鐵桶上想着。

「怎麼呢，謝明？」日俄戰爭中得過獎章的康拉特老頭子問他說。「連你這樣寧靜的人也得聽打仗了。」

謝明沒有回答。

戰鬥激烈起來了，轟隆隆的響得使女人們都用頭巾把孩子們蓋起來了。忽然間，聽見有模糊的人聲。

「我們的，我們的！」迦羅喊道。「誰跟我去？」

「我去，」謝明響應着。

他們從地窖裏出去了。已經黃昏了。巨大的太陽，沉沒到被火光映成玫瑰色的雪地裏去了。院中間站着一個執着步槍的紅軍士兵。

「善人們，」他低聲說，「幫一下忙吧，我受傷了。」

「我的親人！」迦羅喊了一聲，就向傷兵撲去了。她抱着他，就連忙把他帶到地窖裏去了。謝明

向前去了。

「你替我們流血的，我們的好朋友！」女人說着。「現在我們叫你躺着，烤一烤火。」

槍聲從水井那面傳來了。德國的自動步槍手，向房子跟前跑來了。他看了受傷的紅軍士兵和抱着他的女人，就走着開起槍來。那士兵突然發重起來，就開始從扶着他的女人手中往地下溜着。德國人又開了一槍。迦麗倒到地下了。

謝明不記得一根沉重的木棒，怎樣到了他手裏。他生平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心情的。猛烈的憤怒，洗刷了近幾月來屈辱痛苦的隱恨，爲着自己，爲着別人，爲着千千萬萬的老幼男女的憤怒，爲被敵人侮辱的國土的憤怒，好像火焰似的把他包圍了。他把木棒高高的舉到頭頂上，向德國人走去了。他還長着雪白頭髮的高大雄偉的養蜂老頭子——偉大祖國戰爭的活生生的化身，在走着。

「站住！」德國人喊了一聲，就端起自動步槍來。可是這老人帶着可怕的力量，用木棒向他打擊着。

這時士兵們來到院裏了。在一切人前邊走着的，是一個手中拿着手榴彈，穿着黑色皮短衣的人。這是集體農場主席普洛柯菲。他看見了一種可怕的景象：被打死的躺在房門口的德國人的屍體和手中拿着木棒的被火光照得異常顯明而沉靜的養蜂人。

後方戰士

五。會林

兩件奇蹟

靠近敵人佔領了的海岸上，黑海艦隊中有一隻兵艦的鍋爐管破裂了，於是蒸氣的壓力也就隨着很快的降低。當然，這鍋爐是一刻也不能遲緩的需要修理。那就是說要爬進灼熱的蒸氣鍋中去找漏洞，同時却要當心人被烤焦。這件事似乎是不可能的吧，可是，當我們在執行軍事任務時，『不能』這個字已經從我們的字典中消滅了。

年青的海員，格里本希基可夫自告奮勇的擔任了這件工作。他穿了一套石棉衣，面上塗了一層凡士林，用綢帶裹住了頭，手裏捏着鏈子，勇敢地爬進了在兇猛地沸騰着的鍋爐內部。他用肚皮緊貼住爐壁爬着前進。同時有一個同志在外面把冷水澆到他的身上。這水一到他的頭上立刻就化成了悶人的水蒸氣。格里本希基可夫就是在這樣的迷霧中摸索着漏洞。最後他找到了立刻就把它塞住。這樣的手續一共只化去了七分鐘，可是在他看來簡直比七個鐘頭還要長。無論如何，這件工程是完成了，而鍋爐立刻就又能工作了。

像格里本希基可夫所表現的這種大無畏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是足可以和前方戰士媲美。可是同樣的奇蹟換了一個時間，在後方而不是前方，不在兵艦上而在工廠裏出規了。高爾基城有一所鍊鋼廠裏有一隻電爐一定要熄下來修理。平常總是先把爐子冷下來，待修好後再燒熱的。這樣需要好多天。

可是現在有一批軍火定單要交貨，爐子旁有一大堆的東西不容延緩的等着鍛鍊。時間是一分鐘也不能够空過的。

工人梭羅金，他從來沒有聽過海員格里本希基可夫的名字，當爐子還在火紅的時候也把爐子修好了。梭里本希基可夫差不多要在鍋爐中烤死；這裏他除了有烤死的可能外，還有受不能全部除盡的爐子裏的有毒氣體窒息之危險。可是這並不能使梭羅金和他的助手魯帕夫退讓。他們穿着石棉衣和頭盔，爬進了爐子。但是熱量是太熱了，迫得他們不得不退出來。他們衝進去三次，每次却都因為爐子裏的灼熱而把他們追回來。在第四次的努力中，他們把壓縮空氣打到爐子裏。最後，梭羅金和魯帕夫勝利地克服了從各方面來打擊他們的困難。爐子沒有停多少工在二小時內就修好了。

假如你去問這些人爲了什麼爬向兇猛的地獄，他們會簡單扼要的跟你說：這是一定要做的。保衛祖國是需要兵艦能繼續活動，這樣才能完成它們的任務。國家需要工廠能不誤期交出預定的急需軍火。爲着祖國的利益，人們在不同的環境下，不同的地域裏，在前方和後方走着同樣的道路。

前方的戰士和後方的戰士

在戰時人們總是把「前方」和「後方」分開來說的。可是在我們的國家裏，前方和後方是完全一致的。和前方戰士因日夜打仗忘了休息一樣，工人們，他們自己稱爲後方的戰士，常有一件緊急的工作要做時，也從來不會想離開去休息一下的。

在卡耶布火車頭修理廠裏，接到了一輛待修的車頭。機械工人左洛吐琴，愛法里摩夫，伏爾科夫和其他的工作者在白天的工作完了後拒絕回家，整個的晚上留在廠裏來趕做這件工作。在早晨，這輛

火車頭已經可以開出廠了。不但這樣，這些人還仍舊留在廠裏修理另外的火車頭，雖然照規定，他們是可以休息一會的。

在前方受傷的兵士不肯離開隊伍，同樣的在後方，病了的工作人也不肯到醫院裏去。老年人和殘廢者放棄了他們的撫卹金而回到原來的工作上去。車床工人帕拉克申科，是在和白芬戰爭的時候受傷而領到撫卹金的，拄着拐杖出現在伏爾諾佛科工廠裏。

『我不能在這時候閒蕩着，』他說：『給我一點工作做吧！』

他坐在一隻特製的椅子上。完成了每天出貨標準的四倍，那就是說，一個殘廢的戰士完成了四個人的工作！

時鐘和日曆

據說一個做事準時而又迅速的人，他們的工作就和『時鐘的工作』一般。今天我們有許多工人比時鐘的工作都做得好。莫斯科機器製造工廠，納巴托夫領着他的一隊人在六小時內做了人家需要八十六點鐘的工作。屬於諾伏庫茲納斯克汽車修理廠的機械工人安東諾夫跟他的助手，在七個鐘頭內修好了需要七十二小時工作的汽車。庫里金，在伏隆尼茲機器製造所的一個製磨工程師，把他的工作從一百四十六小時減低到十一個鐘點。時鐘趕不上這些工人的工作。似乎他們發現了戰勝時間的秘訣。

許多人已經趕過了好幾個月而忘記了日曆的指示。波里梭夫，卡岡諾夫煤炭托辣斯第二號礦井的礦工，已經超出了他原來計劃十三個月了。美扎寧，哥羅白拉加達脫火車工廠中的一個車床工人已經超出他的工作足足有三十個月了。據日曆所指示是一九四一年的八月，可是在美扎寧的日曆上該是一

九四三年的二月了。

腦驚動了手

人有兩隻手。可是我們有許多工人在做工時似乎有八隻或十隻的手。他們同時運用了好幾部機器，在一天內造出平時四天或五天甚至更多的產品來。因為他們的腦也在努力的工作着，他們的手工作得更快而生產得更多。

米得羅法諾夫接到了要澆出六十塊模型的緊急命令。規定每四分鐘可以澆好一塊。

『這是平時的標準，』米得羅法諾夫對自己說：『可是現在是戰爭呀！』
集中了幾分鐘的思想，米得羅法諾夫想出了一個辦法，只要一次就可以澆好十五塊。這樣四小時的緊急命令在十二分鐘內完成了。

在列寧格勒的斯大林工廠中有一個叫阿力賽達洛夫增加了他的生產力二十五倍。這似乎可以說是個新記錄了，可是在波爾希多克麥克工廠裏的斯達哈諾夫工人雅哥夫利夫發明了一種新機器竟增加他勞動的生產力達一百倍之多，以後他又打破了自己底紀錄一直增加到二百多倍。

我問過這樣的一個工人發明家，他和他的同志們是怎樣會在這短時間內造出這樣多有用的工具來的。

他最初談些工程上實際的情形，可是忽然衝動地用着另一種語調說：

『我們是爲對法西斯匪徒的憤怒而瘋狂了的，所以我們一刻也不忘記想辦法來使我們能提早打勝他們。』

我們的戰場是在田野裏

在一個集體農場的會議中，有一個聯合機的駕駛員發言說：

「我們的前線是在田野裏。」他說：「我們的軍事工作需要把收割弄得更快和更有効力。」在克里米亞和阿杜卡區域集體農場的農民們收穫了豐富的五穀比去年要早十五天。在庫班的許多地方，代替了平常的二十天，他們在十天內完成了收割工作。這裏日曆也被追過了。

和工廠裏的工人一般，集體農場農民也忘記了休息。奧茲霍諾諾支的「光明之路」集體農場中拖曳機駕駛員們在完結了他們的工作後繼續的去幫助堆草。在庫班的「紅色東方」集體農場達米得里恩可佛的一隊人，日以繼夜的工作着，在他們這一區域裏只三天就完成了收割工作。

老年人又回到田野上去了。在梯克霍雷斯基地方的「紅色戰士」集體農場中，第一個來收割的是年老的哥薩克，波爾定諾夫。他和其他二十個老年人一起。那些灰白鬍子的一隊和年青人在一起工作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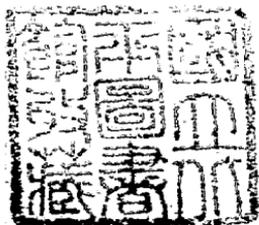
孩子們幫助着大人收着玉蜀黍，保護五穀和洗刷着馬。婦女們在學習如何駕駛農業上的機器來替代她們上前綫去的父兄們的位置。許多人已經在拖曳機和收割聯合機的輪子旁工作了。在阿力賽達洛夫斯基地方的最好聯合機駕駛人已被一個集體農場女人薩曼申科代替了。以前她從來沒有駕駛過聯合機，現在却完成了二倍的工作。

這兒，人們發明了新的方法和改進他們的工具使工作進行得更快。馬興科，在阿爾泰山地方「少共」集體農場的主席，發明了一種堆草的器具，可以抵得過六個人的工作。雷的克，蘇丹拜波克維夫

斯克村的，改換了收穫聯合機的組合增加了三倍的工作効力。

這裏由於在田野上和工廠裏的積極的和半犧牲的勞動，後方的戰士在這次生死大鬭爭中幫助了前方的戰士。

(完)



蘇聯紅軍英雄故事

原著者 W. 瓦希列夫斯卡等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印刷廠

佳木斯 齊齊哈爾 哈爾濱 勃利 鶴立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克山 安達 集賢 拜泉
望奎

每冊定價三元五角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出版 安東五〇〇〇

81



紅軍英雄故事

七年五月 東安 10000

定價 3 2 5 元

